
民國叢書

第三編

· 27 ·

政治·法律·軍事類

中國國際法溯源

陳顧遠著

先秦國際法之遺迹

徐傳保編著

上海書店

目錄

第一編 總論

第一章 緒言·····	一
-------------	---

(一) 中國古代國際法之存在·····	三
---------------------	---

(甲) 古代國際法之史料	(乙) 古代國際法之適用
--------------	--------------

(二) 中國古代國際法之內容·····	九
---------------------	---

(甲) 禮——國際規律	(乙) 信——國際道德	(丙) 敬——國際儀貌
-------------	-------------	-------------

(丁) 義——國際公理

第二章 國際法之主體·····	一七
-----------------	----

(一) 國際法主體之範圍問題·····	一七
---------------------	----

(甲) 周室之國際地位 (乙) 方伯之國際地位 (丙) 諸侯之國際地位

(丁) 附庸之國際地位 (戊) 夷狄之國際地位

(二) 國際法主體之表現問題……………四〇

(甲) 國家之要素 (乙) 國家之承認 (丙) 國家之存續

(三) 國際法主體之序列問題……………五〇

(甲) 上國與邦國之序列 (乙) 邦國與邦國之序列 (丙) 同姓與異姓

之序列 (丁) 同姓與同姓之序列 (戊) 征伐事件中之序列

第三章 國際法之客體……………六一

(一) 關於國境之法律問題……………六二

(甲) 國境問題與周室 (乙) 國境問題與諸侯 (丙) 國境問題與大夫

(丁) 國境問題與假道 (戊) 國境問題與地主

(二) 關於疆界之改變問題……………七〇

(甲) 疆界之損益 (乙) 疆界之標誌 (丙) 疆界之整理

(三) 關於田邑之得喪問題……………七五

(甲) 因交換而田邑得喪者 (乙) 因贈與而田邑得喪者 (丙) 因割讓而田邑得喪者 (丁) 因侵服而田邑得喪者 (戊) 因內亂而田邑得喪者 (己) 因民意而田邑得喪者 (庚) 因歸還而田邑得喪者 (辛) 中立地帶與田邑得喪 (壬) 時效觀念與田邑得喪

(四) 關於都城之國際問題……………八六

(甲) 諸侯因王室而會城者 (乙) 諸侯因攘夷而會城者 (丙) 諸侯因戰略而會城者 (丁) 諸侯因霸主而會城者

第四章 國際活動與外交使節……………八九

(一) 國際活動問題……………八九

(甲) 國際活動之原則 (乙) 國際活動之機關 (丙) 國際活動之限制

(二) 外交使節問題·····	九五
-----------------	----

(甲) 外交使節之種類(乙) 外交使節之等級(丙) 外交使節之信證	
-----------------------------------	--

(丁) 外交使節之職務(戊) 外交使節之責任(己) 外交使節之特權	
-----------------------------------	--

(三) 外交隨從問題·····	一〇七
-----------------	-----

(甲) 諸侯出境之隨從(乙) 受命出使之隨從	
------------------------	--

第五章 國際爭議與國際公斷·····	一〇九
--------------------	-----

(一) 國際爭議之解決·····	一〇九
------------------	-----

(甲) 和平的息爭手段(乙) 強硬的息爭手段	
------------------------	--

(二) 國際公斷之種種·····	一一一
------------------	-----

(甲) 懇之種類(乙) 懇之審理(丙) 懇之結果	
--------------------------	--

第二編 常時之邦交

第一章 朝覲……………一一八

(一) 朝之意義……………一一九

(甲) 朝於天子 (乙) 朝於方伯 (丙) 朝於諸侯

(二) 朝之時期……………一二二

(甲) 述職之朝 (乙) 卽位之朝 (丙) 五年之朝 (丁) 特殊之朝

(三) 朝之法則……………一二五

(甲) 受朝於廟 (乙) 辨位正等 (丙) 執玉相見 (丁) 享禮爲續

(戊) 朝不終禮 (己) 朝須盡禮

(四) 朝之變例……………一三〇

(甲) 攝君來朝 (乙) 君屬來朝 (丙) 狄人來朝

第二章 聘問……………一三二

(一) 聘之意義……………一三三

(甲) 諸侯之聘於天子 (乙) 天子之聘於諸侯 (丙) 諸侯之聘於諸侯

(二) 聘之時期……………一三七

(甲) 例行之聘 (乙) 卽位之聘 (丙) 修好之聘 (丁) 特殊之聘

(三) 聘之法則……………一四二

(甲) 賓有其介 (乙) 主有其賓 (丙) 聘禮執玉 (丁) 聘禮享宴 (戊)

聘須稱禮

(四) 聘之變例……………一四六

(甲) 王崩不聘 (乙) 國喪不聘 (丙) 聘遭喪亡

(五) 問之種種……………一四九

第三章 報拜……………一五〇

(一) 報之通例……………一五〇

(甲) 報聘之事例 (乙) 報聘之時期 (丙) 報聘之禮儀

(二) 報之特例……………一五二

(三) 拜之種種……………一五三

(甲) 隆重之拜 (乙) 尋常之拜 (丙) 臨時之拜

第四章 告請……………一五六

(一) 告之事類……………一五七

(甲) 告喪 (乙) 告變 (丙) 告災 (丁) 告難 (戊) 告勝

(二) 告之法則……………一六四

(甲) 實告虛告 (乙) 稱名不稱名 (丙) 各種告辭 (丁) 各種告儀

第五章 弔恤……………一六八

(一) 弔喪之必要……………一六九

(甲) 周國之喪同軌畢至 (乙) 諸侯之喪同盟應至 (丙) 族國之喪同

族須弔 (丁) 讎國之喪雖讎不快

(二) 弔喪之遣使……………一七二

(甲) 遣使之制 (乙) 弔贈之例 (丙) 奔喪之例 (丁) 會葬之例

(三) 弔喪之禮儀……………一七八

(甲) 關於弔者 (乙) 關於贈者 (丙) 關於葬者

(四) 弔災之事例……………一八〇

(甲) 禍裁之弔 (乙) 圍敗之贈 (丙) 寇亂之恤

(五) 歸粟之事例……………一八一

(甲) 歸粟之理由 (乙) 歸粟之義務

第三編 臨時之策略

第一章 會同……………一八四

(一) 會同之意義……………一八五

（甲）諸侯會同於天子（乙）王臣會同於諸侯（丙）諸侯會同於諸侯	
（二）會同之種類·····	一八九
（甲）弭兵之會（乙）衣裳之會（丙）兵車之會	
（三）會同之範圍·····	一九五
（甲）霸主領導之會（乙）諸侯自集之會（丙）兩國相徵之會	
（四）會同之組織·····	一九八
（甲）會之基礎（乙）會之貢賦（丙）會之紀律	
（五）會同之辦法·····	二〇三
（甲）會之召集（乙）會之布置（丙）會之儀貌	
（六）會同之定位·····	二〇七
（甲）會而定位之方式（乙）會而定位之效力	
（七）會同之變例·····	二〇八

(甲) 婦人之與諸侯會 (乙) 大夫之與諸侯會 (丙) 後其會與外其會

第二章 遇離……………二二二

(一) 遇之意義……………二二二

(甲) 遇之普通意義 (乙) 遇之要約意義 (丙) 遇之密謀意義

(二) 遇之禮儀……………二二六

(甲) 遇用冬遇之禮說 (乙) 遇用簡易之禮說

(三) 離之事類……………二二七

第三章 盟誓……………二二八

(一) 盟誓之意義……………二二〇

(甲) 諸侯盟於王之會同 (乙) 王臣監臨諸侯之盟 (丙) 諸侯盟於諸

侯之間 (丁) 王及其使誓諸侯 (戊) 諸侯與諸侯間之誓

(二) 盟誓之價值……………二二六

(甲) 盟誓成立之價值 (乙) 盟誓存在之價值

(三) 盟誓之時期……………二二九

(甲) 朝而爲盟者 (乙) 聘而爲盟者 (丙) 離而爲盟者 (丁) 會而爲盟者 (戊) 服而爲盟者 (己) 敗而爲盟者 (庚) 平而爲盟者

(四) 盟誓之種類……………二三一

(甲) 同盟 (乙) 常盟 (丙) 尋盟 (丁) 涖盟 (戊) 改盟 (己) 補盟

(庚) 復盟 (辛) 要盟 (壬) 請盟 (癸) 乞盟 (子) 喪盟

(五) 盟誓之主體……………二四二

(甲) 盟主之地位 (乙) 諸侯之爲盟 (丙) 大夫之爲盟 (丁) 附庸之

列盟

(六) 盟誓之禮儀……………二四九

(甲) 盟壇 (乙) 盟牲 (丙) 盟器 (丁) 執耳 (戊) 歃血 (己) 載書

(庚) 告神 (辛) 盟府

(七) 盟誓之變例 二五六

(甲) 詐盟 (乙) 背盟 (丙) 不盟 (丁) 後盟 (戊) 逃盟 (己) 竊盟

第四章 質執 二六一

(一) 質之事例 二六二

(甲) 因結信而爲質 (乙) 因復君而爲質 (丙) 因討伐而爲質 (丁)

因要盟而爲質 (戊) 因請師而爲質

(二) 執之事例 二六五

(甲) 執諸侯 (乙) 執叛逆 (丙) 執行人 (丁) 執同使

第四編 戰時之法則

第一章 征伐侵襲 二七一

(一) 關於征之事者……………二七二

(甲) 征討之意義 (乙) 征討之事例

(二) 關於伐之事者……………二七四

(甲) 伐之意義 (乙) 伐之原因 (丙) 伐之聯合 (丁) 伐之限制

(三) 關於侵之事者……………二八〇

(甲) 侵之意義 (乙) 侵之事例

(四) 關於襲之事者……………二八一

(甲) 襲之意義 (乙) 襲之事例

第二章 戰取入滅……………二八三

(一) 關於戰之事者……………二八四

(甲) 戰之開始 (乙) 戰之正則 (丙) 戰之奇計 (丁) 戰之圍攻 (戊)

戰之敗潰

(二) 關於取之事者……………二九四

(甲) 取國(乙) 取邑(丙) 取賂

(三) 關於入之事者……………二九八

(甲) 入之類別(乙) 入之善惡(丙) 入之紀律(丁) 入之戍守

(四) 關於滅之事者……………三〇四

(甲) 同姓問題與滅國(乙) 會同問題與滅國(丙) 罪逆問題與滅國

(丁) 靖難問題與滅國

第三章 敵俘謀使……………三〇八

(一) 關於敵之事者……………三〇九

(甲) 交兵之師(乙) 誘敵之師(丙) 從軍之人(丁) 敵國之民

(二) 關於俘之事者……………三一

(甲) 俘之得獲(乙) 俘之待遇(丙) 俘之獻告(丁) 俘之勞務(戊)

俘之釋放（己）俘之交換（庚）俘之贖取

（三）關於諜之事者……………三一九

（甲）諜之事例（乙）諜之處置

（四）關於使之事者……………三二一

（甲）示整之使（乙）通命之使

第四章 降成平盟……………三二三

（一）關於降服之事者……………三二三

（甲）降服之禮儀（乙）降服之結果

（二）關於平成之事者……………三二五

（甲）平成之意義（乙）平成之期限（丙）平成之請求（丁）平成之

斡旋（戊）平成之結果

（三）關於盟約之事者……………三三一

中國國際法溯源

第一編 總論

第一章 緒言

國際法者，國與國間之法也；國際關係上所適用之法也；國家相互間之關係上，支配其行為之法也。顧此僅就國際法之形式而言耳。若夫國際法之實質，因國家自願遵守國際上之義務，或因共同豫定一種彼此遵守之義務，而加入國際團體中，藉以達到外交上之種種目的。由是而言，國際法又不外一種外交作用法也。故依外交作用法之意義，中國國際法一名未嘗不可用，且可使國際法之真正性質，得以闡明。言國際法而溯源於中國，或溯源於歐美，其事雖不同，其價實相等。現代國際

法之肇基於歐美，不可爲諱，亦不必諱，然跡其史的發展中有不少規律，沿自古代一地方與一地方間交際上之習慣，尤以陸戰法規脫胎於國內之軍令爲最著。中國國際法之溯源，卽在探求中國古代關於國際法之表現，既不欲讓歐美獨有其光榮，亦期於中國法系內容，有所闡發。然則中國國際法當溯源於何時乎？

周以前，部落棋布，元后羣后之間，不能謂無往來，然止有『際』而非『國』；秦以後，兩夏一統，視遠邦爲蠻夷，責異國以臣屬，又止有『國』而無『際』；故中國國際法當溯源之於姬周一代，牧野之戰，羣后懾服，遂廢部落組織，改行封建制度。周畿千里，綰其中樞；同姓異姓，分土而國；朝聘賓客，禮儀明備。迨春秋之世，周室衰微而諸侯強盛，朝聘以修好，報拜以盡禮，慶弔以通交，救恤以共存，會同以爲政，盟誓以結信，儼然現代之國際結合，不因其遠在古代——中國之古代——而有遜色。雖然，吾人對於中國古代國際法，誠可作如是觀，若欲筆之簡策，則其事有不可強加以現代國際法上之命辭用語者。況法律既因時代而異，又因法系有別，比較研究而得其特點，則正其精神之所在。不然，古事之與今名，雖復近似，究非全同，必強爲附會，則是郢書燕說也。愚於本文，除第一編外，其他標

題，概依古名者以此。

(一) 中國古代國際法之存在

歐美學者嘗謂西洋古代有國際法，東洋古代則無之；此言似是而實非。賓客之禮，創於西周；邦交之局，定於春秋。五經三傳所見，粲然可考。縱謂經傳不可盡信，要不能否認國際法之觀念與學說之早已存在。至於當日國際間關於法規之適用，春秋三傳言之尤詳。

(甲) 古代國際法之史料 秦皇焚書籍，項羽火咸陽，各國史記，若晉之乘，楚之檮杌，蕩然無餘；所存者魯史記春秋而已。春秋固以魯為主，而所載者多爲當時國際往來之大事，三傳更敷陳之，以盡其義。此外尚有國語一書，爲史記之所本，皆可據以論定當時國際活動之具體事實，發現春秋一代國交之定例，並可據以推知春秋以前國際間之法則。春秋經孔子修定，寓有褒貶，三傳隨義而發，以正褒貶；其關於國際間之事，更得知其某應爲，某不應爲，是即國際法原則之存在也。雖曰三傳爲義不盡相同，甚或相反；實則不相同者，各自有其側重之原則，不相害也；其相反者，各自有其所主張之原則，又適足以相成也。此在現代國際法學上不乏其例，何嫌於古？

周禮禮記亦有國際法原則之記載；儀禮詳言觀聘賓主之儀式；可供吾人之參考。雖曰周禮之作，時代未定；然至遲當在西漢。且託之於周，縱不能謂周代實有其事，而其時學者固已擬有其法。雖曰禮記所錄，或出夏殷，然自孔子已言夏殷文獻不足徵，蓋後來儒家就周代事實而演述之耳。儀禮種種亦應作如是觀。蓋周代既有國際團體之成立，又有國際關係之表現，當然有國際規律之存在。學者依其事實，抒其理想，各自成其『國際法』之系統，縱不必盡合事實，亦有助於國際法在學理上之存在也。吾人既以溯源爲事，不應徒重事實，並應兼採理論，故篇中偶一言之。

其他若尚書詩經論語孟子諸書，亦有中國古代國際法之相當史料，隨文採用，茲不贅言。

(乙) 古代國際法之適用 現代國國際法之成因非一，蓋合國際習慣，國際條約，內外判決，外交文書，國內法律，法家學說，學會決議，而始成爲全部國際法。中國古代國際法之成因亦若是，然亦有特異者在。

古代國際法之適用，有以最高法令爲根據者。此言驟聞之，似不合理。蓋國際法之存在，以各個國家之平等地位爲其原則，無有任何一國高於其他國家之上者，有之，則爲國內法而非國際法。但

若是之國際法，究非真正之國際法，此愚所爲稱現代國際法爲外交作用法也。必在各國家之上，另有一主持國際法之團體，如所謂世界的共和國或國際的聯邦國之存在，然後國際法始能確有其效用，而爲真正支配國家相互間各種關係之法；不然，則否。周代，天子臨於諸侯之上，而又各以其國，爲結合之單位，定以禮法，相互遵守；天子雖尊，不侵諸侯，諸侯相侵，則有征討。於是國際間之和平，得以維持，國際法之適用，始有力量。且周又以賓客之禮待遇諸侯，則周雖爲制法者，司法者，而仍自列爲國際團體中之一員。降至春秋，周室雖衰，而齊桓晉文之輩，依然以『同獎王室』爲名，主盟諸夏，國際法規，益以昭著。不廢周之名義，而使法有所歸，彼與遵守，莫敢或異。自春秋末年，迄於戰國，霸主之政既衰，尊王之義亦微，此種以最高法令爲國際法適用之根據，有如左昭十三年，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叔向曰：

『……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恆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

齊人果爲之懼。左昭三十年，晉頃公卒，秋八月葬。晉嫌鄭之弔喪共使。鄭游告曰：

『……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惟大夫圖之！』

晉人不能詰。不過春秋之世，霸主爲政，因時之宜，亦嘗另制新法，與舊制相輔而行。鄭游吉曰：

『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補闕而已！』（左昭三）

此種規律，仍一較高之命令也。所謂『小國言之，大國制之』，大國託王命而立法定制，小國亦莫敢違。此其一。

古代國際法之適用，有以國際慣例爲根據者。此在現代國際法中，占有主要之部分；蓋其初偶一爲之，他國以爲巧善，此行彼效，遂成定則。中國古代亦然。左昭四年，楚子合諸侯於申，

『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禮愼矣！霸之濟否，在此會

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毫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王曰：「吾用齊桓。」是陳過去之慣例，而使楚王擇之。迨楚子示諸侯侈，椒舉又曰：

『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爲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王以汰，無乃不濟乎！』

是引過去之惡例，而使楚王避之。此外，如左僖六年，楚子克許，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襯。楚子問諸逢伯，逢伯答以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有袂之，焚其襯，禮而命之，使復其所。遂倣其事而行之。左昭四年，楚子克賴，賴子亦如許男之狀，楚子問諸椒舉，椒舉又以克許之例爲對，遂亦倣其事而行之。是又適用國際慣例之最顯著者也。他若『兵交使在其間，』城下之盟爲恥，何莫非慣例之適用也？此其二。

古代國際法之適用，有以國際盟約爲根據者，古代雖無今日成文的國際條約，但約信以爲誓，

洩牲以爲盟，其性質實一國際盟約。凡邦國間，不得無故背信反盟；否則裁制隨之。此種盟約，在國際間之適用，尤具有極優之效力，可以改變向有之規律。吾人試先一觀，左僖二十五年，

『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膳有喪，拜焉，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宋公有加，禮也。

是周室以宋爲先代之後，待以敵禮，爲通常之規律也可知。然自踐土之盟後，宋亦同受『皆獎王室』之約束，不能以客自處，而諸侯亦不以客視宋矣。故左昭二十五年，黃父之會，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

『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爲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

則國際盟約效力之優，可以想見，蓋兼有造法之作用矣。此其三。

三事而外，其關於國際法適用之根據，或則本於國際正誼以爲說，如左僖十四年，晉慶鄭云：

『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是其例也。或則本於自然法則以爲說，如左傳三十三年，晉原軫云：『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是其例也。或則本於各種典籍以爲說，如左閔元年，狄人伐邢，管敬仲引詩『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始依之而救邢也。此種事例，散見左傳國語，不及一一詳舉也。

（二）中國古代國際法之內容

現代國際法之本質，迄今仍有爭論，有稱其爲國際道德而非法者，有稱其爲尙未發達之法者，有稱其爲當然之法者；更有謂國際法係合理想上之國際法，道德上之國際法，及實驗國際法三部而成者。實則在現代之情勢下，謂國際禮讓爲國際法之唯一內容固非，謂國際法純粹合於法之性質，亦有考慮，蓋國際法之內容，亦如國際法之根據，爲出於多方面之事也。此在我國古代亦然。支配國與國間之關係者，除國際規律外，且有國際道德以佐之，國際儀貌以成之，卽其所謂禮也，信也，敬也是耳。

(甲)禮——國際規律 國際規律之在古代，以『禮』爲其稱謂。蓋古代『法』之觀念，唯指刑言；與律互訓，如師出以律，大刑用甲兵，卽其一例，刑律之外，不再有法也。有之一，皆歸之於禮，所謂出乎禮而人於刑是焉。支配國際關係之規律，同亦屬之於禮，莫能有外。以言平時之邦交，則有朝禮，聘禮；以言臨時之政略，則有會禮，盟禮；以言戰時之法，則有軍禮，戎禮。是故守禮云者，卽是今日遵守國際規律之謂也；非禮云者，卽是今日違反國際規律之謂也。試觀左傳云：

『九日，鄆子來朝，禮也。冬，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卽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襄元)

『齊人卒平，宋衛於鄭，秋會於溫，盟於瓦屋，以釋東門之役，禮也。』(隱八)

『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成九)

其所謂禮者，一皆國際法規之是指也。不特左傳以禮爲斷，卽其所傳之史實中，亦有其言。左昭五年，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楚子擬以韓起爲閹，以羊舌肸爲司空，而辱晉，無恤其他。遠啓疆卽對之曰：

「……是以聖人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頰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機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殯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生。」

是楚子欲反國際往來慣例，遠啓疆以禮規之也。左僖三十三年，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於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於僖公曰：

『國子爲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

是齊對魯不廢其聘，且極修好，臧文仲遂以禮稱之也。同年，秦乘晉喪而襲鄭，晉擬伐其師，欒枝以未報秦施爲慮，先軫曰：

『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爲？』

是秦違反喪弔之規律，先軫以禮責之也。然則在國際關係上之所謂禮者，固顯然一國際規律之代名詞也。

如是，則今之所謂國際禮讓或國際禮貌，當然非盡合於古時國際關係上之所謂禮。故左昭二十五年，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

『是儀也，非禮也。』

禮之與儀，蓋各有其界限焉。而左昭五年，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

『魯侯焉知禮？……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

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然則在國際關係上，『自郊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之類，乃儀也；不『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之類，乃禮也。其義尤爲顯然！

（乙）信——國際道德 古代國際關係上又有所謂『信』者，若今之國際道德是也。左僖七年，管仲謂齊侯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云云，即是兼言遵守國際規律與國際道德也。蓋』

『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左僖二十八）

『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左成十五）

『守之以信，行之以禮；』（左昭五）

皆當日所認為最重要者，信禮兼行，不可缺一，苟無信，則禮亦不可存；猶乎今之世，無國際道德者，雖有國際規律，亦等諸具文耳。故齊桓公

『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敵血之盟也，信厚也。』（穀梁莊二十七）

晉文公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謂原將降矣，軍吏請待之。文公卽曰：

『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左僖二十五）

退一舍而原降，亦有重乎於信也。殆城濮之戰，曾退三舍以報楚，不背惠，不食言；踐土之盟，並獻楚俘於天王，獎王室，無相害；

『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左僖二十八）

則更以信稱也。反之，若合諸侯以不信，則正如

『楚子伐鄭及濮，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左宣十一）

一切國際規律皆不能維持之矣。

(丙)敬——國際儀貌 儀雖有別於禮，且不足以當於禮，然有禮有信，而不輔之以儀，則亦爲當時國際間之所恥。蓋國際儀貌，誠爲國際關係上之末節，然禮信之表現，諸多賴之，故不敬之事，在春秋交際往來上爲一大忌，且以之而推定人之敗亡焉。左僖十一年，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過歸告王曰：

『晉侯，其無後乎？王受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

此失受玉之儀貌也。左成十三年，成子受賑於社，不敬，劉子曰：

『……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

此失受賑之儀貌也。然尤可謂出自天子與諸侯之關係，實則在諸侯相互間，亦若是焉。左成四年，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

『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

左襄三十一年，滕成公來會葬，情而多涕，子服惠伯曰：

『滕君將死矣，怠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能無從乎？』

皆其例也。諸侯而下，大夫之出使同然。左成十三年，晉侯使卻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

『卻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爲？』

卽其例也。要之，禮以行義，信以守禮，敬以行禮，三事相輔，而後義存，此古代對於國際關係上之整個的觀點也。然則所謂義者，其在國際關係方面，又何說乎？

（丁）義——國際公理 義者事之宜也。國際間之事以何爲宜，今日，有所謂公理上之國際法，卽係解決此一問題。我國古代雖以支配國際間之行爲，歸於禮也，信也，敬也三者，而其最後則又有一總原則以臨之。此總原則，不外『天道』之謂；依今日用語，亦卽『自然法』之謂；所謂從人類天性及自然法理中所流露之規律是也。在國際關係上，既莫出乎『禮以行義』之範圍，義之云者，

當不外自然的公理之意。何以言乎？試觀左文十五年，齊侯侵魯西鄙，謂諸侯莫敢伐也；遂伐曹入其郭，討曹之朝魯也。季文子即曰：

『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於天」；君子之不虐賤，畏於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於時保之」，不畏於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任矣！』

禮以順天云云，實即禮以行義之確釋，左傳爲例甚多，無庸詳舉。故當時國際間，對於不禮，不信，不敬之事，一皆推定其人之不免於危亡者，實以其有背於自然法則，所謂貪愛不祥，陵人不祥等等是也。此一原則之運用，固可強迫大國之守禮，諸侯之守信，公卿之守敬；無如天道之對象莫定，自然法之界限非確，於是春秋末葉之天道，自然法，遂又有異於昔。故魯哀二十二年，越之滅吳也，吳王請成，越王不許曰：

『昔天以越予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予越，越可以無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越語）則滅人之國，又爲天道矣。然齊晉主盟之際，甚至楚當其盛時，天道之意義，確有近於今之所謂國際

公理，又事實也。

第二章 國際法之主體

在國際社會中，有擔負義務及享受權利之人，謂爲國際法之主體。遠東學者以國家獨有其國際人格，故國際法之主體限於國家或準國家；歐美學者，則擴充其範圍，至於教皇民族個人等等。故發生非國家者是否得爲國際法主體之爭論。反之，國家之進化程度非一，國家之組織種類各別，學者異其觀點，遂又發生凡國家是否皆得爲國際法主體之爭論。但無論如何，既曰國際法，國家爲其最要之主體，自爲莫爭之事；因之，關於國家在國際關係上之種種，置於「國際法主體」中論之，又通例也。愚師其例，用以追述中國古代國際法之主體。

（一）國際法主體之範圍問題

周於封建制度之下，兼有國際結合之形勢，故其國際法主體之範圍，有同於今者，遂又有異於今者。但就大體上言之，暗合之點，亦頗不少；非敢妄爲附會，實有其例可證。

(甲) 周室之國際地位 周在春秋以前，立於諸侯之上，而爲國際法之主持者。其情形或有近於周禮所述：

『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大宗伯)

『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脤膾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同上)

『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設儀辨位以等邦國；進賢興邦以作邦國；建牧立監以維邦國；制軍詰禁以糾邦國；施貢分職以任邦國；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均守平則以安邦國；比小事大以和邦國；以九伐之灋正邦國。』(大司馬)

『凡邦之大盟約，涖其盟書而登之於天府……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大司寇)

『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類以除邦國之慝，間問以諭諸侯之

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餼以補諸侯之裁；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侯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大行人）

既爲國際結合之中樞，且有討暴聽訟之權力，同時又不廢聘問賀慶賓客之禮儀，故其地位頗與現代之國際聯盟會相似，在國際間有其特殊之獨立人格。惟國際聯盟會之在今日，組織尙非健全，力量亦較薄弱，學者雖有擬其爲『上國』（super-state）者，實不足以當之；而足當此上國之地位者，歷史上惟我國春秋以前之周室而已！

雖然，自周東遷以後，此種特殊地位，則已日漸貶落。左隱三年，周鄭交惡，既已表示周室之不振；兼以國內多亂，嘗賴諸侯之助，王人不與諸侯共盟，屢破其例。且如周語所載，

『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

是周室更自比於諸侯，而以諸侯相聘之禮，假道於陳矣。然則春秋時代之周室，實際上之地位，殊與一般諸侯之國無何所異。不過齊桓晉文樹立霸政，爲鞏固其方伯之地位，遂不能不有『同獎王室』之號召。於是周雖失其事實上之上國地位，但國際儀貌上，依然保存其上國之特殊地位。此種情形，

又頗類似普法戰爭以後，教皇在現代國際法上之關係也。何以見之？例如，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而周室則特行錫命之典。

「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左僖十一）

「天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叔孫得臣如周拜。」（左文元）

皆是。穀梁傳雖以「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爲言，但卽此非正之錫命，亦惟周室之對於諸侯，有其事耳。又如，諸侯薨後，鄰國弔而送葬，已盡其事，而周室則兼有追命之典。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其言桓公何？追命也。」（公羊莊元）

「衛齊惡告喪於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左昭七）

皆是。公羊傳義雖以某者應追命，某者不應追命爲解，此不過追命之評價，而追命榮典操於周室，固事實也。又如，歸賑以交諸侯之福，凡同姓之國與二王之後，及異姓諸侯之有大功德者，皆賜祭肉，以同福祿；春秋之世依然行之。

『王使宰孔賜齊胙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孔賜伯舅胙。』（左僖九）

『天王使石尙來歸賑。賑者何也？俎實也，祭肉也。……石尙，士也。何以知其士也？天子之大夫不名，石尙欲書春秋，諫曰：「久矣周之不行禮於魯也，請行賑。」貴復正也。』（穀梁定十四）

則歸賑不僅爲周室之特惠，且爲其在國際間一種應有之義務矣。此外若

『賤不誅貴，幼不誅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誅之，諸侯相誅，非禮也。』（禮記曾子問）

是賜諡於諸侯諸事，依然歸周室之專有。其他，執諸侯以歸於京師爲禮，伐夷狄以獻俘王庭爲當，又無往而非待周室以上國也，然亦僅有其名而已。

夫春秋之世，既仍於名義上擬周室以上國，則上國在國際間之行動，除前述之特榮外，並亦有相當之規律。故如魯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三傳均非之：

『天王使家父來求車，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左）

蓋以車服，上之所以賜下；而諸侯又有常職貢也。

『天子使家父來求車，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車非禮也。』（公）

「古者諸侯時獻於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穀）其義皆以諸侯既有常貢於上國，上國即不得再有求車之事。殆魯文九年「毛伯衛來求金」，以葬襄王；左傳既稱曰：「非禮也」；公羊亦稱曰：「王者無求，求金非禮也，故譏之」；而穀梁更斷之曰：「求車猶可，求金甚矣！」

他如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亦皆非上國之所應當爲也。

（乙）方伯之國際地位 方伯者一方諸侯之長，據稱周初創有其制，齊桓晉文之霸政，即所以昉自此也。如以周室爲上國，擬爲今之國際聯合會，則方伯實亦類似歐戰後之五強，所不同者，古之方伯以救患分災討罪爲志，今之列強並無若是之國際道德也。然則方伯之舊制果若何乎？有若「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曲禮）

「千里之外，設方伯……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王制）

此之所謂二伯，及天子之老者，或即公羊傳之三公。傳曰：

『天子之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則何以三？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公羊隱五）

可參證焉。所謂八伯者，或卽左傳僖四年管仲告楚人曰：

『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

是也。蓋一州之伯耳。

春秋之世，齊桓晉文迭興，則固一州之伯之舊制，然在最初尙不過一事實上之強者，仍須修其霸業，而後始可取得其地位。故魯莊十三年，『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於北杏』，左傳之義，認爲會之用意，在平宋亂而爲霸業之修，殆十五年復會於鄆，齊始爲諸侯之長。穀梁之義，認爲北杏之會，『桓非受命之伯也，將以事授之者也。』

義亦相近。又魯僖二十五年，狐偃言於晉文曰：『求諸侯莫如勤王。』二十七年，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遂蒐於被廬，作三軍，謀元師。翌年，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但霸業雖成，而

其地位之確合於法，仍須依

『八命作牧，九命作伯。』（周禮大宗伯）

之原則，由周室錫之以命，始可也。左莊二十七年，

『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

注稱：『賜命爲侯伯也。』左僖二十八年，

『王命尹氏及王子黨、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

百，旅弓矢千，秬鬯一卣。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

注稱：『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故方伯地位之取得，在原則上依然以受自王命爲貴；他如秦穆公之霸西戎，而天子致伯，皆其例焉。但不致之者，亦有也。

凡諸侯之爲方伯也，獎王室，合諸侯，主會盟，專征伐，爲其特有之地位；故在名義上雖次於上國，而實質上則又儼然一上國矣。蓋如

『王以戎難告於齊，齊徵諸侯而戍周』（左僖十六）

五

「會於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左昭二十

等事，固皆以獎王室爲名，然其用意則在徵諸侯，令諸侯耳。徵諸侯以爲會，令諸侯以從己；於是，

『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愼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左文

三

『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左昭四）

『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左昭十三）

其受諸侯之推崇備至，可以想見。且不特禮貌上如此，霸主並可有求於諸侯，此上國之周室在春秋時又所不能也。例如

『曹伯如晉會正。』」（左文四）

注稱：『會受貢賦之政，因晉襄公能繼文之業，而諸侯服從』云，是對霸主有一定之貢賦也可知。又如

『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鄆，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而願同事君，無失官命，鄆無賦於司馬，爲執事朝夕之命敵邑，敵邑褊小，闕而爲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左襄四）

是晉徵貢賦於魯，魯則欲使鄆爲助，皆霸主求於諸侯之事也。

雖然，霸主之合諸侯，主會盟，制律令，徵貢賦，固極一時之盛，且或爲世所稱，仍亦有其霸道也。其道唯何？齊桓公時，

『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夏邢遷於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左僖元）

是救患分災討罪，實霸主地位之基礎焉。公羊傳雖未有桓公受命爲侯伯之事，亦認爲諸侯救邢，次於聶北，不果救邢（致邢潰出奔師），實桓公之恥。蓋

『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公羊僖元）

對於救患之義更爲顯然，而分災討罪亦兼見之矣。夫繼絕存亡之事，旣爲霸主在國際間應有之責

任，自不應再有不正之舉，而齊桓仍不免偶一違之，此又春秋嘗爲賢者有所諱也。殆宋襄公求霸，而不知修其業，既執滕子嬰齊，復命邾人執鄆子用之，則更下矣。司馬子魚曰：

『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爲幸！』（左僖十九）

卽因未知霸之道而見敗也。

抑又有言者，齊桓晉文之霸，均以敗楚爲其樞紐；故召陵之役，城濮之戰，皆其霸業之所由興。然在楚之方面同亦合諸侯，爭霸權，顯然兩大國際團體之對峙。魯襄二十七年，宋向戌會晉楚及其諸侯盟於宋，則爲一度之結合。將盟，

『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

可以知其經過矣。然宋之盟後，晉楚仍各保持其霸主地位，惟晉楚之從交相見，以示和平，故左襄二十八年，

「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於晉，宋之盟故也。」

此楚之從，見於晉者反之，

「孟孝伯如晉，告將爲宋之盟，故如楚也。」（左襄二十六）

「鄭游吉如晉，告將朝於楚，以從宋之盟。」（同上）

「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左襄三十一）

此晉之從，見於楚者。然則所謂方伯者，固無異於一國際結合中之首領焉。

（丙）諸侯之國際地位 同爲諸侯，苟係方伯，則其地位，皆高諸侯一等，有如上述，不然則否。齊自桓公以後，失去霸權，亦不外一普通之諸侯。因之，左襄二十七年，宋之盟，晉趙孟雖以晉楚齊秦爲匹，不使齊從『交相見』之例，而翌年齊侯仍朝於晉。陳文子且曰：

『先事後施，禮也；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小事大，弱役強，誠爲當時之事實；然一般小國並不因是而失去其國際地位。故大國有所不正，小國去之，固亦常有之事。其據禮而爲爭者，尤所多見。例如左襄八年，晉鄭同盟於戲，晉人爲要盟之事，鄭

子駟不受其盟曰：

『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強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

雖知武子猶且自悔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又左襄二十二年，晉人徵朝於鄭，鄭使公孫僑對曰：

『……溴梁之明年……公孫夏從寡君以朝於君……間二年，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爲仇讎？敝邑是懼……』

是其國雖小，而國家之基本地位依然存在，蓋小國不過大國之與國，實不得以附庸私屬之邦視焉。因之，大國之與小國，除大國以方伯資格取有之特殊地位外，其通常之聘問告拜等等交際，彼此固相等也。

凡非方伯之諸侯，除所謂私屬者外，其相互間之行爲，皆處於絕對平等地位，無何重要變態。不

過若宋，若杞，以先代之後，周室對其禮貌較豐，諸侯於其交際上亦或重之。但入春秋之世以後，禮貌已見衰微，不堪擬其始也。此外若王畿以內之諸侯，縱有采邑，等諸邦國；然以其非普通諸侯，僅爲王之佐輔，則在國際上無地位也。故隱元年「冬十有二月，祭伯來，」左傳稱其「非王命也；」穀梁則謂其非奉王命之故，乃因

「祭伯來，來者來朝也。其弗謂朝何也？襄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

卽以祭伯之邑既在襄內，王乃其至尊者，自當稟命於王，無私相朝聘之道。故襄內諸侯，無邦交也。

（丁）附庸之國際地位 附庸之國者，附於諸侯之小國也。王制云「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如顓臾之國卽是。此既不得與諸侯集合朝會天子，且以其國事附於較大之國；縱在國際上有其往來，而法律上仍不與以地位也。例如魯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於蔑。」

「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書爵。」（左）

「其不言邾子何也？邾之上古微，未爵命於周也。」（穀）

蓋斯時邾尙爲附庸國，能自通於大國，繼好息民，儘可不稱其名，改稱其字而美之，終不得稱其爵，以諸侯之地位視焉。又魯莊五年「邾來來朝。」

「來朝，名，未王命也。」（左）

「邾，國也；邾來，微國之君未爵命者也。」（穀）

蓋在以後，邾數從齊桓以尊周室，王命爲小邾子；而此時則爲附庸之國，春秋直以「名」書之，與諸侯之失地者，同不認其爲國際法之主體也。按春秋之世，附庸之國見滅者不一其例，通常皆未發生國際問題者，卽因其未在國際上占有地位故耳。

反之，本受天子爵命，列爲諸侯，然因國弱不能自強，附於大國以存，如今之所謂被保護國者，其在國際上之地位，亦有損貶。故左襄二十七年，宋之會，列國皆以大夫至，滕成公邾悼公皆自來；而因滕爲宋之私屬，邾爲齊之私屬，宋齊請於會，致滕邾皆不得列與盟，蓋可知也。凡私屬多不通於諸侯，征伐盟會，不齒於列；有如隨自魯僖二十八年服楚，爲其私屬以後，卽不復見於春秋；魯定四年，因保護楚昭王復國，楚人感之，始又使隨列於諸侯，則爲人私屬者之無國際地位者，實通例也。要之，私

屬於人之國，縱原來爲列國，於此情形下，則失其獨立國之地位矣。左襄二十七年，魯叔孫曰：

「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

得知魯之自稱列國，乃今日獨立國之謂；邾滕人之私也，乃今日被保護國之謂，若夫顓臾與郕之附庸國，則直今日屬國之謂矣。

（戊）夷狄之國際地位 歐西學者嘗謂國際法爲文明國家相互間所適用之法規，亞東學者亦從而附和之。此種主張是否確當，姑置不論，而中國古代之國際規律，則正與此相同，不認所謂夷狄之國，有國際地位也。雖曰：

「春，公會戎於潛，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戎請盟，秋盟於唐，復修戎好也。」（左隱二）

「公及戎盟於唐，修舊好也。」（左桓二）

「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左宣八）

「無終子（山戎國名）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公使魏

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左襄四）

是顯然有國交之往來。然其目的，或在禦夷敵，以濟一時之急，而不一其道；或在和戎以取利，俾免獲戎而失華，並不以其爲敵匹之國也。何以云然？周禮大行人「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小行人「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小客云者，蕃國之使，本是夷人，不能行禮，故直聽其辭耳。君爲小賓，臣爲小客，是已不以通常之國際儀貌待之矣。於是

「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左隱元）

言同軌者，以別四夷之國，自不責其以時赴弔。而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戎捷於王，中國則否，皆所以擯夷狄於國際結合之外也。不特與周室之關係如是，卽在諸侯之間，仍對所謂夷狄之國而有歧視：

「介葛盧來。介葛盧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乎朝也。」（公羊僖二十九）

「白狄來。白狄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朝也。」（公羊襄十八）

此或今日所謂野蠻之國，不能負擔國際法上之義務，遂亦不視爲國際法主體也歟？然如

「齊人伐山戎，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春秋敵者言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爾！」（公羊莊三）

十)

『秋，晉人敗狄於交剛，中國與夷狄不言戰，皆曰敗之。』（穀梁成十二）

『孔丘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左定十）

則顯然使其別於諸夏也。既以夷狄屏於諸夏之外，故穀梁宣十一年，『秋，晉侯會狄於欒函，不言「及」，外狄；』文二年，『夷狄不言正不正；』皆其應有之結果也。因之，中國之諸侯，如爲夷狄化，則亦有所不容。

『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左僖二十三）

『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秋入杞，責無禮也。』（左僖二十七）皆因其以諸夏而用夷禮，遂自貶其國際上之地位矣。

春秋之世，諸夏所認爲最大之夷狄者，前則爲楚，後則爲吳；楚雖主有其方諸侯之盟，吳雖係泰伯後而又通於中國，且在實際上皆參與當時之國際關係；但依然有所爲詆者，則又不免國際間偏狹之見耳。至於三傳之對於楚吳之夷的見解，實多依其行爲有近於夷，而卽闢之爲夷，則更有深意

存也。茲先言楚：楚當魯桓八年仍自認『我蠻夷也』；故齊桓晉文，甚至宋襄，皆以伐楚爲尊王攘夷之主要步驟。然自是以後，楚漸加入諸夏國際之關係，左宣十二年邲之戰而勝晉，諸侯服之；左成十二年晉楚又同盟於宋，以謀其不協而討不庭爲誓；是不特在事實上楚已無異諸夏，卽楚臣子囊亦自稱曰：

『赫赫楚國……撫有蠻夷，以屬諸夏。』（左襄十四）

而以撫有蠻夷之諸夏自居矣。惟公穀兩傳對楚始終斥之，其爲意或重在，

『荆者楚也。何爲謂之荆？狄之也。何爲狄？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故曰荆，狄之也。』

（穀梁莊十）

『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怙荆，以此爲王者之事也。』（公羊僖四）

豈其以楚不實際尊王，乃始終狄之也歟？夫既始終以楚爲狄，則在任何國際關係中，皆外楚矣。有如：『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獲也。曷爲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公羊

莊十、

『……會於霍，執宋公以伐宋。孰執之？楚子執之。曷爲不言楚子執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

（公羊僖二十一）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捷軍得也。其不曰宋捷何也？不與楚捷於宋也。（註，不以夷狄捷中

國。）』（穀梁僖二十一）

『鄭伯髡未見諸侯，卒於操。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弑而死。其不言弑何也？

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穀梁襄七）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殺蔡侯般，殺之於申，何爲名之也？夷狄之君誘中國之君而殺之，故

謹而名之，稱時稱月稱日稱地，謹之也。』（穀梁成十一）

故楚之在國際關係上之任何行爲，皆不與之也。

次再言吳之交通更遲於楚，春秋之世同歧視之。魯成七年『吳伐鄭』，鄭成。季文子曰：

『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左成七）

魯哀十二年，吳擬執衛君，子貢說之，大宰嚭說，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尙幼，曰：

『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左哀十二）

則其時對吳之觀念，可以想見。吳雖在春秋末年，彊大一時，且以盟主自居，而春秋則不與之。蓋吳之彊大始於會鄆，終於黃池，凡三會三伐三盟，唯書其會伐而不書其盟者，即是不與其成爲盟主也。此種攘吳之義，亦以公穀兩傳爲顯。有如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會吳於鍾離。曷爲殊會吳？外吳也。曷爲外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侯，內諸夏而外夷狄。』（公羊成十五）

『公會晉侯、宋公……會吳于相，會又會，外之也……遂滅偃陽，遂直遂也。其曰遂，何不以中國從夷狄也。』（穀梁襄十）

『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於雞父……此偏戰也。曷爲以詐戰之辭言之？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公羊昭二十三）

雖然，公穀兩傳以吳爲狄者，仍兼有因吳行狄道而狄之之義，與攘楚正同。故吳如有近於中國，則亦

相當承認之。

『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其言獲陳夏齧何？吳少進也。』（公羊昭二十三）

『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於伯莒，楚師敗績。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公羊定四）

『吳其稱子何也？以蔡侯之以之，舉其貴者也。蔡侯之以之，則舉其貴者何也？吳信中國而攘

夷狄，吳進矣！』（穀梁定四）

卽其例也。然入楚之後，吳又違背義師之道，遂又曰：

『吳入楚。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於君室，大夫舍於大夫室，蓋妻楚平

王之母也。』（公羊定四）

『何以謂之吳也？狄之也。何謂狄之也？……蓋有欲妻楚平王之母者，不正乘敗人之績，而深

爲利，居人之國，故反其狄道也。』（穀梁定四）

是在同一年中，吳或爲狄，或非狄，實皆以其行爲定之；而與事實上之偏狹觀念，又所不同。

故依公穀兩傳之義，夷狄之判斷，不僅專依其本質之是否夷狄，且須問其行爲之是否夷狄。行

爲而非夷狄者，雖夷狄亦有所原；行爲而爲夷狄者，雖中國亦所不宥；固不僅對楚吳已也。何以言行爲而非夷狄者，雖夷狄亦有所原？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潞何以稱子潞子之爲善也，躬足以亡爾。雖然，君子不可不記也。離於夷狄，而未能合於中國，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是以亡也！』（公羊宣十五）

『滅國有三術，中國謹「日」，卑國「月」，夷狄不「日」；其「日」，潞子嬰兒賢也。』（穀梁宣十五）

卽例也。何以言行爲而爲夷狄者，雖中國亦所不宥？有如何？

『邾婁人牟人葛人來朝。何以皆稱人夷狄之也。』注「桓公行惡而三人俱朝事之，三人爲衆，衆足責，故夷狄之。」（公羊桓十五）

『然則曷爲不使中國主之中國亦新夷狄也。』（公羊昭二十三）

此種觀念，能引用於現代國際法上最爲妥當。蓋現代強國，恆以文明國家自居，而排斥他人；實則其

行爲，每爲不文明之至，是卽所謂諸夏之反於狄道，自應羣起而責伐之，不承認其國際地位可也。夫然後，國際法始足稱其爲文明國家間之法也。

（二）國際法主體之表現問題

周室，方伯，諸侯之所以有其國際法上之地位者，並非以其純粹個人之資格而然，蓋所謂上國，大國，列國之地位，使其得如此耳。故在春秋之世，國際間之種種活動，似皆屬於天王霸王諸侯以及其所遣使臣等等之行爲，實際上一皆以國家是歸也。觀於左傳所載，各國使節往來，每推重於其國而以『敝邑』爲云，其例甚夥，不暇爲舉，可知乎當時國際法主體之表現，依然以國家爲主，與現代無異也。然則在國際關係上，關於國家者，又若何乎？

（甲）國家之要素 依現代國際法言之，國家之要素爲領土，國民，組織，主權等事。此數端，在中國古代國際法上皆可得其梗概。先就領土言之：領土爲國家構成之首一要素，無領土自不得稱之爲國，故曲禮云：

「諸侯，失地，名。」

蓋既失其地，即無其國；既無其國，即非諸侯，自不能再稱其爵，惟有直稱其名矣。春秋謂

『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定六）

即其例也。且如諸侯出奔之事，固亦例之所常有者，如僖二十八年『衛侯出奔楚』是；然失地之君，則不言出。

『齊師滅譚，譚子奔莒；何以不言出，國已滅矣，無所出也。』（公羊莊十一）

觀於有國出奔，與無國出奔，爲例之顯然有別，可知國必以領土爲其要素矣。齊桓公之存邢封衛，首以城夷儀，城楚丘爲急務；即所以使其有以控制其領土也。反之，苟不欲有其國，而列於諸侯，自亦無所需乎領土。左襄十年，晉滅偃陽，以與向戌。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偃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

『若專賜臣，是臣與諸侯以自封也，其罪何大焉？』

敢以死請云云，乃宋公向戌之不受偃陽，而請予宋，是因本於大夫不外受之義，然亦見向戌之不敢受封，即無所貴乎偃陽也。

次就國民言之，無人民，國亦非其國，卽有人民而暴虐之，致民潰國亡者，則亦與無人民等也。春秋之例，民逃其上曰潰，故言潰者，多不責貶侵略者，隱然視其國非國，自不適用國際禮信而律之也。其最著者莫若『梁亡』一例，而以自亡爲文，蓋深惡於梁，不以取者是罪，卽因其與人民爲國之要素一事有關焉。據左傳云：

八

『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命曰新里，秦取之。』注『多築城邑而無民以實之。』（左僖十

『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左僖十九）

公穀兩傳云：

『梁亡；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其自亡奈何？魚爛而亡也。』注『百姓一旦相率俱去，狀若魚爛。』（公羊僖十九）

『梁亡，自亡也。湎於酒，淫於色，心昏耳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爲寇盜。』（穀梁僖

十九

三傳之說，雖不盡同，而無民或失民，不足以爲國之義，則皆隱然見之。故雖秦取其國，不以罪秦，而稱梁之自亡，卽因其不足國家構成之要素，自不能責秦以國際規律焉。

次就組織言之，國必有其組織，而後始可稱其爲國。孟子『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政事者修其德教，布其惠政之謂，蓋有近於今之所謂組織也。國而無組織，雖有土地，雖有人民，不得在國際上有其地位。故如

『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穀梁隱元）

旣在王畿之內，有其國，自亦有其人民，而仍不得私會諸侯者，以分土不外一種采邑，人民不外一種私屬，且不主在治民，遂亦不有組織；一初組織皆王之組織，故莫能視其爲普通之國，與以國際上之往來也。僖十九年『梁亡』之例，穀梁所云，亦兼有梁因組織崩潰而自亡國之義；而夷狄之不視爲國際法上之主體者，又無非因其組織有遜於諸夏故耳。一國組織之要點，在周代封建制度之下，自以君主爲要，國際間之相互關係，均以此爲出發點。因之，國有內亂，子弑其父，臣弑其君，卽不免使正

當之組織有所破壞；諸侯之相互征伐篡逆，或亦兼有恢復其正當組織之用意也。但君固組織之主體，臣民仍同爲組織之中心，有時國雖亂而無君，而臣民之不崩潰者，依然莫失其國際上之地位者，常有之。魯莊九年，齊人殺無知，莊公及齊大夫盟於薳，是其例也。

更就主權言之，主權爲近代法學上之觀念，古代當然無有也。惟依其實質而一考焉。國內法上之主權，在昔自係國君之權也無疑。國際法上之主權，在今日，其內容不外對等行爲權與獨立權兩種；在昔，表面上亦係歸之於君，然君既不能離國而有其國際上之地位，則謂爲國有此對等行爲權與獨立權，亦可也。何謂對等行爲權？簡言之，即國家依其國家之資格，而有相對的平等交際行爲權也。春秋之世，雖上國有禮貌上之優越地位，強國有實際上之優越地位，然聘問告請報拜救助諸事，並不因國之強弱大小而異。大國縱爲盟主，倘對小國不禮，小國之使亦往以『厚辱敝邑』是怨。尤其關於諸侯自身之往來，在通常之情形中，更必以主國之君爲其對象，否則爲辱。故左文二年，

『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日己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適晉不書，諱之也。』

所以爲諱者，晉以大夫盟公，意在恥魯，而不以對等行爲權，適用於公也。反之，臣之出聘，非主國君之敵體，其行禮也，亦不敢與之爲匹。故左襄七年，

『衛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

所以斥之者，君與君爲敵體，始並登階，若外臣則須後主國之君一等也。要之，古時國家之對等行爲，權固無現代之明顯，而亦有其跡之可循焉。何謂獨立權？簡言之，國家有其自治之能力，不受其他國家權力之支配也。春秋之世，雖小事大，弱役強，似無何種之獨立權，然亦不過與盟之諸侯對於盟主有若是現象，若夫晉楚爲匹，宋衛爲魯爲匹，其相互間，仍充分有其獨立權也。且如左成二年，蜀之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

此之所謂『位』者，似亦有所謂獨立權之意義也。至於附屬私屬之國，其獨立權削除過甚，因之在國際間亦無相當之地位矣。穀梁傳云：

『禮，諸侯無外歸之義，外歸非正也。』（莊二十四）

外歸者，外歸於他國也，亦可作爲私屬於他國解。既外歸矣，自無其獨立權，此所以非正也。要之，古時國家之獨立權，固無現代之深醒，而亦有其事之可擬焉。然則今之所謂國際法上主權者，雖其觀念不見於古之世，而其事例豈能謂絕無暗合者在歟？

（乙）國家之承認 古代關於國家之承認，其義較隱。蓋諸侯皆係受封於周室，相沿而至春秋，朝聘往來，宗自舊制，自無需乎特殊承認之舉。甚至齊桓之存邢封衛，楚之復封陳蔡，再興隨許，亦不過爲舊國之回復，祇須以通常國交往來之形式，通於諸侯，即取得原有之國際地位，依然無所謂承認與不承認之問題也。再下而如三家分晉，創設韓趙魏三國，仍不外以聘問等通常形式，通於列國而已！惟對於夷狄之國，既彼此之間有所交通，而又不認其爲通常國際結合中之一員，則實多少含有承認問題之意耳。

國家之承認問題，固不可擬有於古世，而政府之承認問題，則又極盛於古世也。凡君即位，小國朝，大國聘，誠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爲志；然觀於篡逆之徒，諸侯不皆如此，可知其兼有承認之意味

矣。甚如篡逆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亦不復爲討，蓋已正式承認其爲君，自不應仍視其爲篡逆者。魯宣公篡弑而爲君，於是

『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會於平州，以定公位。』（左宣元）

卽所以求齊之承認也。此種承認，不僅在國際間發生效力，且鞏固其在國內政治上之地位。何以云然？篡逆爲君，苟得國際間之承認，則君位已定，有再弑之者，諸侯仍可爲其討叛，故

『衛州吁殺桓公而立……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左隱四）

卽欲取得此種結果也。至於太子雖非諸侯，苟列於會，則因此種承認，對其君位繼承，亦有相當之保障。齊靈公時，太子光屢出會盟，後齊侯欲廢太子，仲子卽曰：

『不可！廢常不祥，間諸侯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左襄十九）

卽其例也。不僅如是，苟爲太子而未得立，卽不與會，諸侯仍有承認其爲君者。左文十二年，

『邾伯卒，邾人立君，太子以夫鍾與邾邾來奔；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故書曰：「邾伯來奔。」』

不書地，尊諸侯也。』

雖春秋不以公寵叛人爲然，但公既尊之爲君，史亦從公之意而君之，是又政府承認之變也。

政府之承認，原出自各國之自由，故篡逆有討之者，有與之爲會者，類此之例，不一而足。其最著者，莫如魯昭公出奔後之地位，可以概其餘也。左昭二十五年，公爲季孫氏所逐，孫於齊，次於陽州，齊侯唁公於野井；十二月，齊人取魯之鄆，用以居公；二十六年又盟於鄆陵，以謀納公；是仍依禮承認公之地位也。殆二十七年，公自鄆如齊，齊侯欲饗之，而子家子曰：『朝夕立於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

『使宰獻而請安。』

是已比公於大夫矣。二十八年，公以齊卑己，如晉，使請逆於晉。晉人曰：

『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個辱在寡人，而卽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於竟而後逆之。』

是更明白不認其爲諸侯矣。二十九年又處於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以晉不受公，益爲輕侮，竟稱之

曰主君，以列於大夫。至是魯昭遂完全失去國際間之承認，終卒於外，而莫復國。故政府之承認一事，在當時國際關係上極爲重要，而承認與否，又各有其自由焉。

（丙）國家之存續 春秋之世，政府之承認一事，雖甚頻仍，然並不因是而影響國家之存續性。左成十三年，晉侯使呂相絕秦，而聲其罪，則自晉獻公秦穆公敍起；左襄二十五年，鄭子產述陳之罪，則自鄭莊公陳桓公敍起；所以遠溯其先君者，皆國家之存續性使然耳。公羊傳曰：

『國君一體也，先君之恥，猶今君之恥也；今君之恥，猶先君之恥也。國君何以爲一體？國君以國爲體，諸侯世，故國君爲一體也……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莊四）

其對於國家繼續性之見解，更爲顯然；而主張國恥雖百世亦可復，尤爲中肯也。國家既有繼續性，則在通常情形下，國名亦不得輕改；故國君之子不以其本國爲名。

『以國，則廢名。』（左桓六）

國名不可輒易，惟有自廢其名以避之。於此，又可見國與君之關係矣。

(三) 國際法主體之序列問題

現代，國際社會之一切國家，在國際法上皆立於平等地位；雖依政治上勢力，有強弱大小之分，但不能影響其法律的平等。故國際會議特派使節之席次，均依英法文字母順序而列；其駐劄使節之席次，則以使節等級並其到任先後爲序；不因特定之國而有差別也。我國周代，邦國之存在係因封建制度而然，上下之則，禮之所重，並不能以國家相互間有對等行爲權，遂亦否認其在制度上之序列問題。關於此點，與現代國際法最所爲異。惟諸侯不敵王人，大夫不敵諸侯，則亦有似現代駐劄使節之序列焉。

(甲) 上國與邦國之序列 周封諸侯，自爲上國；在當時之國際結合中，居於首位，乃當然也。雖對於先代之後，如宋國等，待以客禮；不過禮有隆異，而上國之地位仍自如也。降至春秋，王室衰微，常遣使參與諸侯會盟，無論其所遣者爲貴臣，爲微臣，皆以尊王之故，列於最先。故魯僖八年，『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於洮』，公羊穀梁兩傳即發經發王人於先之例曰：

『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爲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公羊)

『王人之先諸侯何貴王命也；朝服雖敝，必加於上，弁冕雖舊，必加於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

（穀梁）

此王人者，據春秋正義云，乃天子之下士；下士最微，而已如此，卿大夫之出會諸侯，其序列於諸侯之上，更無待言。

（乙）邦國與邦國之序列 此問題頗爲繁雜，約而言之，在春秋以前爲一時期，入春秋後爲一時期。春秋以前，諸侯與諸侯之序列，朝而以爵爲先，朝罷爲盟，則以周之同姓爲先，因事有所異也，爵之爲言。

『夏之大國，謂公與侯也；殷周大國並公也；次國者，夏則伯，殷則侯，周則侯伯也；小國者，殷謂伯，夏周同子男也。』（禮記王制疏）

『古制，公爲大國，侯伯爲次國，子男爲小國。』（左成三年注）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孟子萬章下）

『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公羊隱五）

說固不一，而土地大小命數之等差，莫離乎公侯伯子男之序，則皆爲同。禮記云：

「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位，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西上。」（明堂位）

卽是以爵而別，爵同者同位；鄭康成並謂覲亦然也。但據覲禮曰：

「諸侯前朝，皆受舍於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

則似不以爵而以同姓異姓爲別。鄭玄亦云：

「言諸侯，明來朝者衆矣，顧其入覲，不得並耳；分別同姓異姓受之，將有先後也。」

兩說既異，孔穎達遂斷之曰：

「朝覲實以爵同，同位；爵同之中，先同姓，後異姓；若盟則爵雖不同，先同姓也。」（春秋隱十

一年疏）

其或然歟？要之，春秋以前，邦國之序列不外兩種標準，一爲爵，一爲姓，各以其時其事，分別適用之。入春秋後，雖創有新例，而此種舊制仍兼用之。例如

『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穀，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左莊十八）

蓋以侯而與公同賜，亂其國次，爲不當也。因之，左傳續云：

『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於陳。』

云云，其序列當爲其時之事實也。然以爵爲序，亦只春秋初期如此耳。至於以姓爲序，則左隱十一年，左定四年，左哀十三年，皆有以姓而爭長之事，當另及之。

入春秋後，最有變於舊制者，莫若諸侯盟會，除王官之宰監盟外，其班序上下，既不以姓，又不以爵爲序，而惟以國之大小爲次；大小云者，並非某爵爲大國，某爵爲小國之謂，乃政治上之勢力強弱之謂耳。蓋春秋之世，疆陵弱，大吞小，並不因國際禮信之存在，而減少其違法事實。諸侯之爵雖不能自致，而地則可以力升降，聚會結盟，疆者爲雄。時事既以大小爲序，莫可更易，孔子遂因其實，而用之於春秋，後人覽之，正可知當時會盟之班序，以國之大小爲序，不以爵之尊卑也。故如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於幽。』（春秋莊十六）

宋公在齊侯之下，許男在滑伯之上；倘使曹伯與會，許男亦在曹伯之上，若僖四年之例是；皆舍爵而序其強弱也。此種序列，雖以大小爲次，然某國應先，某國應後，霸主亦有進退之權。有如自隱至莊十四年，衛與陳凡四會，以衛大於陳，故陳之位次皆在衛下。殆莊十六年，幽之盟會後，陳遂在衛之上。據杜預云：

『齊桓始霸，楚亦始強。陳侯介於二大國之間，而爲三恪之客，齊桓因而進之，遂班在衛上，終於春秋。』（左莊十六年注）

觀於左定四年，皐鼬之盟，曾擬長蔡於衛，事雖未成，但只言蔡之不可長於衛，並非有咎易其位次之非法，則杜預所推，其或然歟？此種以大小爲班序之標準，爲春秋時一大原則，然亦有其變也，卽同姓異姓之問題耳。

（丙）同姓與異姓之序列 周人貴親，故在春秋以前，朝雖爵同同位，而受禮時，爵同者則先同姓；若盟，爵雖不同，皆先同姓，以示其篤於宗族之意。春秋以後，此原則仍兼用之。雖在會盟方面爲一變例，而如兩國之君之使，同時行禮於主國者，則同姓爲先，異姓爲後之說尙矣。

茲先言諸侯會盟中之同姓異姓問題：春秋以前，諸侯不得自相聚會結盟，會盟皆天子許之，故能以同姓爲先。入春秋後，非天子合諸侯，而以霸主合諸侯，自以大小爲次，不先姬姓。然若王使監臨之盟，依然以王爲主動，猶有春秋以前盟會之餘意，於是

『周人貴親而尙齒。』（禮記祭義）

之原則，不難繼續適用之。所謂

『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左隱十一）

亦唯周乃然也。關於監盟最著之例，莫如僖二十八年踐土之盟。踐土之盟，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其載書云：

『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左定四）

卽是以姬姓爲先也。此雖正法，而在春秋之世，則爲盟誓班序之變例。蓋春秋之世，監盟爲例之罕有，凡狎主齊盟者，皆不復先姬姓，而以大小爲次矣。卽踐土之盟，魯之告廟，仍未依載書之序，亦以會之次序爲告，故春秋書曰：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於踐土。』（僖二十八年）

即與載書序列不同。所以然者，踐土之會，其班次皆以國大小爲序，及其盟也，王臣臨之，乃正其高下，異姓爲後，敬恭神明，本其始也。且此監臨之盟，更以王官之伯在，始可存其舊法，若只有所謂『王人』在列，則卑者未必能別同姓異姓，自仍以大小爲序，宣八年，洮之盟或如是也。監盟以外，通常之雜盟，既以大小爲序，則爲盟主者，無論姬姓非姬姓，皆爲之先。左襄二十七年，

『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

即其例。惟其說係用於宋之會者，則因兩強相遇，爭端遂起。故

『晉楚爭先……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

乃先楚人。』

而春秋則仍列晉於楚之先，實非真相；不過

『書先晉，晉有信也。』（左襄二十七）

蓋『晉楚匹也』，其序列自生問題。然亦見所謂宗盟以外，餘盟不皆以姬姓爲先，苟姬姓常見，則楚

不得競矣。

次再言朝聘主國中之同姓異姓問題：同來朝聘而同行禮，序列問題遂亦發生。左隱十一年，滕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

『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寡人若朝於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爲請。』

薛侯許之，乃長滕侯。蓋卽以同姓先於異姓爲其標準；故魯自言，若朝於薛，亦不敢與薛之同姓——任——同列也。於此，並可推知一例，卽同行禮於主國者，其序列之上下，主國有權可以認定之，所謂『賓有禮，主則擇之』是也。

(丁)同姓與同姓之序列 同姓國之序列，爵不相同，以爵之高下爲序；爵相同，以長幼爲序。
『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左莊二十三)

或爲一種原則之存在。然在春秋之世，事實上仍時有紛爭，或則以尙德爲說，或則以尙年爲說，或則

以尙爵爲說，或則直以國之大小是尙爲說。諸說中，最失敗者爲尙年也。

尙年與尙德之爭，見於左定四年，皐鼬之盟以前，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

『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

此尙年之說也。祝佗曰：

『以先王觀之，則尙德也。魯公……康叔……唐叔……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尙年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尙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爲伯甸，不尙年也。今將尙之，是反先王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

此尙德之說也。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蓋蔡侯與衛侯，既同姓而又同爵，且大小亦不懸殊，遂有尙年與尙德之爭矣。若魯既爲周公之後，並以周公長於康叔，而又較衛稍大，故魯先於衛，即未見衛有何爭。踐土之盟次，魯申旣在衛武之上，而魯人亦自言曰：

『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左襄七）
即可知矣。

尙年與尙爵之爭，見於左哀十三年，秋七月辛丑之盟，吳晉爭先。吳人曰：

『於周室我爲長。』

蓋吳爲太伯之後，主尙年也。晉人曰：

『於姬姓我爲伯。』

蓋吳稱子爵，晉則侯伯，主尙爵也。結果吳以越入其國，乃先晉人，是尙年之說未成立也。惟吳語則謂
吳請戰而晉人懼，吳公先插，晉侯亞之，有所爲異；然仍係以戰爲挾，乃使尙年之說成立而已。

其直以國之大小爲尙者，除通常之會盟外，左成三年，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
來聘，且尋盟，晉衛皆魯同姓之國，均爲侯爵，且皆祝佗所謂有德之三叔之國；究將與何國之使先盟。
兼以荀庚在晉爲下卿，孫良夫在衛爲上卿，「使」之地位，亦不相當，又似應先衛而後晉，故成公疑
之，問於臧宣叔，將誰先。對曰：

「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爲次國，晉爲盟主，其將先之！」

此雖以古制爲說，而擬衛於小國，晉爲大國。故以孫良夫與荀庚之地位相等，位等遂以盟主爲先。於是左傳曰：

「丙午盟晉，丁未，衛禮也。」

則又似一通例也。

（戊）征伐事件中之序列 此種序列，係以主兵者爲首，事實上不必卽有其序列；而春秋有譏春秋之時，征伐不稟王命，遂以主兵者爲首，俾見伐由其國善惡所歸故也。有如

『宋人齊人衛人伐鄭。』（春秋莊十六）

宋主兵也。蓋魯莊十五年，鄆之再會，齊桓始霸，未敢卽尸其任，以救患而討罪；今爲宋伐鄭，仍使宋自報怨，故宋主兵，序於齊上也。不特此也，卽小國主兵，亦序在大國之上。有如

『邾人鄭人伐宋。』（春秋隱四）

邾爲附庸，列在伯爵之上，因邾主兵也。再退而言之，縱大夫爲主，國君從之，仍序主兵於上。有如

『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春秋僖二十七年）

左傳稱「楚子使子玉去宋」，而此書「人」者，恥不得志，以微者告，猶序諸侯之上，楚主兵也。惟有一例外者，卽

『齊侯衛侯鄭伯來戰於郎。』（春秋桓十年）

據左傳云，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饋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於齊，齊人以衛師助之，來戰於郎，是鄭主兵也。乃不依主兵之例，而先書齊衛，以示侯爵大於伯爵之義者，因魯班諸侯之戎，以王爵爲次，鄭忽負功懷怒，致有此師，故特改常例，以王爵次之矣。

此外，若諸侯會盟中而有世子，甚或卿大夫，以及卿大夫相互間之出會結盟，其序列亦有相當之法則，不備舉焉。

第三章 國際法之客體

現代國際法，關於山川土地船艦等事，則歸於『國際法客體』中而論之；然亦有不如是分類者。此屬國際法學上之爭，究應如何，茲不詳論。愚之沿用國際法客體一名者，則在說明古代國際法中之物而已！物之謂何？如桓二年，魯取郕大鼎於宋；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等皆是，自不限於土地一事。然或散見於他章，或無關乎重要，故仍以土地之說明為主焉。

（一）關於國境之法律問題

國境云者，領土主權之支配限度也。古代雖無領土主權之觀念，然『我疆我理』之詠，則見於詩之小雅；頗有可供研究之點。周代國際間，如關於越境過境等等問題，皆不無涉及現代之所謂領土主權者，故先彙而論之。

（甲）國境問題與周室 國域之在古代，一如今日，為各國治理權之唯一範圍；亦即當時國際間內外之所由分也。惟周以上國之資格，而為封建之創始，視天下為一家，無特定之疆界。故如王室有難，君或臣離於王畿而至他國者，依義皆不言出。據左傳義所謂：

『王子瑕奔晉』（春秋襄三十）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春秋昭二十六）

「奔」而不「出」，皆此例也。蓋

『天子不言出』（典禮）

『自周無外』（左成十二）

『王者無外』（公羊僖二十四，成十二）

『天子無出，出失天下也；周有入無出』（穀梁僖二十四，成十二）

自不認爲王畿之疆界，卽爲上國之當然疆界。苟如言出，均係有貶，例如僖二十四年，

『天王出居於鄭』

公羊傳以王不能孝於其母，故書出以絕之。左氏穀梁之義，則認爲王實出奔，書『出』則譏，書『居』則『居者居其所也，雖失天下，莫敢有也。』又成十二年，

『周公出奔晉。』

公羊傳謂自其私土而出也；左傳謂周公自出故也；蓋認爲周公驕蹇不事天子，天子召之而出走，乃

自絕於周，故書『出』以非之。然此不過義理上之觀察，實則周自有其王畿之境，天子必巡守然後行，不然則否。天子無巡守之必要而離其畿內，稱之以守，在全其行，不視為當然也。左莊二十七年，所請。

『天子非展義不巡守。』

蓋非宣布德義，以巡守稱者，皆非也。且自平王東遷以後，其詩不能復雅，而列爲國風，則與諸侯實無所異，更無在事實上視其離去王畿非爲越境之理。卽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於鄭，依左傳云：

『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於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汜，敢告叔父。』

亦以鄭地爲說，未敢認爲王畿以外，仍爲周疆也。春秋或言出居，或守，皆是依當時尊王之義，擬周室爲上國，在辭貌上與以種種優遇故耳。

(乙) 國境問題與諸侯 諸侯因朝會征伐，離其國境，而至他國，可也。苟非其然，則亦不合於禮。故魯莊二十三年，

『公如齊觀社，非禮也。』(左傳)

「公如齊觀社，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觀社，非禮也。」（公羊）

「公如齊觀社，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觀，無事之辭也，以是爲尸女也，無事不出竟。」（穀梁）

皆極闡發其出境之非禮。觀於左傳曹劌諫公如齊觀社之語曰：

「大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左莊

二十三）

是在朝會征伐及從王事以外，皆以越境爲非法。且其所謂會者，依然本於

「諸侯非民事不舉」（左莊二十七）

之義，非因諸侯之事而會，固已不當，越境而會更違於禮；左莊七年，齊侯會文姜於魯地之防，其例也。他如婚禮親納幣，喪禮往會葬，均非正故出境，同有失焉。不特此也，國有內難，國君固可出奔他國，以圖恢復；但如國被人滅，則亦不能離境而去。公羊傳云：

「齊侯滅萊，曷爲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襄六）

卽曲禮所謂國君死社稷之意耳。

（丙）國境問題與大夫 大夫非君命不得越境而執外交，不然，則是與內爲絕，所謂出奔者是。左莊二十七年云：

『卿非君命不越境。』

蓋奉遣出使，所以結國家之好，自當稟命於君，不能私自朝聘會盟也。魯語云，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臧文仲請僖公爲請，乃免衛侯。衛侯聞其臧文仲之爲也，使納賂焉，辭曰：

『外臣之言不越境，不敢及君。』

卽本於爲人臣者無外交之原則而然。縱以私事而行，亦必有請；所謂私事者，或爲新入國之大夫，其姻婭猶在本國，私行往來，自所不禁。故曰：

『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告。』（曲禮）

是古代不許大夫之任意出境可知也。然此但指通常之情形而言，若夫

『王諫不聽則逃之』（曲禮及公羊莊二十四）

『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公羊莊二十七）

固可出其境，惟君臣之義絕矣。現於左宣二年，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大史曰：

『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

孔子亦謂『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則國境與君臣之義如何，可想而知。於此，更有見於國境爲一國主權之範圍所在焉。凡三諫不從，

『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曲禮）

蓋祭器爲君祿所作，自不得隨而越境；此頗類似現代國際法上，脫離本國之國籍者，苟土地不許爲外人所有，則須喪失其原有之土地所有權是也。惟去國者之與舊國爲絕，在古代則以

『去國三世，爵祿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唯興之日，從新國之法。』（曲禮）

不然則否；又與現代國際法上，隨時可變更國籍不同。

（丁）國境問題與假道 國境既爲一國權力之所及，則越人之國而朝聘，或征伐，遂有假道之事。先以期聘之假道言，依禮，周爲上國，天下爲家，聘問過境，不須假道；但春秋之世，周室微弱，自擬

於諸侯，是以

『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周語）
與諸侯之相聘同矣。諸侯相聘，

『若過邦至於竟，使次介假道，束帛將於朝。』（聘禮）

則通常之事也。故左宣十四年，

『楚子使申舟聘於齊，曰：「無假道於宋。」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

其對於所謂領土主權之重視爲如何耶？再以征伐之假道言，此更必要，左僖二年，晉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虢固不應爲允，此爲另一問題，而假道之例則可見矣。又據聘禮疏引左氏傳僖三十三年，秦師襲鄭，不假道於晉，爲晉所敗云云，則應假道而不假道，更非當時所許也。但說者亦有謂春秋之世，地廣人希，故其所謂越國者，初非如今日經過他國之土地，特經過其國旁之荒地而已，信如是說，則假道當非必要矣。然假道之稱散見經傳，或未必盡如說者之言也。

（戊）國境問題與地主 國境以別內外，內爲主而外爲賓，故鄰之假道者，視我爲主也；我既爲主，則對於賓之至也，當負有地主之相當義務。先以會盟爲言，左哀十二年，子服景伯之言曰：

『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致餼，以相辭也。』

蓋謂侯伯以盟長之資格爲主，諸侯之從己者皆爲賓，須有以禮之；而地主則爲所會之地主人，當歸生物於賓，以盡地主之義，即餼是也。故魯桓十四年，

『春會於曹，曹人致餼，禮也。』（左）

反之，僖十九年，曹之盟，曹雖與盟，而猶不服，不肯致餼，無地主之禮，故春秋不書「曹」，而書曰：

『宋公，曹人，邾人盟於曹南』

以譏之。是年秋，

『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左）

即因不修地主之禮然耳。次以過境爲言，左襄三十一年，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過鄭，印段廷勞於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以報；左襄十九年，晉六卿圍齊而還，過魯，公享之於蒲圃；左襄二

十七年，宋之會後，晉趙孟還而過鄭，鄭伯享於垂隴，皆所以盡地主之誼耳。

(二) 關於疆界之改變問題

領土雖爲國家構成要素之一，而因國勢之關係，亦不必始終如故，當其改變之中，自常牽及國際問題。春秋之世，征伐不斷，於是一國疆界之改變，實爲顯著，其因疆事所起之爭議，尤爲複雜。所謂『不分其土，不取民』之原則，亦惟賢者偶有之焉。

(甲) 疆界之損益 周封諸侯以屏王室，爵有高下，地有多寡，諸侯之疆域，原皆有定數也。惟此定數若何，學者聚訟莫一。孟子與王制同謂：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達於天子，附

於諸侯曰附庸。』(萬草下)

史記與周禮近，各謂：

『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方四百里；諸伯……方三百里；諸子……方二百里；諸

男……方百里。』(周禮大司徒)

『周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然無論如何，皆較春秋以後之疆域爲增。周初，封疆之所以有定，或如孟子所謂：

『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也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告子下）

更有欲大不能，欲小不可之勢。則鄭玄所謂：

『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爲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其地爲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王制注）

藉以調和王制與周禮之說，殊不可信。降至春秋，衡以周初封國之數之減少，卽知諸侯疆界開展之由來矣。左襄二十五年，鄭子產語晉曰：

『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

圻者方千里之地也，晉有數圻，則是因侵小，而有數方千里之地矣。故晉衛同爲侯爵，遣使聘禮，晉爲下卿，衛爲上卿，而使上卿與下卿相當，即不外衛之疆界小於晉者五六分之一，並次國之資格而無有，遂以小國視之。事見左成三年。然列國之起源，既出於周之封建，苟依古制，自非合法，此又孟子答北宮錡，而有

『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萬章下）之嘆也。

（乙）疆界之標誌 顧棟高春秋大事表，有春秋列國不守關塞論，似春秋各國之疆界，一無標誌可言，則亦非盡然也。周禮

『大司徒……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

『形方氏掌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使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

不能謂其絕無根據。左襄十四年，蘧伯玉懼衛難之作，從近關出；二十六年又避衛難，從近關出；是造關而爲界也。左宣三年，趙盾未出山而復，太史稱其亡不越境，是依山而爲界也。左桓十九年，齊師戰

於奚，疆事也，於是齊人侵魯，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以及左莊二十八年，梁五等說晉獻公曰：「……蒲與二屈，君之疆也……疆場無主則啓戎心。」乃使重耳居蒲，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是更皆有守關塞之事也。且如

『王伯之令也，引其封疆，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過則有刑。』（左昭元）
是王霸之有令德者，亦嘗正封界，樹官守，立旗旌，免相犯矣。自不能以

『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自無令王，諸侯逐進，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左昭元）

而謂春秋各國疆界皆相混也。蓋逢衰世，疆場無有定主，自係常事，但疆場之爲疆場，則仍有其界限，不以爭疆之繁，並此而謂無之。

（丙）疆界之整理 疆界之整理爲各國自有之權力，不容他國干涉之。左成二年，鞍之戰，齊請盟，晉人以使齊封內，盡東其畝，爲條件之一。齊人對曰：

『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詩曰：「我疆我理，東南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

「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

齊雖敗，而其言仍得直也，卽因整理疆界之事，非他國所可得而干涉焉。苟須干涉之，則其國必爲人滅而後可。

『楚爲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左宣八）

『齊侯滅萊……高原崔杼定其田。』（左襄六）

疆之，定其田，皆定其疆界之謂，卽此例也。然此不過就其原則而言耳。若夫兩國交鄰，因種種原由而發生爭疆之事，則不得以干涉言也。例如襄六年，莒人滅鄆，魯侵其西界；八年，莒伐魯東鄙，以正其疆界，左傳所謂：

『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鄆田』

是也。反之，昭元年，魯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而未見勝，或有報復，故魯之正其疆界，遂以師往，所謂：

『叔弓帥師疆鄆田』

者是公羊傳謂鄆與莒接境，有畏於莒，故以師正其界，與左氏義相似。其所異者，公羊以鄆爲魯之叛邑而收復之耳。至於爭疆而久未決者，霸主亦可參加其間，爲之公斷。例如邾魯疆界，久有所爭，晉平公卽位，命諸侯反侵田，於是魯襄十九年，

『諸侯還自沂上，盟於督揚曰：「大毋侵小；」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遂次於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漚水歸之於我。』（左襄十九）

正義謂邾在魯南，田在漚水北，今更以漚水爲界，取邾漚北之田，歸於魯也；十六年命歸侵田，此年正邾魯之界，則此田舊是魯界，邾人取以爲己有，今日使之歸魯，故曰取邾田也。卽霸主參加疆土相爭之事也。惟公羊則謂：

『其言自漚水何以漚爲竟也。何言乎以漚爲竟。漚移也。』

蓋認爲漚水移入邾界，魯隨水而有之，故譏焉。此因事實認定不同，故其論斷各異。

（三）關於田邑之得喪問題

現代國際法上，對於領土得喪之程序及其方式，皆有詳細之論列，得知國際間獲有領土之種

種情形。我國古代，關於此一問題，雖較簡單，然亦有其相當之事例焉。依春秋三傳所載，鄉、縣、郡之名，皆見其世，顧與國際法上領土得喪有關係者，除『國』、『疆』爲一通稱外，則以『都』、『邑』、『田』爲其主。此三者何指？

『築鄆，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左莊二十八）

『此邑也，其稱田何？田多邑少稱田；邑多田少稱邑。』疏：『邑外之田多，邑內家數少，則稱田；

……邑內家數多，而邑外之田頃數少，則稱邑。』（公羊桓元）

惟都之喪失，則爲滅國；邑之圍取，或兼侵伐；愚於第四編中詳有敘列，茲特就田邑得喪之原則言之。（甲）因交換而田邑得喪者，國家以其領土，劃出一部與他國交換；近代不乏其例，古亦同然。但春秋之世，關於此種國際行爲之評價，基於事實之不正，多有譏也。舉其二例：

一爲周室與諸侯之易田。周爲上國，且爲封主，依禮，只有封賜或削取之權，不應有易也。但春秋之後，周在事實上無異列國之一，以田易田，可不深責；而又易而不正，遂爲人譏。事例之見，有如左隱十一年，

『王取鄆，劉，蔿，邳之田於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原，緄，樊，隰郕，欒，茅，向，盟，州，陘，隤，懷；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怒而行之，德之則也，禮之經也，已弗能有，而以與人之不至，不亦宜乎？』蓋蘇氏叛王十二邑，王不能有，而用以易取鄭之四邑；既非對等之交換，此周鄭之所以多爭也。

一爲諸侯與諸侯之易田。今日，兩國相互間以疆域之不整，遠近之失宜，互異其土，事之常有。左隱八年，

『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而易許田；三日，鄭伯來歸祊，不祀泰山也。』即同於此。蓋

『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公羊桓元）

成王營邑於洛，有遷都之志，故賜周公以許田，後世因而立周公別廟於此。

『祊者，鄭伯之所受命，而祭泰山之邑也。』（穀梁桓元）

鄭以天子不復能巡守，故欲以祊易許田，各從本國所近之宜。其以爲魯祀周公是請者，恐魯以周公別廟爲疑耳。但禮，魯不宜聽鄭祀周公，又不宜易取祊田。事未能成。直至

『（桓）公卽位，修好於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枋田，公許之。……鄭伯以璧假許田，爲周公枋故也。』（左桓元）

其稱以璧假許田者，託於假借許田，韓言其易也。何以見當時之禮如此？公穀兩傳云：

『鄭伯以璧假許田，其言假之何易之也？易之，則其言假之何爲恭也？易爲爲恭，有天子存，則諸侯不得專地也。』（公羊桓元）

『鄭伯以璧假許田，假不言，以言，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禮，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穀梁同）

然則諸侯實際上之易田，在禮，止能以假借爲名可知。

（乙）因贈與而田邑得喪者，贈與之例，近代雖有而不甚夥，春秋則常見之；觀於孔子所謂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云云，可知當時之趨勢矣。茲舉兩種事例：

一爲自國田邑之贈與。爲博鄰國之歡，或免敵國之師，而以田邑贈與其國，皆此是也。魯宣元年，

『齊人取濟西田，』據三傳云：

『齊人取濟西之田，爲立公故，以賂齊也。』（左傳）

『齊人取濟西田，所以賂齊也。曷爲賂齊？爲弒子赤之賂也。』（公羊）

『齊人取濟西田，內不言取，言取授之也，以是爲賂齊也。』（穀梁）

蓋齊與公爲會，以定公位，故有贈也。他如魯哀八年，『齊人取讎及闡』，公羊傳云：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爲賂齊？爲以邾婁子益來也。』

蓋邾爲齊之與國，既獲其君，恐爲齊怒，故有贈也。

一爲他國田邑之贈與。此項贈與，所直接喪失者爲第三國，所直接受惠者爲受贈國，而贈與國則處於中間之地位，爲假想上之取得與喪失焉。左僖二十八年，晉文公

『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

卽其一例。左僖三十一年，晉以曹田賜諸侯，魯

『取濟西田，分曹地也……自洮以南，東傅於濟，盡曹地也。』

觀於臧文仲如晉請田，重館人告其不速行，將無及；襄仲如晉拜曹田，則晉雖不以曹田爲己有，而田

亦非曹之所有，實卽以他國之田邑，贈於諸侯耳。他如左襄十年，晉合諸侯，滅偃陽，其以地賜之宋，向戌不受，乃予宋公，亦皆慷他人之慨，取鄰之地以爲贈也。

(丙) 因割讓而田邑得喪者 現代國際法上所謂狹義之割讓，或強制之贈與，皆此謂也。例如公羊成二年，魯

『取汶陽田，汶陽田者何？鞍之賂也。』

此雖係反魯衛之侵地，然既列入和義之條件中，則亦與今日之所謂狹義割讓相當也。又魯哀二年，『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邾東田及沂西田。』左傳云：

『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漚沂之田而受盟。』

則亦有合於狹義割讓之意義也。此外若公羊莊十三年，魯曹劌手劍而從齊桓公，曰：

『願請汶陽之田。』

桓公下與之盟，以及左定十四年，齊魯爲盟，齊人索魯甲車三百乘，孔子爲相，卽以反魯汶陽之田爲對策，事雖不同，而齊之受盟與地，皆莫外乎強制贈與之例也。

(丁)因侵服而田邑得喪者，滅人之國，益己之疆，此田邑一方有得，他方則爲全部之喪失也，春秋之例甚多，不盡爲舉，如左宣八年，

『楚……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

卽其一也。取人之邑，益己之疆，此田邑一方有得，他方則爲一部之喪失也。例如

『晉襄公使告於諸侯而伐衛，五月晉師圍戚，六月取之。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左

文元)

蓋晉取衛田而正其疆界，此卽取衛之一部而益己之疆也。凡因侵占而得喪田邑者，有若今日所謂征服之例，強制贈與或狹義割讓，尙在形式上以『盟』爲之，此則一切不問，惟以戰勝之威而強取之耳。其與軍事占領異者，軍事占領雖得而不有之，春秋之所謂『入』者，近似之也。

(戊)因內亂而田邑得喪者，內有叛變之臣，據田邑而附於他國，卽此之謂也。左文十二年，『邲伯卒，邲人立君，太子以夫鍾與邲邾來奔。』

是其例焉。他如魯定八年，陽虎入於謹，陽關以叛，九年伐陽關，陽虎奔齊；其時，虎以『謹』去，『鄆』

與『龜陰』皆從之，卽夾谷之會，孔子請齊反魯汶陽之田者是，見左傳注疏。此亦係因一國之內亂，而發生田邑喪失之事。但此種事例，實非當時所認爲正者；故孔子爭之得直，而齊人終歸鄆，謹龜陰之田矣。

（己）因民意而田邑得喪者 現代關於疆土之取得，有所謂人民投票制度，卽土地之歸屬由於人民自決而定。春秋之世，雖無此種新的觀念，且或不以誘民叛國爲然；但民果逃其舊君，而以田邑爲降或不我拒者，則取之者非其罪，實有類似人民自決之例耳。有如

『季武子伐莒取鄆』注『兵未加莒而鄆服』（左昭元）

卽是。

（庚）因歸還而田邑得喪者 原爲本國之土地，而爲他國所取，今歸還之，卽此之謂也。依廣義言之，鞍戰以後，齊反魯侵地汶陽之田，亦可稱爲歸還之例，但春秋止書曰：

『取汶陽田』注『晉使齊還魯，故書取，不以好得，故不言歸』（春秋成二）

自非此之例也。茲之所謂歸還者，對方以好意而歸之也。有如魯宣元年，以濟西之田賂齊，殆十年，

『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左）

魯哀八年，以謹及闡賂齊，殆冬又歸還；依左傳云：

『齊人歸謹及闡，季姬嬖故也。』

均係好意之示。魯文元年，晉襄公伐衛，嘗取其戚田；殆魯昭七年，晉人以衛事晉爲睦，

『反戚田』

戚田遂歸於衛，亦一例也。此外若齊語所載，

「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魯爲主，反其侵地，棠，潛……。」桓公曰：「吾欲

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衛爲主，反其侵地，臺，原，姑與漆里……。」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

管子對曰：「以燕爲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既反侵地，正其封疆……。」

則侵地之反還，或以齊桓爲首唱者也。反田，在原侵略者方面雖須另正封疆，而實爲一善舉；在原損失者方面，則爲國土之收復，更有所感。然既有所反矣，再取之固所不禁，而視爲己國土地再取之，則失其宜。鞍之戰後，魯因晉使齊反汶陽之田，此固極當也。但晉旋又以齊服晉，於是

『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春秋成七）

是又認魯汶陽之田爲齊之有。宜乎季文子曰：

『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左成八）

其結果，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矣。可知當時不承認後一種反田方法之爲正也。

（辛）中立地帶與田邑得喪 現代國際法上，關於領土之獲得，有所謂先占者；領土之喪失，有所謂拋棄者。古代，先占之法律觀點，當然不明；拋棄之最後結果，亦不確定。但如兩有爭執之地，則或約爲中立地，彼此皆不占有，爲其解決無主土地之僅有方法。於何見之？

『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岳，戈錫；子產與宋人爲成，曰：「勿有是……。」」（左

哀十二）

隙地者，閒田也；勿有是者，俱棄之也；蓋無先占之觀念，惟有俱棄之，而設爲中立地帶。殆後，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爲之城，岳，戈錫，侵及中立地帶，而取有其地矣。於是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

遂圍郕。鄭罕達救郕。

『遂取宋師於郕……以六邑爲虛。』（左哀十三）

雖有之，而又棄之矣。故知鄭子產與宋人爲成，約中立地也；城郕，戈錫，則取其地也；以六邑爲虛，取而又拋棄之，但亦不許宋人有之也。先占之觀念無有，拋棄之效力未明，古代之當然現象也。

（壬）時效觀念與田邑得喪 現代國際法上，關於土地之獲得，有所謂時效之原因者；此觀念在古代當然無有，但因長期之占領，國際間任何國家皆視其爲當然所有者，則亦不能謂無其事也。雖然，公羊僖三十一年云，

『春，取濟西田。惡乎取之？取之曹也。曷爲不言取之曹？諱取同姓之田也。此未有伐曹者，則其言取之曹何？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於諸侯也。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於諸侯，則何諱乎取同姓之田久之也？』

愚以爲此『久之也』云者，似爲一種時效觀念；蓋曹之田雖原爲侵地於諸侯而有，時代久遠，魯亦默認其事而不自取，賴晉侯執曹伯之機會而得之，故所以有諱於取同姓之田也。易言之，曹田原爲

侵地，而稱爲曹田者；並諱魯取同姓之田者；其中縱有魯之舊田，亦因『久之也』之故，而爲曹之田，否則魯向曹取回其侵地，自無諱於取同姓之田也。不其一種時效也歟？即曰：不然；若『注』所謂濟西田，本爲霸者所還，當時不取，後又生悔而取之，有近於貪；然亦不外取得土地程序上之一種時效問題也。不過愚終以公羊之說，依『注』之解，頗不爲順，故愚以現代國際法上之時效觀念，姑爲說焉。

（四）關於都城之國際問題

都城指一國之國都，或大於普通之邑者而言，此似不發生如何國際問題，尤在其田邑以外，獨言都城時如此。但詳考之，仍有說焉。蓋如隱七年城中丘；桓五年，城祝丘；襄十九年，城西郛；左隱元年，鄭城京城；左閔元年，晉城曲沃；左昭二十三年，楚城郢等等，誠爲一國國內之政，且難詳舉。而其外合諸侯以城某地者，則涉及國際問題矣。

（甲）諸侯因王室而會城者 王城之建，諸侯時有會城之舉。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創其始也；入春秋後，王子朝之亂，敬王以其餘黨，多在王城，畏之，徙都成周。以其狹小，

『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且令城成周。』（左昭三十二）

『會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乃執仲幾以歸。……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左定元）

蓋晉以『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已非對於上國之當然義務矣。

（乙）諸侯因攘夷而會城者 此種會城，當時認爲極合國際正誼者，齊桓之霸，率由是也。有如

『諸侯救邢，……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於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左僖元）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美齊侯之功也。』（穀梁僖元）

『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注『君死國滅，故傳言封。』（左僖二）

『諸侯城衛楚丘之郛，懼狄難也。』（左僖十二）

皆是。他若僖十四年，杞避夷難，遷都於緣陵，諸侯城之，未竟其事，則亦有譏。故

『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左）

穀梁傳更有『桓德衰矣』之嘆。因之，僖十六年，鄆爲淮夷所病，會於淮，城鄆；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竟又不果城而還矣。

（丙）諸侯因戰略而會城者 例如鄭地虎牢而屬於晉。鄭伯踰卒，晉師侵鄭，而討其叛；孟獻子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善之。冬

『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於戚；遂城虎牢，鄭人乃成。』（襄二）

殆襄十年，鄭復叛，於是諸侯之師又城虎牢而戍之，示鄭若服，即將歸之，故鄭及晉平。此九年中之虎牢城，殊可謂之爲國際城；鄭其地而不能有，晉有之而不願有，諸侯兩次城之，而戍以兵，則又與城楚丘城緣陵之事類異也。

（丁）諸侯因霸主而會城者 此種會城，多基於霸主之私，非當時所認許爲正者。有如

「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肆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左襄十九）則無特殊原因而會城，又而姬姓與異姓之關係矣。

第四章 國際活動與外交使節

周代各國，雖依封建制度而成立，而上下相維，邦國相親，則視為禮之大者。降至春秋，周室失其統御，諸侯尤貴自保，修好結援，更為必要。彼此之間，固無若今日之常駐使節，使其溝通；然朝會征伐，諸侯恆躬自參與，聘問盟誓，大夫恆奉命出使：一年之中往來不絕，亦無需乎常駐使節也。關於當時國際間活動之種種方式，若平時之朝聘等等，臨時之會盟等等，戰時之軍使等等，為事甚繁，將另詳之；茲僅就國際活動問題，外交使節問題，外交隨從問題，擇要論焉。

（一）國際活動問題

國必相互之間，有其交接，而後始生國際關係；國家在國際間之活動，即此一種交接權之表現

也。交接權爲任何國家對外所必有，今古皆一；然則周代各國，對於國際交接之認識，國際交接之機關，國際交接權之行使，究如何耶？

（甲）國際活動之原則 春秋之世，征伐不息，固難否認；但同時，國之賢者亦以結好息民並舉。故左傳稱，

『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昭十四）』

類此之例，不一而足。其最能爲宣示國際活動之原則者，莫若楚囊瓦爲令尹城郢，沈尹戌反對之言。曰：

『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夫正其疆場，修其田土，險其走集，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左昭二十三）』

蓋結其四援云者，結鄰國以爲助之謂；守其交禮云者，守邦國交接之禮之謂；而不僭則在守信，不貪則在廉正，不懦則在不使人侵己，不耆則在不往侵鄰國；是更以結鄰，守竟，親民三者並舉，雖置其言於現代，仍爲極有價值之論也。錄此一則，可例其餘焉。

（乙）國際活動之機關 周爲上國，統御諸侯，其對於國際事務之管理，必有相當之組織；春秋以後，霸主稱尊，合諸侯以爲會，定制度於其間，亦一顯著之組織。此兩者頗類似現代國際交接上，所謂萬國共有之機關，如國際聯盟會與其各種國際事務局等等是也。周之國際事務管理，依周禮云：

「天官冢宰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

「地官司徒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擾邦國；」

「春官宗伯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

「夏官司馬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

「秋官司寇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

諸官皆分司邦國諸侯之事務，而朝宗覲遇會同問視之屬，尤爲春官大宗伯所主掌。此外在秋官中，若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

『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

『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

『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與其政治；』

更係爲國際交接專設之機關。周禮一書固不可盡據，顧亦能謂其一皆僞造。左定四年，衛祝佗謂踐土之盟，其載書藏在周府云云，可證周室以上國之地位，必有專司當時國際事務之機關無疑。縱曰周禮所云，一無根據，然至遲在西漢河間獻王以前，學者心目中，已認定周以上國之地位，對於當日之國際關係，原應有若是之設備也。則依之，以溯中國國際法上一問題之源，亦不能謂絕不可用。蓋雖非事實之源，仍不失爲國際法中一種觀念之源也。

至於邦國自己之國際活動機關，其對外之最高代表，不問而知爲諸侯；此與現代之國家元首

同。惟現代一國元首之對外行動，須受憲法之拘束，踰此限度，則其行爲無效。古代邦國之君，權集其身，對外之活動力，更廣大而自由也。蓋不僅在國內有此對外最高之代表權，且朝會征伐恆自參與，斯又稍異於現代也。諸侯而下，卿士之當政者，亦秉承君命，而負外交上之責任，有如左襄二十四年，晉范宣子爲政，令輕鄭人之幣；二十五年 晉趙文子爲政，令薄諸侯之幣，皆其例也。凡當政之始，恆有拜訪鄰國之舉，左昭二年，謂：

『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爲政而來見禮也；』

可證之焉。至於今日之外交專管機關，則無；但依左襄四年，

『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

是國內固亦有通使之官，稱曰行人，與周禮謂周有大小行人同矣。其出使於他國也，皆爲臨時派遣，無今日之使館制度，故亦以行人稱。

『丙』國際活動之限制 國際間之活動，原出自各國之自主權，一國不向他國派遣使節，非

卽違法；一國因特殊事故拒絕他國使節，亦屬可能；此現代國際法所承認也。春秋之世，對此問題，有同有異。向未通交之國，或通交而非盟會之國，其朝聘拜問與否，一聽其國之自由；能來者固善，否亦不強制之。反之，素在同一國際關係之內，或慢而不朝不聘，或叛而不會不盟，則必合諸侯之力，強制其就範，不能以國際活動之自由，使其自解。斯交接權之變爲義務，與現代有所異也。既強制其朝會聘盟，似不應再有拒絕之舉，然仍可因特別關係而拒絕之。

『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魯人懼聽命。（不敢與盟。）』（左昭十三）

『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於河。』（同上）

『公如晉，及河，鼓叛；晉將伐鮮虞，故辭公。』注『將有軍事，無暇於待賓，且懼泄軍謀。』（左昭二十一）

皆其例也。此種拒絕，又與今日之拒絕使節相類似。

（二）外交使節問題

國際活動之參與，雖以國君爲主，而國君不必皆能自行，亦不必皆應自行；朝則國君，聘則遣使，尤爲禮之莫可變者。於是乎外交使節需要矣。外交使節奉君之命，出使他方，因事實之頻繁，遂規律之是出，其種種情形，實不讓現代之專擅其美也。

（甲）外交使節之種類 春秋之世，使有三種，一爲聘問通好，弔災慶賀之使，此頗類於現代駐於主國之外交官，蓋使之正則也。其中關於嘉好聘享之事，例須使卿。關於喪葬之事，周制士弔，大夫送葬，霸制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則次君一等。然在事實上，如左昭三年，鄭游吉以卿而共晉姜少姜之葬；左昭三十一年，游吉又謂鄭之先君親共晉侯之葬，皆不合於新舊定制。一爲會盟參與之使，此頗類於現代國際會議派遣之使，蓋使之特則也。當時各種會同盟誓，多涉征伐之事，君不躬往，則須派卿，所謂三軍之事使卿是也。然亦有派大夫以下者，則或認之爲「微」，春秋不稱其名而以某國之人稱之，有所卑焉。故卿之與會而不以正者，則亦去其名，貶之稱人，卽係此故。一爲通命示整之使，此頗類於現代戰爭法上之軍使等等，蓋使之變則也。凡行成之使，犒師之使皆屬此類；左傳『兵

交使在其間，』卽此之謂。

（乙）外交使節之等級 現代國際法上，外交使節有所謂大使，特命全權公使，辦理公使，代辦等之分；古代無使館制度，自亦無此種等級之事。但今之大使云者，依其沿革言之，視爲同時代表元首之尊嚴與國務，享受榮典最多；古代國君躬自朝會之事甚繁，不必再有大使，苟必欲擬之，則君主自身卽大使，蓋就國之與國自身關係而言耳。雖若僖二十八年，衛叔武以攝位資格而列踐土之會，襄四年，齊世子光以儲君資格而列戚之會；似近於今之大使。然踐土之會，叔武稱「子」，序於鄭伯之下；戚之會，齊世子光序於莒子邾子滕子薛伯之下；皆不能與國君自臨爲比，自不可以大使擬也。

今之特命全權公使云者，雖不代表元首自身，而僅代表國務，未能享受大使之特殊榮典；但仍係受元首之信任，有其特權者。古代使之責任則有近之。

『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公羊莊十九）蓋以外事不素制，不豫設，故僅與以命，而不與以辭，則全權之是在也。例如

「公子結媵陳人之婦於鄆，遂及齊侯宋公盟。」（莊十九）

據公羊注云：（公子結出竟，遭宋齊欲深謀伐魯，故專矯君命而與之盟，除國家之難，全百姓之命，故善而詳錄之；先書地後書盟者，明出竟乃得專之也。）此或可曰矯命，不得稱之爲全權也；但真正之全權者，例仍有之。左僖四年，齊伐楚，師次於陘，楚子使屈完如師，以觀強弱；屈完睹齊之盛，因而求盟，齊桓退舍以禮楚，盟於召陵。春秋書曰：

『楚屈完來盟於師，盟於召陵。』

其不曰楚使屈完來盟者，即因權在屈完，盟非楚子之有其辭也。蓋權時之便，屈完自與齊盟耳。他若

『宋司馬華孫來盟。』（文十五）

左傳杜注亦稱『華孫奉使鄰國，能臨事制宜，至魯而後定盟，故不稱使，』則全權云云，意在言外耳。不過穀梁之義，以來盟皆是前定之盟，在此一意義上，無『使……來盟』與『來盟』之分，則爲說又略異矣。

今之代理公使，其屬於非臨時之代理者，從其地位之低下一點而言，在古代，一國於卿以外，派

遣大夫士出使，有似近之。其屬於臨時之代理者，從其代理使節之職務一點而言，在古代，使人中途而死，由『介』以竟其事，有似近之。凡此種使節，國際間之榮典皆遞爲減。左文十五年，宋司馬華孫聘於魯，以己爲罪人子孫，不敢屈辱魯君，對共宴會；自

『請承命於亞旅。』

亞旋者，上大夫也；則大夫士出使，榮典遜於卿，可知之也。聘禮，使入境而死，介攝其命，不饗食，則其榮典亦有所遜，可知之也。

至於各國使者，並會於一地，其位，爵同，小國在下，換言之，同爲卿者，小國之卿在大國之卿下；爵異，卿仍在上，換言之，小國之卿不得在大國大夫之下。雖曰：

『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王制及左成三）

似小國出使者爲下卿，大國出使者爲上大夫，而列小國之下卿，於大國上大夫之下，乃合其序。實則卿自爲一等級，卿執羔，大夫執雁；卿絺冕，大夫玄冕，自不能有所倒置。諸侯使卿大夫覲聘並會，對周

室，對邦國相會皆如此耳。春秋各種會盟之序列，亦有其例焉。

（丙）外交使節之信證 現代，凡外交使節之赴職，須攜有國書，護照，通行狀，或全權證等等文件。古代，雖無如是之文件，然亦有示信之物；其最著即所謂『使節』者是。使節者，君使卿大夫聘於天子諸侯行道所執之信；今之以外交使節者，其名即起於此。周禮云：

『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掌節）疏並稱山多虎，若晉國之類也；平地多人，若衛國之類也；澤多龍，若鄭國之類也。皆據多者相別爲信，以自明也。然則節之形式，並因國而有異矣。節之外，因聘而出使者，並致玉以示信。左文十二年，秦伯使西乞術聘魯，魯辭玉，西乞術曰：

『……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器致諸執事，以爲瑞節。』

蓋聘禮，執圭玉，所以致君命，君命致，藉玉而後通，亦猶現代外交使節之呈遞國書也。

（丁）外交使節之職務 古代既無使館制度，通問修好，賀慶弔喪，皆爲臨時派使，故其職務，一依其使節之目的而定。今日所謂駐劄使節之職務問題，自不發生，顧亦有不盡然者。前所云宋華

孫之聘魯，臨時又與魯盟，則雖以聘被派，職務實不限於聘也可知。左昭二十七年，吳季子聘於晉，以觀諸侯之強弱，則係於聘之外，兼爲政治上之觀察，頗與現代駐劄公使負有觀察之職務相類。觀察云者，凡主國之有利害關係而及於本國者，無論爲直接爲間接，皆須精密訪察，報告於其本國政府是也。

（戊）外交使節之責任 『使於四方，不辱君命，』爲使節之唯一責任；蓋國君一體，不辱君命，卽所以不辱國家也。春秋之世，能使甚多，皆本此原則而行。故如左昭二年，魯

『叔弓聘於晉，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汝無敢爲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己，卑讓也。』所謂辭不忘國，先國後己，正係應對之得體；不然，則如宋華孫聘魯，無故揚其先祖之罪，以示卑讓，殊辱命矣。此從使節之言辭上而觀者。左襄四年，魯穆叔如晉報聘，晉侯享之，歌詩三次，不拜重者，而拜其細。晉問其故，對曰：

『三夏，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榮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守其使節之身分，不敢與主國之君爲敵，敵則自辱其君矣。故左成十二年，晉郤至如楚聘，楚以君臣相見之樂爲奏；郤至將登，金奏作於地室，驚而走出，謂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亦卽此意。其失禮雖在主國，使亦不敢當之；況使之自動者乎？左襄八年，衛孫文子聘於魯，公登亦登，魯叔孫穆子請其少安毋追，事後並稱其必亡，宜哉！此從使節之行動上而觀者。至於

『朝聘而終，以尸將事……』（左哀十五）

『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公羊宣八）

又皆指使之專其責任而言。因之，君命未反，苟非與國家有安危關係，如魯莊十九年，公子結之例者，則亦不敢再見他君。左昭五年，晉韓宣子如楚送女，稱曰：

『韓起反，鄭伯勞諸圉，辭不敢見，禮也。』

卽知其故。此從使節之專命上而觀者。

他若會盟之使，其對於一國之榮辱利害關係，更爲深切；不暇皆舉於此。惟觀左昭十三年，

『甲戌，同盟於平丘……及盟，子產爭承。曰：「……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今矣。」自日中以爭至於昏，晉人許之。』

則知乎爲國家之權利問題，雖小國仍不能有讓，致自日中以爭至於昏，必許乃可。孔子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其不辱國，不喪權，更可見焉。平丘之盟，尙係諸侯相合，子產輔君而行，猶且如此，則特命之使更何論乎？

不特在積極方面如此，卽消極方面亦然。左宣十二年，清丘之盟，以恤病討貳爲誓；宋守盟信而討陳，衛反救陳，晉曹又不救宋，故清丘之盟，唯宋無罪可以免譏。然宋華椒仍與晉原穀衛孔達等爲春秋所同貶之者，則因宋華椒承羣僞之言，以誤其國，宋固有守信之善，而華椒實未能盡其使之責任，遂亦莫逃於貶矣。

(已) 外交使節之特權 外交使節有不可侵犯權及不受審判權，爲現代國際法上所承認者。春秋之世，諸侯相執他國大夫，成爲通例；且如左襄二十九年，

『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子皙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

則使者之無保障，更甚顯然；似當時外交使節無何特權矣。實亦不然！蓋常時之交際——聘問拜報——而通使者，辱且不可，何能有執？變時之往來——兩國交惡或一國變亂——而通使者，對純粹行人之資格依禮仍不應執之，執之者變也。戰時之通命示整而遣使者，於禮於事更不應執。要之，謂古代外交使節之特權，無今日之嚴謹則可；謂其絕無法律上之保障，則不可！何以言之？

先論常時交際而通使者，尊貴鄰國之使，即係尊貴鄰國之君，並係與鄰國爲信好之結。使既不可失禮以辱命，主亦不應辱使以卑鄰。於禮貌上不敬尙且不可，況侵害其種種乎？辱使之例，左昭二十一年，晉士鞅聘魯，叔孫爲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爲士鞅；士鞅即以其等晉國於位下國小之鮑，有辱晉國而怒其一也。他如

「晉侯使郤克徵會於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左宣十七）

「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僂者御僂者；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悅而去……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穀梁成元）

此亦對使失禮，終致國交破裂，鞍之戰，齊爲晉敗，始使此一問題有了結。辱既不可，則侵害其身體，更不許也。例如

「巴子使韓服告於楚，請與鄧爲好；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於鄧。鄧南鄙鄧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蘧章讓於鄧，鄧人弗受；夏，楚使鬬廉帥師及巴師圍鄧。』」（左桓九）

即是侵害身體財物之例；觀於鄧人弗受，其不敢承認爲鄧人所攻，與夫楚巴兩師之圍鄧，可以知此種侵害之意義重大矣。

再論變時往來而通使者，使者本身如有違反國際關係之政治責任，縱不出使，鄰國亦往往誘

而執之；如更有其私罪，則出於使者身分之範圍以外，根本不認其爲使亦往往執之；然苟爲純粹使人之資格，有執之者，則禮所不許也。依左氏義，凡春秋書執他國大夫而冠以行人者，如襄公十八年，『晉執衛行人石買』；定六年，『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七年，『楚人執衛行人北宮結』，皆言其非使人之罪，不應執之。苟使者本身有罪，例合於執，則皆不稱行人，以示區別。然則苟爲純粹之使人，以通國家之命爲其唯一職務，則享有不可侵權也明矣。縱事實不然，亦不過違法之行爲，不能視爲當然也。左氏解經，闡發此義甚顯，有如

『鄭人使良霄如楚，告將服於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左襄十一）

『（陳有亂），哀公縊，干徵師赴於楚，且告有立君……楚人執而殺之。書曰：「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左昭八）

『邾人愬於晉，晉人來討，叔孫婍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婍。」言使人也。」（左昭二十三）

公羊對此，僅謂『稱行人而執者，以其事執也，不稱行人而執者，以已執也』。是只分別執使之種類，而未明白言及行人之可執與否。至於穀梁之義，則與左氏微異。其言曰：

『楚人執鄭行人良宵，行人者，絜國之辭也』。疏『行人傳國使會命，故云絜國之辭也；或謂傳舉國命之辭，理亦通耳』。（穀梁襄十一）

云云，此尙係爲行人兩字之解釋，不得認爲即是決定執之可否也。但如

『晉人執衛行人石買，稱行人，怨接於上也』。（穀梁襄十八）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稱人以執大夫，執有罪也；稱行人怨接於上也』。（穀梁昭八）云云，則是承認罪雖在於君上，行人仍可執之，不過行人本身無私罪耳。穀梁解經，或以春秋當時執行人之違法事實，認其爲當，致有如是之論斷；實則仍以左氏之說爲達，愚採之。

更論戰時關係而通使者，其有不可侵犯之權，乃事實所必要。故左氏稱『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蓋使以行言，言以通命，信令之要，於是乎在；苟有安全保障，則兩國之情得通，兵有不交而解者，皆行人之動一也，故執殺之者，應以爲譏焉。此更中外古今之通例，

不僅限於春秋之時已也。

(三) 外交隨從問題

現代國際交接上除正使外，並有隨員專員等等，其主要目的，則在佐而治事，非盡用以備聲威也。我國古代，則認為朝聘盟會必備威儀，隨從人員例不應減，減則失儀，不鄭重矣。至於分擔職務，尙其次耳。

(甲) 諸侯出境之隨從 諸侯出行，儀從甚盛，不問可知。除卿大夫外，即太子亦有時須從之，晉里克所謂：

『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左閔二）
是也。不僅出師征伐而從者衆，即

『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左定四）

亦必有二千五百人之師，隨其而往。觀於左僖五年，鄭伯不盟於首止，孔叔止之，弗聽；
『逃其師而歸。』

可知之矣。凡隨從於君而出境者，必有『相』如左成六年，『鄭伯如晉拜成，子游相』是也。然無論何種隨從，依禮皆不得私見於主國之君，與臣之奉命出聘情形不同。故禮記云：

『朝覲，大夫之私覲，非禮也；……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郊特牲）

其在會盟，則隨從之臣自可輔君出爭國權，如子產之爭承，孔子之爭汝陽田，皆其例也。然仍不能越其君而獨與諸侯共盟，不然則所謂『政在大夫』而有譏矣。

（乙）受命出使之隨從 大臣出行，微臣從行，既見於詩篇；上介衆介，從使而聘，又見於聘禮；而左定四年，亦有

『君行師從，卿行旅從』

之語，則知其從者衆矣。惟春秋時，率多不能備儀，故左文十五年，

『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

即因其率從而來，能遵古典，所以敬其君事而自爲重，魯被其尊，禮亦篤焉。不過此種備其威儀之聘，雖不多見，而『一介行李』之獨使，仍非普通現象。使必有介，蓋常則也。左宣十七年，晉使卻克徵會

於齊，樂京廬爲郤克之介；左昭五年，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左昭二十三年，叔孫婁如晉，子服回爲介；左哀十五年，陳侯使公孫貞子如吳弔，平尹蓋爲其上介；卽其例也。至於盟會亦然。凡卿之出，皆以大夫爲介，乃禮之常；左襄十四年，向之會，魯使叔老爲季孫宿之介，二卿同行，敬事霸國，則其變也。然晉自是則輕魯幣而益敬其使，叔老雖介亦列於會也。

第五章 國際爭議與國際公斷

國與國間既有往來，卽不能謂無爭議；既有爭議，卽不能謂無解決之方法；古今然也。但春秋之世，霸主既在事實上立於上國之地位，則不特國與國間之爭，可以仲裁，卽一國之政爭，亦往往由霸主定其屈直，又與今日稍有異也。

（一）國際爭議之解決

解決國際爭議之方法，在現代，得分爲和平的息爭手段，與強硬的息爭手段兩種；古代亦略與此同。

(甲) 和平的息爭手段 其最通行者爲直接交涉。左桓十八年，公如齊，齊侯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魯人告於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此變時之直接交涉也。左襄二十四年，鄭伯朝晉，爲重幣故，子產且寓書於子西，請告范宣子輕諸侯之幣。此常時之直接交涉也。

其次，若左隱八年，齊侯平宋衛於鄭，以釋東門之役；左成十二年，宋華元合晉楚之成；則是斡旋調停之類也。然好意斡旋，亦有失敗者。左昭十一年，楚滅蔡，晉人使狐父請蔡於楚，弗許是也。居中調停，亦有變而爲干涉者。左桓十二年，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於句瀆之丘；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於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於武父，遂率帥師而伐宋是也。

其次若左襄十六年，晉平公卽位，命歸侵田；且以莒邾數伐魯之故，而執邾宣公及莒犁比公。左襄十九年，又執邾悼公，以其伐魯故，且次於泗上，以正邾魯之疆界。則是國際公斷之類也。此一方法在當時頗爲發達，且有極強之執行方法；與今日認爲純粹的和平方法，又自不同。

(乙) 強硬的息爭手段 一方侵害他方之利益，他方亦施之以同樣辦法，求其反省，是爲返

報，或曰報復，現代強硬息爭手段之一種也。惟現代用此方法，多係關於經濟上之利益而然；古代自難有其適例。不過僅就返報須爲合法手段之一點爲言，亦有其類似者。左襄九年，晉人要盟於鄭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鄭人不受其要盟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即係返報之例。他如左定十年，齊人索魯甲車三百乘，孔子索齊反魯汶陽田亦是也。

其次，一方以不法行爲侵害他方之權利，他方亦以不法行爲報之，是爲復讎，或曰報仇，又現代強硬息爭手段之一種也。因復讎嘗在他國領土內爲之，且實際上又近於戰爭之行爲，故古代頗不乏其例。左襄六年，莒滅鄆，魯侵其西界，八年，莒人伐魯東鄙，以疆 鄆田，即其一也。

其次，自十九世紀以來遮斷他國海港交通之平時封鎖，與現代所唱之經濟封鎖，皆以時代關係，不能見於古之世，自不待言。然如以封鎖視爲威逼之解釋，則亦有相類者。左襄二年，諸侯城虎牢以逼鄭；十年，又城虎牢而戍之，兩次皆收效果，與封鎖頗似。惟非海上而爲陸上，非經濟而爲兵力耳。

（二）國際公斷之種種

春秋時代，固無所謂國際公斷之觀念，然小國相爭，愬於盟主，以求屈直，則國際公斷之事實也。且訴而受理之，並或有審理之程序，即不然，亦或有相當之制裁，今之國際法庭，猶且無其力量焉。

（甲）愬之種類 兩國有爭端，取直於盟主。此國際間正當之愬，與今日之訴於國際聯盟會相當也。例如

『季武子伐莒，取郚，莒人告於會。』（左昭元）

『邾人城翼，還自離姑，（道過魯之武城）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蹶之，遂取邾師，獲（邾大夫）鉏弱，地。邾人愬於晉，晉人來討。』（左昭二十三）

皆是。又左哀七年，魯伐邾，以邾子益歸，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曰：

『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鄆，衍秋而背之，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

其言婉而成章，實一國際訴狀之性質，吳子從之而伐魯矣。

一國內有變亂，或則愬於盟主，以求勝利，此係出於極端之干涉主義，而爲愬之變例，非現代所認爲當也。例如

『蔡公子變欲以蔡之晉（背楚），蔡人殺之。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司謀。」楚人以爲討。公子黃出奔楚（奔楚自理）。』（左襄二十）

『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哀公縊。干徵師赴於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於楚，楚人執（干徵師）而殺之。』（左昭八）

『……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於楚，楚子將伐蔡……。』（左昭二十一）

皆是。此蓋霸主爲維持其優勢，而有此種過分干涉之舉，不可以禮擬也。雖然，春秋旣以討叛逆爲國際間之一種責任，則篡奪之罪誰歸，亦往往利用公開審判方法以窮之，就其時而論其事，猶有此善於彼之分，若後之所述僖二十八年一例是也。

（乙）愬之審理 古代雖無所謂國際法庭，然遇國際爭議或一國內亂而影響國際安全者，霸主受其愬，或究其事，亦恆舉行公開之審理。其儀式之可考者，有如左僖二十八年，晉人復衛侯，衛

侯驅入殺叔武，元咺至晉愬之。

『冬會於溫，衛侯與元咺訟，寧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衛侯不勝……』

據注疏稱，周禮小司寇云：「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元咺又不宜與其君對坐，故使鍼莊子代衛侯爲坐獄之主。寧武子，衛之忠臣，使輔莊子；士榮，衛之獄官，亦使輔之，而與晉之獄官對理，質正元咺。但三子皆辭屈，於是衛侯敗訴矣。此一例也。左成四年，晉救許伐鄭，楚子反救鄭，

『鄭伯與許男訟焉，皇戌攝鄭伯之辭，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

蓋不受其愬，而使其向楚子之前決之也。於是左成五年，

『許靈公愬鄭伯於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

是兩國之君，同在霸主之前爲訟，自亦有其公開方式，此又一例也。左昭二十三年，魯取邾師，邾人愬於晉，叔孫婼如晉，晉人使與邾大夫坐訟屈直。叔孫曰：

『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

故也。』

乃不果坐，是雖在涉訟之中，仍有一定之序列；此更一例也。吾人雖不能詳知古代國際訴件之一切程序，顧言其大者，上述三例，足以盡之矣。

（丙）愬之結果 凡愬之審理也，必有相當之結果，而科罪之輕重，一以審理者之好惡爲斷。故衛侯與元咺訟，

『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寧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於京師，寘諸深室。』（左傳二十八）

此蓋晉之與衛，結怨在先，而叔武又同盟於踐土，故深其罪；然衛侯以其諸侯故，況歸之於京師焉。許與鄭訟，

『鄭……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鄭伯歸……』（左成五）

亦只執其臣而釋其君。邾與魯訟，魯取邾師，其辭必屈，故晉執魯行人叔孫婁等，於是

『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左昭二十三）

並欲使邾人見叔孫之屈辱焉。不過晉對魯之失禮，當以師討之，不應獨罪及使人，故春秋譏焉。

其不公開審理者，結果如何，恆隨情形而變，不必皆免，而亦不必皆罪。左昭元年，莒人以魯取鄆故，告於會；楚告於晉，請戮其使叔孫。晉趙孟聞叔孫之圖國忘死，乃請詣楚曰：

『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莒魯爭疆，爲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

楚人因晉之固請，乃免叔孫，此愬之無結果者也。左昭五年，公如晉，魯受莒牟夷之叛，莒人愬於晉，晉人欲止公，范獻子曰：

『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爲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間而以師討之焉。』

此愬之似有結果而實無結果者也。但莒人既未得直於晉，於是『公至自晉，莒人來討，』則自理之矣。左昭十三年，平丘之會，邾人莒人愬於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晉侯不見公，並使叔向絕魯而不與盟，此愬之較有結果者也。然實際上自昭公卽位，邾魯同好，又不朝夕伐莒，無故怨訴而晉信

之，示魯以罪，則非正也。故知春秋之世，雖有國際公斷之事實，且或具有強制之性質，但其斷也，不必即公，而亦不必皆允，莫可爲諱也。

第二編 常時之邦交

第一章 朝覲

國與國之交際曰邦交，將以『協近鄰，結恩好，安社稷，息民人』爲春秋時最所重視耳。現代國際法上之國家交接權，亦猶是也。春秋時表示邦交之方式，爲類頗夥，其由國君自見於天王，或往見諸侯，總稱曰朝。據爾雅釋言注『臣見君曰朝』，是朝之爲言，雖指相見，而實限於臣見君，子見親，賤見貴也。其在諸國之間，亦必敵而相朝，或小之事大而有朝，若夫大國，則除鄰邦或同盟國舉行大典，特別致敬外，多改用聘之形式，不由國君自往之也。然則曹劌曰：

『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左莊二十三）

豈非『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一確切之解釋也歟！茲再分而論之：

(一) 朝之意義

國之爵位強弱相敵者，互爲之朝；但以小之事大，爲最通常。故朝之意義，可從三種事類中求之。

(甲) 朝於天子。孟子『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謂述己之所守職，卽周禮大行人所謂春朝以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是也。據大宗伯，『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似朝僅以春見爲稱；然夏秋冬之見，實皆泛稱以朝，尙書舜典『羣后四朝』，鄭氏卽謂係四季朝於京師耳。又曲禮，

『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寧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則覲之與朝，又以儀式而異其稱矣。但無論如何，依禮，諸侯必應依期朝於王，此常法也。故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左桓五)

是伐其不朝也。孟子，『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更可參證之。卽在後世，朝之形式，依然存在；晉書『歷世未附者二十餘國，並遣使朝獻』，朝獻云者，朝覲而貢獻方物之謂；其與周代異者，朝不必國君自來，雖遣使亦可耳。

(乙) 朝於方伯 周室既衰，政在霸主，霸主不可自同於天子，於是文襄之霸也，

『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左昭三)

魯固以宗國稱，而晉爲霸主，魯遂朝之。殆晉襄以後，霸業少衰，諸侯朝聘，無復定準。然晉悼復修霸業，左昭八年，魯又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卽其例也。諸侯之朝方伯，據孟獻子言於魯宣公曰：

『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伯；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左宣十四)

『註』朝而獻功，獻其治國若征伐之功於牧伯，則亦有『述職』之意也。若夫諸侯不朝霸主，則霸主亦可問罪，故齊桓始霸，鄭不朝之，齊人執鄭詹，雖執之於聘齊之際，而春秋不以執行人爲齊罪，蓋以不朝罪重於執行人也。(春秋莊十七)又

『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晉襄公既祥，使告於諸侯而伐衛。』(左文元)

次年

『晉人以(魯文)公不朝來討公，公如晉。』(左文二)

皆其例也。至於晉楚宋之盟，晉楚之屬交相見，如魯之朝楚，蔡之朝晉，則又一臨時之處置也。

（丙）朝於諸侯 諸侯之朝於諸侯，或係國相匹敵，而互自朝之，或係微國朝於大國。前者如左宣十年，魯宣公如齊，左成三年，齊侯朝於晉，例頗近之。後者春秋隱公「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莊公「五年，秋，邾犁來來朝」，僖公「七年，夏，小邾子來朝」，昭公「十有七年，秋，邾子來朝」，故魯雖朝於晉，或於楚，而小於魯者，則又朝魯也。應朝而不朝，雖非方伯，亦可責其失禮，故

「鄆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鄆子之不朝也；夏，遇於防而使來朝。」（左僖十四）

總之，朝爲對天王，對方伯，對大國，平時交往禮之最隆重者，故不朝必有責伐，世亦莫議其非。且其不朝也，非僅國際禮貌之欠缺，並爲邦交破裂之肇緒，例如衛成公之不朝晉，則使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是，故皆極力使他方履行其朝也。但若天子有事，若晉桓五年，諸侯從王伐鄭之類，則諸侯相朝可闕其禮，故

「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正也；考禮修德，所以尊天子也，諸侯來朝，時正也。」（穀梁隱十一）則遇有其事，自不得相朝也。

(二) 朝之時期

朝雖有朝覲宗遇之別，而不必如賈公彥之說，謂春東方諸侯來，夏南方諸侯來，秋西方，冬北方；其在諸侯相朝，更無此種名目與限制，觀於春秋可知也。朝之時期云者，幾年一朝之謂也。

(甲) 述職之朝 諸侯之朝於王也，以何爲時？有三說焉。晉叔向曰：

『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

(左昭十三)

間朝者三年而一朝，故十二年中凡八聘四朝再會一盟，此一說也。周禮云：

『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壹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寶貴爲摯。』(秋官大行人)

是九州諸侯，各依其服數來朝，此又一說也。王制云：

『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

注謂係晉文霸時所制，此更一說也。但三說不必皆確指於事實，亦不過說者各人之主張。大抵近王畿者，其朝也頻，遠者則年限或長；且平王東遷以後，王綱失墜，霸主因合諸侯而尊周室，朝則遇時而興，更無定制，故左文元年，晉襄朝王，亦不過因先且居之諫，恐晉不朝王，則無由正衛不朝晉之罪，始朝王於溫而已！

（乙）卽位之朝 周禮大行人云：『凡諸侯之邦交……世相朝也。』鄭康成注『父死子立曰世，凡君卽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此所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左氏亦云：

『凡諸侯卽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左襄元年）故凡彼君新立，此往朝焉，或此君新卽位，自往朝彼，皆屬於世相朝也。此新立而彼朝之之例：

『公如晉，朝嗣君也。』（按係晉悼卽位）（左成十八）

『邾子來朝，禮也。』（按係魯襄卽位）（左襄元）

『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按係晉昭卽位）（左昭十二）

但爲期皆不能過遲，遲則失禮。故春秋襄七年，書邾子來朝，小邾子來朝；左傳稱其始朝公也，蓋有譏矣！此新立而朝彼之例：

『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左文十一）

『公（魯昭）如晉』注『即位而往見。』（左昭五）

但爲期雖緩於此新立而彼朝，實亦有相當之限制。左襄三年，公即位而朝晉，則稱以『始朝也』；左襄二十一年，曹武公即位三年，始來朝公，則稱以『始見也』；蓋亦有嫌於遲也。

（丙）五年之朝 諸侯即位而朝，固禮之大者，然閒暇之年，仍必有相朝之法，春秋僖十五年，『正月，公如齊』，杜注『諸侯五年再相朝，禮也。』或謂此法爲朝方伯之用，所謂文襄之霸，五歲而朝是；但左文十五年：

『夏，曹伯來朝，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

則魯非霸主，而傳稱曹伯於魯文十一年朝後，至十五年又朝，而合於禮，可知其爲一通例也。

（丁）特殊之朝 諸侯有特殊之事故者，亦可爲不定期之朝。魯桓六年，

『冬，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於齊，公告不能。』（左）
魯成四年，

『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左）
則朝禮之修，又有所爲而然也。

（三）朝之法則

朝之典禮，除覲禮外，餘皆散見經傳，不暇整理，且非簡單之文字可盡。用舉其著者，藉知朝之法則可也。

（甲）受朝於廟 朝於天王，王以賓禮待之，逆勞於郊，賜之以舍。其朝則受摯於朝，受享於廟；其覲則一受之於廟，蓋欲尊祖禰，共其榮耳。故魯僖二十八年，

『公朝於王所，朝不言所，言所者，非其所也。』（穀梁）

雖尊天子而不朝於京師，使受於朝，究失常也。

諸侯相朝，仍以朝於內爲得其正。魯莊二十三年，公及齊侯遇於穀，穀爲齊地，而蕭叔於此朝公。

故穀梁傳云：

『其不言來，於外也；朝於廟，正也；於外，非正也。』

蓋朝於外，則禮不得具，乃權宜之道，不可以正視之也。

（乙）辨位正等 周禮司士，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大行人，凡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等；而左傳載晉叔向之言曰：『朝有著定；』（昭十一）則朝必列位次也甚明。禮記稱周公權朝諸侯於明堂之位，而三公諸侯伯子男九夷九蠻六戎五狄九采之國，各有定位，以明尊卑，亦其一例。至於諸侯相朝，不必皆同時俱至，如左桓七年，穀伯鄧侯之朝魯是，自無位次之問題。然若左隱十有一年，滕侯薛侯同時俱至，而又同時行禮，則必有在先者，於是滕薛遂爭長矣。

（丙）執玉相見 任何之朝，必執圭璧以相見，曲禮謂諸侯以玉爲贄，所稱爲珪者是也。周禮云：

『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於王。諸侯相見亦如之。』（春官典瑞）

則更有等次之分矣。事例之見於左傳者，有如

『齊侯朝於晉，將授玉……』疏『玉謂所執之圭也，凡諸侯相朝，升堂授玉於兩楹之間。』

（左成三）

『朝聘有珪』疏『用珪朝聘，所以爲信，故執之。』（左昭五）

『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王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注『朝者之贊。』（左定

十五）

則玉之授受，更皆有其定儀，故子貢謂『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不度，嘉事不體，何以能久？』有以譏邾魯兩君之失儀也。

（丁）享禮爲續 朝聘之後，則有享見，謂行享禮以見主國之君也。此在今日國際禮儀上，正式謁見主國國君後，而主國款之以宴，有近似焉。周禮大行人三饗三食三宴之類，既同於享見，而左昭五年，並載『享覲有璋』之言，可知之矣。其享見也，享在廟，燕在寢，不得行於野，故如左僖二十八年，晉侯朝王於踐土，王享醴，命之宥；左襄十年，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皆權時之事，非屬正禮。

此孔子所以有

『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左定十年）

之語焉。他如

『齊侯朝於晉……晉侯享齊侯。』（左成三）

『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晉侯享諸侯。』（左昭十二）

亦皆享見之實例也。惟須知者，先君未葬而朝於大國，固爲情之所許，但享禮則可不必加入之；故左昭十二年，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鄭簡未葬）而後聽命，晉人許之；左氏稱晉知禮，善其事也。

（戊）朝不終禮 諸侯衆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其廢有四：

『太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禮記曾子問）

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其廢有六：

『天子崩，太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同上）

蓋行禮有故，以致不得終禮，則朝禮之中途而廢，自在其中矣。

（己）朝須盡禮 諸侯相朝，以講舊好，故賓主皆應有盡於禮。辭其來朝可也，朝而不以禮，不可也。魯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於河。』（左昭十三）

是邦交既現破裂之兆，欲朝之盡禮也甚難，故先辭焉。反之，左隱六年載：

『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禮焉。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蔭，況不禮焉？鄭不來矣！」』（左昭三年載）

『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是其國雖朝於我，我仍應盡禮之所至，不以好惡而有間也。至於朝我者，亦須以禮爲歸，失其禮，則雖朝而有輕我，我亦不恕。魯僖二十七年，『杞子來朝』左傳云：

『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恭也。』

卽適例焉。

(四) 朝之變例

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此公羊傳隱十一年所明言也，然事實上亦有不盡然者；而狄人之來朝，亦或不予以朝禮者更有之。

(甲) 攝君來朝 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則下其君禮一等，未誓於天子而攝其君，則以皮帛繼子男，賓之以上卿，各當其國之上卿，主國不向其行通常之朝禮也。魯桓九年，

『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左)

左氏固明指之矣。但穀梁公羊兩傳則皆認爲世子不合朝。蓋以

『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諸侯來曰朝，此世子也；其言朝何？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則

未知其在齊與曹歟？』(公羊)

『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使世子伉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

之道，待人之子，以內爲失正矣；內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則是故命也。』（穀梁）故認爲若止曹伯使朝之命，則曹伯不陷非禮之愆，世子無苟從之咎，魯亦無失正之譏矣。

（乙）君屬來朝 攝君以朝而見，既失其禮，則君之親屬更無待問。春秋僖五年，

『杞伯姬來朝其子，』注『朝其子，猶言其子朝；』

杜注並謂伯姬來寧，寧成風也；朝其子者，時子年在十歲左右，因有諸侯子得行朝義而卒不成朝禮，故係於母而曰朝其子云。然公羊穀梁兩傳，則皆有譏：

『其言來朝其子何？內辭也，與其子俱來朝也。』（公羊）

『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爲志乎朝其子也；伯姬爲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譏也。』（穀梁）

（丙）狄人來朝 杞桓公以夷禮朝魯，魯則賤之；然夷狄之君不能升降揖讓，則亦不責以行朝禮也。故

僖『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介葛盧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乎朝也。』（公羊）
襄『十有八年，春，白狄來。白狄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朝也。』（同上）

此與今日歐洲國際法學者，謂國際法之用，限於文明國家，蓋有同然也。

第二章 聘問

國君不自見於天王或諸侯，則遣使通問以修好；故爾雅釋言謂「聘，問也」；穀梁傳同。儀禮聘禮云，大問曰聘，小聘曰問；周禮大宗伯云，「時聘曰問，殷覲曰視」；說文云，「諸侯三年大聘曰覲，覲視也」；左傳亦云，「朝聘有珪，享覲有璋」；是聘也，問也，覲也，頗爲相類。但若稱其爲一事，則亦不然。鄭鍔周禮大行人注，問以言爲禮，聘以財爲禮，蓋得其當。而覲之爲言，則有兩義；其一，諸侯之對於天子，以類爲聘之一種，周禮時聘殷類，典瑞以覲聘，所以並稱也。其一，指朝聘以後相見之禮而言，左傳享類有璋注「既朝聘而享見也」，卽其一證。蓋朝聘皆須首行大典，朝禮聘禮之主要儀式在焉；其後卽繼之以享見，而覲之事在焉。然則聘之云者，不外遣使通問修好，與聘而獻物兩要端而已。故左

襄元年，稱

『九月，邾子來朝，禮也。冬，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

此因魯襄初卽位，邾小國則以朝，衛晉大國則以聘，繼好結信之目的固同，而主體則異，朝聘之所由分也。公羊隱十一年，『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卽此之謂。至於聘而獻物，則又所以有別於問也。

（一）聘之意義

聘之爲義，雖若上述，顧不過就其別於朝，別於問而言之耳。若夫分別天子諸侯間及諸侯相互間之聘爲論，實亦有所不同，故再依左列諸事，求其意義：

（甲）諸侯之聘於天子 諸侯聘問天子，有兩種形式：一爲天子有事，則使諸侯大夫來聘，親以禮見之，以禮遣之，所以結其恩好，無事則已；一爲當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五服諸侯皆使卿來聘，天子以禮見之，命以政禁之事，所以除其惡行，故稱

『時聘曰問，殷覲曰視。』（周禮大宗伯）

『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類以除邦國之慝。』（周禮大行人）

時之爲言，無常期也；王無事則不聘；殷之爲言，衆也，以其朝者少而聘者多，故云。時聘使大夫聘，禮較輕，則稱以小聘；殷類使卿聘，禮較隆，則稱以大聘。但周禮曲禮注，則曰：大夫衆來曰類，寡來曰聘。據疏云，殷類曰視，謂一服朝之歲，卽此類也，故云衆來；時聘曰問，亦無常期，卽此聘也，故云寡來。然則所謂大夫者，或卿亦在其內，或大聘而亦遣及大夫，不可知也。至於諸侯聘於王之史事，有如

『東門襄仲將聘於周，遂初聘於晉；』（左僖三十）

『孟獻子聘於周，王以爲有禮，厚賄之；』（左宣九）

『晉侯（景公）使隨會聘於周，定王享之餼烝；』（周語中）

『簡王八年，魯成公來朝，使叔孫僑如先聘且告；』（同上）

『晉羊舌肸聘於周；』（周語下）

惟須知者，春秋以來，諸侯聘王，多無定制，必有所爲而始聘之。東門襄仲之聘周，則報王之聘也；孟獻子聘周，則王使來徵聘也；叔孫僑如聘周，則先修聘禮爲朝王之先容也。至於所遣之使或卿或大夫，更不一致，隨會、晉正卿也；羊舌肸（叔向），晉大夫也。蓋當時所貴者惟在對王有其（聘）事，他則

不問焉。

（乙）天子之聘於諸侯，周禮大行人『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注『間問者，間歲一問諸侯，謂存省之屬；諭諸侯之志者，諭言語，諭書名之類。』故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存者問其安否；三歲徧類，類者省其治效；五歲徧省，省者察其風俗……皆間問之條目，但未以聘稱也。春秋載天王聘諸侯之事，不一而足，當係以間問稱聘，故知天子對於諸侯亦有聘也。然穀梁傳則曰：

『聘，問也；聘諸侯非正也。』（隱九）

范寧注，謂所未詳；此或以天子不應頻聘於諸侯，致有尊卑失序之虞而然；但天王屢遣使出聘，則正見周之在春秋時，除霸主號召尊王外，實際上處於邦國之列，自不能不以聘求諸侯之好也。至於王聘於諸侯之史事，有如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於楚丘，以歸。』（左隱七）

『春，天王使南季來聘，南氏，姓也，季，字也。』（穀梁隱九）

『天王使家父來聘。』（春秋桓八）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春秋宣十）

『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周語中）

其所遣之使，或爲卿士，凡伯，單襄公之類是也；或爲大夫，南季家父之類是也。且假道於陳以聘於楚，則又用諸侯相聘之禮以假道，又顯然不以天王自居之矣。

（丙）諸侯之聘於諸侯 諸侯相聘，其式有二，一爲大國之對於小國，應用朝者改用爲聘；一爲於朝之外，國無論大小，用聘以繼好修民是也。周禮大行人云：

『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

鄭氏注，小聘曰問，殷中也，久無事，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是諸侯相聘云者以大聘爲主，而非年年行之也。其爲聘也，在原則上，固不能越於方嶽，所謂同方嶽者一來一往之謂「交」者是；然春秋之世，越方嶽相聘者亦恆有之，秦使術來聘，吳使季札來聘，皆其例。總之，

『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曲禮）

皆所以用結兩國之好，故

『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聘義）

蓋謂邦國交相聘問，相厲以禮，則自相親，不相侵陵，而無兵革之患矣。惟諸侯相聘，春秋之世，已非限於大夫，雖卿亦可也。諸所謂大夫云云，又往往總卿大夫而言之矣。

（二）聘之時期

聘之最大作用，在志業於好，而敦邦交，故亦必有一定之時期而行其事。但所謂時期者，非皆屬於幾年例行之聘，尤有其他所指也。

（甲）例行之聘 諸侯之於天子也，依周禮鄭氏注，時聘無常期，天子有事乃聘之，境外之臣既非朝歲，不敢瀆爲小禮，則時聘云者非例聘也。殷頤係一服朝之歲，諸侯使卿以大禮衆聘之，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則殷頤云者爲例聘也。至於天子之聘諸侯，則間歲一行之，所謂間問以諭諸侯之志者是。然王制則云：

『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

又與周禮異。此種期間，究竟如何，莫可詳決，或係後儒各自爲說，吾人只須瞭然古代或有例聘之舉足矣。

諸侯之於諸侯也，依禮記聘義云：『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則與周禮之說相近。故注云：『比年小聘，所謂歲相問也；三年大聘，所謂殷相聘也。』其說或有近於事實，然亦須在和平無事時而能如是，若春秋之世則有變焉。

（乙）卽位之聘 凡諸侯卽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爲禮之最大者。魯襄元年，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魯昭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左傳皆稱其『禮也』，蓋諸侯交好之要端耳。不特此卽位，彼來聘，卽此卽位，亦須遣使往聘於彼。故魯文卽位，

『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卽位，卿出並聘，踐修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左文元）

君初卽位，聘於鄰國，在魯而出，左傳稱爲『始聘』。若夫自外而來，則稱之曰：『通嗣君，』言彼君嗣位以來，未與魯通，於此始通之也，其例如下：

宋共公卽位——『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左成四）

鄭僖公卽位——『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左襄五）

齊景公卽位——『齊侯使慶封來聘，』註『通嗣君也；』（春秋襄二十七）

楚郳敖卽位——『楚子使遠罷來聘，通嗣君也；』（左襄三十）

宋元公卽位——『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左昭十二）

卽位之聘雖不比例行之聘，限於年數，然苟通好之國，遇有卽位之事，無故不聘，則爲失禮。故左宣七年載，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於會，盟於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云云，蓋其時距晉侯之立已五年，而公一無朝聘，春秋不書黑壤之盟，因公實有罪，爲晉所執，不得與盟，是公之恥，故諱之也。

（丙）修好之聘 國欲與他國相交通，或棄前怨而再修好，亦以通聘爲尙。故春秋對於初聘，及復交始聘皆特書之。魯僖三十年，公子遂如晉；左氏謂初聘於晉，注謂自入春秋，魯始聘，故曰初；蓋晉已稱霸，魯爲修好邦交，自須出聘焉。魯成二年，魯會晉師與齊戰於鞍，齊師敗績，魯齊失和，殆十

一年春，公辱於晉而歸，遂又欲與齊修鞍戰以前之好，秋，遣使聘齊。故左氏云：

「秋，宣伯聘於齊，以修前好。」

其後齊魯又怨，朝聘禮絕，至魯襄二十年又復之，故左氏云：

「齊子初聘於齊，禮也。」

禮之稱卽所以言其能繼好息民是也。然自此年聘齊之後，至魯昭九年又二十年，禮意久曠，遂又修盛聘，無忘舊好。故左氏又云：

「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

此外，如左襄三十一年，「吳子使屈狐庸聘於晉，通路也」云云，則係通吳晉之路，擬爲交好之始，遂直以通路稱之，皆然。

（丁）特殊之聘 聘固在通問修好，然除通嗣君，修前好之外，尙有以他事而行之者。有如

「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左襄元）

蓋魯襄如晉而朝嗣君，晉則隨而拜謝公朝，此聘以謝朝也。

『秦嬴歸於楚，楚司馬子庚聘於秦，爲夫人寧禮也。』（左襄十二）

蓋諸侯夫人，父母旣沒，歸寧使卿；若父沒母存，身不自歸，則亦使卿，此聘以代寧也。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左昭元）

此聘以問疾也。其尤特殊者，

『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左成三）

公羊傳謂『此聘也，其言盟何？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此聘以尋盟也。且有時相約以盟，而亦於聘中洩之，如

『卻犇來聘，且洩盟；夏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洩盟也。』（左成十一）

此聘以洩盟也。

『晉士燮來聘，言伐鄭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

伯帥師會伐鄭。』（左成八）

此聘以約伐也。

『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蘧啓疆如齊聘，且請期。』（左襄二十四）
請期係請會期之謂，此聘以請期也。

『晉人爲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左襄二十六）
召公係召公爲澶淵會之謂，此聘以召會也。要之聘本爲通常敦邦交之方式，春秋時關於盟會請伐之事，一多託之於聘，聘其名，特殊任務其實，固古今相同也。

（三）聘之法則

儀禮聘禮係侯伯之卿大聘，非可概括一切聘義也；然其程序之繁細，禮儀之鄭重，得而見之矣。
蓋小聘曰問，禮則有遜，大問曰聘，禮則較隆，乃當然也。此外左傳『孟僖子如齊殷聘』注疏謂殷聘爲盛聘，則當盛於大聘。是小聘，大聘，殷聘，共三種焉。惟此三種聘禮之法則，已莫得而詳考之，其或後人之假定如是，亦未可知。茲特就其著者言之。

（甲）賓有其介 今日使之行也，有副使，有參贊，古則有介，傳達賓主之命。介之云者，『介紹而傳命，君子於是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聘義）

諸侯親行，固有其介，而使卿等出聘亦然。凡隨行之介，爵高而職重者，則稱爲上介，其次則統稱爲衆介。觀於左傳正義云：

『聘禮之文，有上介衆介，至所聘之國，誓於其竟，則史讀書，司馬執策，賈人拭玉，有司展幣，其從羣官多矣。』（左文十五）

可以知從者之衆也。但春秋之世，實際上出聘並無若是之盛也。

（乙）主有其擯 古者賓主相見，客有介，主有擯，朝聘皆然。擯之爲言，導賓也，主國君之所使出接賓者，易而言之，擯而見之於主國君，使得親言也。聘義云：

『君使士迎於竟，大夫郊勞。』

則擯之事也。至於擯之爲數，依聘禮注。

『主君公也，則擯者五人；侯伯也，則擯者四人；子男也，則擯者三人；其待聘客及朝賓，其擯數皆然。』

擯者數人中，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皆一人；士爲紹擯，由三人至一人不等。承擯者，承副上擯也；紹擯

者，繼續承賓也。故雖同爲禮官，而亦各有其等，分擔迎客之事。賓以出而接賓爲主，若入而贊禮，則稱爲相，朝聘盟會皆有相，論語云，願爲小相焉，卽指此言。

（丙）聘禮執玉 諸聘皆執圭璋，圭以聘君，璋以聘夫人；既行禮之後，璧以享君，琮以享夫人；執玉帛以相存問，所以厚恩惠也。周禮之言曰：

『璪圭璋璧琮，纁皆二采，一就以類聘。』（典瑞）

『璪圭璋璧琮，八寸，以類聘。』（玉人）

蓋使者執圭璋以致命，束帛加璧琮以致享耳。何以聘必圭璋？聘義謂『重禮也。』既重於禮，則賓將去時，君使卿就賓館還其所聘之圭璋，聘禮所謂『君使卿皮弁還玉於館』者是。故聘義申其義曰：

『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

至於璧琮，則重在華美，加以束帛，其財輕故留之。然當還圭璋之際，主人之卿並以賄而往，還玉既畢，贈之以賄，而爲之報，仍以重禮輕財爲宗也。左傳三十三年載，

『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於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

贈賄云云，卽其事焉。

（丁）聘禮享宴 行聘之日，主君使卿致饗餼之禮於賓館；行聘已訖，君親執禮以禮賓；而食則在朝，燕則在寢，皆所以厚聘禮也。左傳

『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於鄭；公享之，宣子賦標有梅。』（左襄八）

『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享之，爲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左昭十二）

『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明日，宴飲酒樂……。』（左昭二十五）

皆聘後之享，且賦詩也。至於聘使之私覲私面，則置其程序於君親禮賓之後，以其非聘之正禮故也。蓋私以自禮覲主國之君，曰私覲；私以己禮見主國之卿大夫，曰私面，皆非公耳。

（戊）聘須稱禮 聘禮之設，所以濟兩國之好，故儀容皆有一定；失則不僅見譏於人，且或因之破裂國交。宋華定之聘魯也，爲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

『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左昭十二）

魯叔孫婁之聘於宋也，桐門右師見之，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告其人曰：

『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左昭二十五）

然此尙不過爲一人之辱也。若夫公羊成二年所載，

『前此者，晉卻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於齊，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踊於楮而窺客，則客或破或眇；於是使跛者逐跛者，眇者逐眇者。二大夫出，相與踦閭而語，移日然後相去。齊人皆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二大夫歸，相與率師爲鞍之戰，齊師大敗。』

是聘不盡禮，遂又爲戰爭之端矣。蓋其如此，非僅辱及使者個人，並辱及使者之國矣。至於魯成十二年，晉卻至聘楚，楚用兩君相見之禮，卻至不可，楚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是和好其名，而仍懷爭戰之心，聘不依禮，又有其然也。

（四）聘之變例

聘禮之行，有關邦交，無故而不得廢也明矣。然遇有特殊事變，除實際上邦交破裂之原因外，仍有可廢與不得廢之分別。此何事乎？

（甲）王崩不聘。曾子問諸侯相見，天王崩，后，夫人之喪，雖揖讓入門，亦不終禮。則王之崩，諸侯不能依例聘問，固可知也。然魯襄元年，九月辛酉，天王崩，而是年冬，衛晉仍聘於魯，以賀襄公之卽位，左氏並以『禮也』稱之。抑又何耶？杜注謂『冬者十月之初，王崩赴未至，皆未聞喪，故各得行朝聘之禮而傳善之。』是王崩不聘，原則也；但崩赴未至，雖以吉行禮，不爲過也。

（乙）國喪不聘。國有喪而不出聘，一原則也。有謂須三年者，有謂須踰年者，實皆非是。蓋邦國之交，以聘爲主，待之三年，則與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之定例不合。故以旣葬除喪，卽成君之吉位，自可遣使出聘，是又以旣葬爲限，不以踰年爲斷也。魯文八年八月，襄王崩，九年春，毛伯衞來求金，左傳卽曰：

『不書王命，未葬也。』

是不特天子私求財於諸侯爲失禮，且王未葬，雖踰年而命臣出使，亦失禮也。根本不能出使，何聘之云？魯宣十年夏四月，齊侯元卒，六月葬之，冬月齊來聘，以其旣葬成君，得以命使，故春秋書曰：

『齊侯使國佐來聘。』

是既葬，雖未踰年，得命臣出使，不失禮也。

（丙）聘遭喪亡 聘中或遭主國喪，或聘君薨於後，或遇私喪，或使者與介自卒，則如之何？依聘禮所記，主國君薨，闕人未告於其君，使者又未入聞，則因其薨，應反。若士既請事，已入其境，則遂。惟不郊勞，不筵几，不禮賓；主人畢歸禮，賓唯饗餼之受，不賄，不禮玉，不贈耳。夫人世子之喪，君不受，使大夫受於廟，其他如遭君喪之禮。凡三者之喪，皆大夫攝主人，長衣練冠以受。此聘之遭主國喪也。聘者遭己國君之喪，既入主國之境，則接於主國，故曰：『入竟則遂。』赴者未至，則哭於巷，衰於館，受禮，不受饗食；赴者至則衰而出，唯稍受之。其歸而復命，則亦行之於殯；若更有奇變，則或壇帷，哭君成踊，反命乎介，如左傳公羊所載宣十八年，歸父自晉聘歸之事是。此聘之遭己國喪也。聘者遭父母之喪，如春秋宣八年，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公羊傳云：

『其言至黃乃復何？有疾也。何言乎有疾乃復？譏。何譏爾？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藉知乎出聘他邦，聞喪不奔也。如主國，則哭於館，衰而居，不饗食，蓋不敢以私喪自聞於主國，凶服

千君之吉。其歸則使衆介先，衰而從之。此聘之遭私喪也。使入境而死於途，則不反，仍遂其行，主人爲之具而殯；介攝其命，主人歸禮，幣必以當喪者之用。介受賓禮，不饗食，歸則由介復命，柩止於門外。使入國而死於賓館，則斂於棺，造於朝，介將命。介之死亦有其禮。左哀十五年，載陳弔於吳，使死，其上介平尹蓋之言曰：

『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

則聘禮所記種種，或非盡虛。此聘之使介自遭其喪也。

（五）問之種種

據周禮，諸侯之於天子也，時聘曰問，以結諸侯之好。天子之於諸侯也，存省間問，以諭諸侯之志。王制云：『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而小聘者問也。小行人云：『存覲省聘，問臣之禮也，』是天子之於諸侯，雖聘亦問也。至於諸侯相互間，則歲相問，殷相聘，故問，比年行之，聘，三年行之。但小聘既稱曰問，大問又稱曰聘，問與聘之別，或僅年限與禮儀上之異耳。聘禮曰：

『小聘曰問，不享，有獻不及夫人，主人不筵几，不禮，面不升，不郊勞；其禮如爲介三介。』

蓋貶於聘，所以爲小，而比年行之，亦較爲易也。但在春秋之世，聘問原自不分；左昭元年，鄭公孫僑如晉，問晉侯疾，而以聘行之，卽其例焉。

第三章 報拜

通好往來謂之交，自非單方之事，邦交亦然。諸侯朝聘天子，天子則有慰撫；小國入大國而朝，大國則入小國而聘；是皆相互維持彼此之交好也。然除彼此各自爲朝，爲聘，爲問之外，彼來聘焉，我則以聘報之，我往朝焉，彼或遣使拜之，於是報拜之事盛矣。據集韻，韻會云，報，復也；酬也；答也；禮郊特牲『報本反始』注，『謝其恩之謂報，歸其功之謂反』。則報之爲言，蓋用以答友國之盛意，不敢自足之耳。又據禮郊特牲『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疏『拜者是服順』。則拜之爲言，蓋用以謝友國之厚德，有所至感耳。

（一）報之通例

通常之報，據左傳所載，以報聘爲著；報聘云者，答鄰國之聘問也。此不僅諸侯間有其事，卽周與

諸侯間亦然。

(甲) 報聘之事例 魯宣九年，夏，孟獻子聘於周；十年，秋，

『劉康公來報聘。』(左宣十)

是報孟獻子之聘。此天王對諸侯有報聘之事也。魯僖三十年，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左氏謂聘於周，經注謂如京師報宰周公。此諸侯對天王有報聘之事也。又魯宣十年，冬，

『季文子初聘於齊……國武子來報聘。』(左宣十)

魯成四年，宋華元來聘，五年，

『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左成五)

此諸侯對於諸侯，有報聘之事也。

(乙) 報聘之時期 彼來聘而此報之，其相距之期間，自以較近爲當。左宣十年，國武子報季文子之聘，不踰年也；左成五年，孟獻子報華元之聘，僅踰年也。但如魯襄元年，晉使知武子、衛使子叔來聘，四年始見。

『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左襄四）

未免稍遲。其報衛子叔之聘，則又遲在襄公七年，故傳云：

『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左襄七）

其所以託於國家多難，不能時報者，正見緩報非當也。

（丙）報聘之禮儀 報聘係答鄰國之聘問，其形式或亦有類於聘；有若左昭二年載，

『叔弓聘於晉，報宣子也。』

則因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昭公遣叔弓往聘而報之，是直寄其事於聘中；故一如聘禮，惟叔弓謙而不自居於賓耳。但無論報聘之形式如何，主國君皆享之，並賦以詩。魯襄二十年冬，

『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常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賄之。』（左

襄二十）

卽其例。他如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晉侯亦享之而賦詩也。

（二）報之特例

聘之行也，不皆專爲遣使問好，而有用以爲涖盟者，報聘亦然。左成十一年，『卻犇來聘，且涖盟』。於是『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涖盟也』。其聘及其報聘，皆另有目的矣。然此尙非於報聘之外，另有其報耳。若夫

『楚鬬章請平於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左僖三十二）

則係以報爲晉楚使命之交，而與通常之報聘又有別焉。至於魯成七年，鄭獲楚鍾儀，獻諸晉；九年，釋之，使歸楚求成。於是

『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修好結成』。（左成九）

亦係以報爲晉楚結成之諾，更與通常之報聘有異。

（三）拜之種種

報爲答而拜爲謝，故拜之程度深於報，必鄰國對我有大恩德，而行之者，常也。報，皆遣使以行；拜，則君或自往；觀於此，當可知其輕重矣。

（甲）隆重之拜 此以拜師爲主，而其他次之。拜師云者，第三國以師加我，而鄰國救我於危，

而往拜之之謂。事之見於春秋時者，例如

『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且拜師。』〔左成七〕

『季武子如晉，拜師。』〔左襄十九〕

『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左襄二十一〕

皆是。鄭之所以拜晉者，因魯成六年，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而晉欒書帥師救鄭，故鄭君親往之也。季武子所以如晉拜者，因魯襄十八年，齊師伐魯北鄙，晉及諸侯發兵討齊，故謝之；然遣使而往，猶恐不善，故二十一年，公又親往之也。

其次第三國伐我，鄰國雖未以師救我，而能調解其間，免我於危，則亦有往拜之事。魯文二年，晉討衛，陳侯爲衛請成於晉，執孔達以說，於是次年，

『衛侯如陳，拜晉成也。』〔左文三〕

殆魯文四年，晉人以孔達爲衛之良者，免之，而歸其於衛。因之

『夏，衛侯如晉拜。』〔左文四〕

則又謝歸孔達也。

其次若助我以增益國土，或收復失地，則亦往其國而拜之。魯僖三十一年，晉以討曹所分之濟西田予魯，於是襄仲如晉，以拜曹田。魯成二年，晉使齊人歸魯汶陽之田，於是次年，成公如晉，拜汶陽之田，皆其例也。故此種之拜，多由國君自往；遣使之例較少。但無論君或使之往拜，當皆禮遇之，『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爲政，賦黍苗』對臣如此，對君可知也。

（乙）尋常之拜 此種之拜頗近於報，而爲義則稍重於報；但與拜師之拜相較，又較輕也；故多遣使爲之。有拜王之賜命者，

『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叔孫得臣如周拜，』（左文元）

其例也。有拜鄰國之來朝者，

『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左襄元）

其例也。有拜鄰國盡禮之言者，

『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註『緩報非貳之言，』（左襄七）

其例也。至於魯文十七年，齊伐魯西鄙，晉不能救，魯服於齊而盟於穀；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則是弱屈於強，而有拜事，既非誠心之拜，亦非通常交際之拜也。

（丙）臨時之拜 此種之拜，以臨時對於天王或鄰國之尊者強者而行之。左僖九年，載王使宰孔賜齊侯胙，齊侯將下拜，王使曰：「無下拜，而齊侯終下拜登受。」此諸侯之對天王拜也。左襄四年，載穆叔如晉報聘，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此使臣之對主國拜也。左襄二十四年，載鄭伯朝晉，爲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辱於敝邑，寡君是以請罪焉，敢不稽首！」按稽首爲拜中之最重者，鄭既得晉輕其幣，而又請伐陳，故爲稽首之拜。此諸侯之對主國拜也。

第四章 告請

春秋之世，各國如有大事政令，若崩卒會盟戰伐克取君臣乖離水火災害，相互爲告。春秋所書他國之事，即係來告而書者，否則雖有所知，恐有謬誤不審，則記在簡牘，不得記於典策。故左傳發經

之例曰：

『……宋不告命，故不書。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師出臧否亦如之；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於策。』（左隱十一）

『三月，越及吳平，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左哀元）

故知告固爲常，而亦有不告者在。大抵國有往來，事出非常，則皆有告之事。春秋序注『崩薨曰赴，禍福曰告』，赴告對文則別，散文則通，赴爲鄰國相命凶事，實亦告之一種也。

雖然，通常之告，固不外以國之大事政令，通知於鄰邦，而明休戚相關之義；但同時所謂告者，又往往含有求請之意，爾雅釋言『告，謁請也』，卽可知之。故以飢爲告者，則是請粟，以兵爲告者，則或請援。至於乞也，徵也，求也，雖不盡與告有關，而又與請相通，愚於本章則附及之，俾知春秋時國際赴告請求之概云。

（一）告之事類

左傳所謂『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命之云者，非獨爲被伐之命，實概括國之大事政令。

而言。故告之事類，如分析之，則亦極夥。舉其著者：

（甲）告喪 凡王崩，諸侯薨，通常皆有赴相互爲告，尤其爲同盟之國，最應如此。故左傳云：

『……告終嗣也，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左隱七）

註稱『告亡者之終，稱嗣位之主；嗣位之主當奉而不忘，故曰繼好，好同則和親，故曰息民，』蓋得告喪作用之要矣。

凡王之崩也，必赴，不赴則對諸侯失其禮，卽有特故，亦須緩而來告。魯僖七年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不發喪，殆次年定位而後發喪，冬始告於諸侯，故春秋於僖八年，十有二月丁未，書天王崩，而左傳云：

『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

則嘉其能告，而宥其緩也。反之魯文十四年，

『春，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懲不敬也。』（左文十四）

春秋不爲之書，左氏且以不敬刺之矣。至於諸侯薨，亦須赴告於王，益藉是或有請於王之追命也。

『衛襄公卒……衛齊惡告喪於周，且請命，王使臣簡公如衛弔。』（左昭七）
卽其例。

凡諸侯之薨也，其與鄰國無論是否同盟，皆互爲告，經傳所載，事例繁多，不及悉舉。茲欲特別一言者，君夫人之喪是否告於諸侯？依例，夫人與君同體，死必赴於鄰國，若不以赴告於鄰國，則夫人之禮不成。惟鄰國云者，係指同盟之國而言；魯僖八年，『致夫人，』傳曰：

『不赴於同，則弗致也，』注『同，同盟，』（左僖八）

可證也。何以有時不赴？此或自疏其事，或依禮本非夫人故夫人之喪，告者常也，不告者變也。左傳，

『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疏『案傳例，不赴則不稱薨，然則此云不成喪者，正謂不赴於諸侯也。』

是魯惠元妃孟子未赴也。又，

『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赴於諸侯，不反哭於寢，不祔於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左

（隱三）

是隱公攝位，不敢備禮於其母，亦不赴也。又

『秋七月壬申，妣氏卒，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左定十四）

是定公之夫人，未赴也。又

『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死不赴，故不稱夫人。』（左哀十二）

是昭公之夫人未赴也。然惠公之繼室聲子不赴，可也；其他既皆夫人，而竟不赴，春秋不書夫人，與薨，實皆有譏也。

（乙）告變 國有變端，亦嘗告於鄰邦，蓋使知其詳，或更聲其罪也。左傳，

『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左僖五）

『晉侯使以平鄭之亂來告』（左僖十一）

『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左成十二）

申生無罪，而晉侯殺之，告於諸侯，藉以廣聲其罪，故晉魯久不交使，而告殺申生，則此種事例所告，固

不必嘗有玉帛之使也。平鄭如秦，言於秦伯，『臣出晉君，君納重耳』，以私怨謀亂國，則罪之重者，故晉亦普告於諸侯也。至於周公楚，惡惠襄之偏，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王使劉子復之，盟於鄆而入三日，復出奔晉；則告之於諸侯，又所以防其爲亂於外也。

諸侯之大夫有奔放事，亦告，惟範圍不若『告以廣聲其罪』之爲廣耳。左傳云：

『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左宣十）

是也。蓋聘禮執玉致命，執帛致享，玉帛之使謂聘也；如平日無聘，則恩好不接，故亦不告。然則所謂聘者又何指乎？或則主張係指奔者之身，嘗有玉帛之使於彼國，已經相接，則告之；若奔者未嘗往聘，恩好不接，則不告，惟告奔者嘗聘之國，餘不告也。此杜注之意，觀於經，昭二十年，『夏，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之注可知。但劉炫則謂春秋未嘗書曹人來聘，玉帛之使云者，謂國家所有交好皆告之，非奔者之身嘗聘也云。

（丙）告災 國有災荒，如水火饑饉之屬，恆亦告之；蓋冀鄰邦之助，而有所請耳。春秋宣十有六年，夏成周宣榭火；昭十有八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是皆以來告而書也。左傳云：

『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

可知之矣。左隱六年，

『京師來告饑，公爲之請糴於宋衛齊鄭。』

是告饑而又有請賑之意也。至於魯莊二十八年，魯饑，臧孫辰告糴於齊，則直以饑而請糴也。左氏稱其爲『禮也』，但公羊則以『君子之爲國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譏也』，而穀梁又以『臧孫辰告糴於齊，然後與之，言內之無外交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此不過告糴時間上之爭，饑而告糴，非真可病也。他若左僖十三年，『冬，晉荐饑，使乞糴於秦』，十四年，『冬，秦饑，使乞糴於晉』，其所謂乞者，皆告請耳。

（丁）告難 國有危難，無論禍之生於蕭牆，難之發於外敵，皆有告於鄰國之例。其發於內者，如魯僖七年，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於齊；次年，王人齊侯魯宋衛許曹陳盟於洮，以謀王室，而襄王位始定矣。其發於外者，如魯僖二十八年，經書『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注『再舉晉侯者，曹衛兩來告』也。然在其反面，魯文元年，『晉襄公既祥，使告於諸侯而伐衛』，此

則有近於今日向第三國爲宣戰之舉其義非告難也。

此外，告之類於乞師者，如左成二年，晉人答齊侯之語曰：

『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

云云，告實請耳。魯僖二十三年，傳又載，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亦然。至於

『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左隱四）

『公子遂如楚乞師』（經僖二十六）

其所謂乞者，告請之重辭而已。

（戊）告勝 國難既平或戰而勝敵，告亦存之。其宣告亂平者，則稱之曰告寧。魯僖二十年，衛有齊豹之亂，而齊使入聘，仍將事焉；故亂平以後，

『衛侯告寧於齊』（左昭二十）

是告寧之例也。其宣告勝敵者，則曰告慶。魯成十六年，晉厲公伐鄭，楚人救之，戰於鄢而敗；

『晉既克楚於鄢，使卻至告慶於周』（周語）

是告慶之例也。此外告之用於謁請之義者尙多，而請之見春秋三傳者，例亦甚夥，不枚舉焉。

(二) 告之法則

告之方法若何？於經傳之例中，略可考也。論其事，則有虛實；論其赴，則有名與不名；論其言，則有告辭。

(甲) 實告虛告 實告者，據實而告也；通常之告皆如是。虛告者，妄有所告也；則失告之義矣。例如晉人之敗秦也，左傳謂潛師夜起，以敗秦於令狐，秦實未陳，不與晉戰；晉人諱前言，妄以戰告。經於魯文七年，書

『晉人及秦人戰於令狐。』

依其告言而直書之，實有所貶焉。他如左隱三年載，

『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

蓋王之崩，實爲壬戌，而欲諸侯之速至，故遠日以赴；春秋不書實崩日，而書庚戌，亦因其僞赴而直書之，以懲臣子之過耳。至於桓五年，書『正月甲戌巳丑，陳侯鮑卒』，係因陳亂而再赴，依然不得列於

正也。

(乙)稱名不稱名 凡諸侯之同盟者，因盟以名告神，故薨亦以名告於同盟，其不然者，則失於禮。

『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左隱七)

『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盟禮也。』(左僖二十三)

故魯桓十一年五月鄭莊公卒，則書『鄭伯寤生卒』；魯莊二十一年五月鄭厲公卒，則書『鄭伯突卒』；魯僖八年曹昭公卒，則書『曹伯班卒』；魯宣十四年，曹文公卒，則書『曹伯壽卒』。其所謂同盟者，或兼取前世，或止取時君，死則皆赴以名，春秋則亦書之以名。若諸侯之未同盟者，或赴以名，或不赴名，任其自便。春秋之諸侯薨而『不書名，未同盟也』；但『赴以名，則亦書之』。故魯隱七年，『滕侯卒』；魯定九年，『秦伯卒』；知其未同盟，不赴以名也。魯桓十年，『曹伯終生卒』；魯莊元年，『陳侯林卒』；魯僖四年，『許男新臣卒』；知其未同盟而赴以名也。要之同盟者，以稱名爲原則，不稱名爲例外，而未同盟者，或赴以名，或不然，皆可。至於大夫出奔，當以名告，倘以族告者，亦非法。例如齊惠

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偪也，公卒而逐之奔衛，並以崔氏出奔衛告於魯；春秋卽直書其誤，以示崔氏無罪。故左氏曰：

『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左宣十）

蓋法當以名告，而齊人誤以族告也。何以言之？因告有定辭耳。

（丙）各種告辭 因所告之事由不同，故告辭之內容亦異，而每種或各有其一定之方式。茲就其著者，略舉一二，藉以示例：

『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左宣十）

此諸侯之大夫奔放，告於諸侯之辭也。

『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於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左宣十四）

此衛殺其大夫孔達，告於諸侯之辭也。

『天災流行，戾於弊邑，饑饉荐降。民羸幾卒，大懼乏周公太公之命祀，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不腆先君之弊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以救弊邑，使能共職；豈惟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

公太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饗而賴之』（魯語）

此魯饑臧文仲如齊告糴之辭也。

（丁）各種告儀 告皆遣使以行，與聘問之事，同有賓主之儀。諸侯之有告於天子也，除赴之外，以兵寇爲急；其他諸國自視以爲大事，而非天子之急，則不卽以告王。此種告急者，皆有贊幣以示崇敬，大行人受之，以其事入告於王。故周禮大行人之職云：

『若有四方之大事，則受其幣，聽其辭』

是也。至於諸侯相告，則如聘禮所記，

『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

『若有故，則卒聘，束帛加書，將命』

有言有故云者，謂災患時事有所告請或問也。春秋臧孫辰告糴於齊，公子遂如楚乞師，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皆其類耳。此種儀式，只有束帛加書以將命，布帛之外更無何物，臧孫辰以鬯圭與玉罄如齊，乃告糴之物，而非所謂『庭實』所加之書，

『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主人使人與客讀諸門外。』（聘禮）

名之云者，書文也，卽字也；策，簡也；方，板也；蓋告請書之錄寫，亦有一定方式，使者用之以致命焉。至於告糴之遣使，必爲卿，又一定制。魯語載臧文仲對莊公之言曰：

『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辰請如齊。』

卽一明例。

第五章 弔恤

周禮大宗伯之職，以凶禮哀邦國之憂，蓋謂天子對於諸侯之被凶災後，以物哀之也。其目有五，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凶札，以弔禮哀禍戾，以贈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而在嘉禮中，除以賑膳之禮，親兄弟之國外，並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大行人之職，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贈以補諸侯之裁；而小行人之職，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若國師役則令槁贈之，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若國有禍戾則令哀弔之。可知國與國間，不僅重視朝覲聘問之形式，並進而弔慶贈

恤之往來；亦不僅或種國家對於或種國家有此事實，並一切國家而皆然也。

惟是其中關於賀慶之事，如朝嗣君，聘於嗣君，以及主王姬之婚，爲夫人之媵等等，均有賀慶之關係在內，擬不另述。茲撮要一言者，弔賀，其事雖殊，而有助於諸侯之邦交則一。故左氏曰：

『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左文九）

此外，春秋魯襄二十四年『春，叔孫豹如晉』，注云：『賀克欒氏』，左昭八年，『叔弓如晉賀麇祁也；游吉相鄭伯如晉，亦賀麇祁也』，各爲實例之一。他若左昭三年，子大叔之言曰：

『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

則所賀之事實繁。春秋類乎此者必多，惟經傳不盡詳記，吾人惟知弔賀並重足矣。

（一）弔喪之必要

春秋各國既以凶災相告，自須凶災相弔，而其中更以喪亡之弔爲繁。玉篇云：『弔生曰唁，弔死曰弔』，弔死者，卽喪亡之弔也。或爲天王之尊，而邦國共哀，或爲異姓之國，而無忘舊好，或爲同姓之國，而兄弟相恤，故弔喪一事，在當時爲最重視者。

(甲) 周國之喪同軌畢至。周自東遷，王室衰微，然在名義上仍爲諸侯共主，以海內爲家；故天王之喪，依禮，諸侯聞喪，莫敢不至；惟諸侯亦不必越境而奔，止須遣使弔之，並共其葬卽足。故左傳云：

『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左隱元)

其所謂同軌者，以別於四夷之國而言；四夷異俗，不可同其文軌，故天子之喪，不能責其以時赴弔也。
(乙) 諸侯之喪同盟應至。諸侯之薨，對於同盟國，如在通常之時，必有赴告；凡遇赴者必弔，且遇葬亦必送之，爲合於禮。左傳稱，

『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左隱元)

實一原則也。不特同盟須至，且須弔之以時。喪終而弔，在非同盟國，本無相弔之義，而緩來弔，則嘉其行；在同盟國間，則爲反常也。故同盟相弔，法之所必然；非同盟相弔，情之所至厚，其間實有區別。非同盟之弔，有如魯文九年，秦慕諸夏，欲通敬於魯，假弔禮以爲辭。左氏許之曰：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禮也。』

雖爲服終之弔，亦不嫌也。

（丙）族國之喪同族須弔。鄰國之喪，自國必盡以禮，況兩國爲同族者乎？魯襄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而平公不徹樂。左氏卽譏其非禮，並曰『禮爲鄰國闕』。蓋對鄰國喪亡之致哀，亦當時國際間認爲應有之禮儀也。其爲同一族系之國者，更應如此。

『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於城外向其國）；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左襄十二）

故如吳子壽夢卒，魯臨於周廟，遂亦有『禮也』之稱矣。反而言之，兄弟之國，遇喪不弔，則必失其他國之親。左昭七年，衛襄公卒，晉大夫卽謂

『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況遠人，誰敢歸之？』

韓宣子聞而悅，終使范獻子如衛弔焉。

（丁）讎國之喪雖讎不快。喪出非常之事變，雖兩國有宿怨，而弔贈之數，仍不能廢。魯僖二十六年，齊人春侵魯西鄙，夏伐魯北鄙；次年夏齊侯昭卒，而魯仍弔之；其後，魯怨杞之因晉取其田，而

杞伯益姑卒，魯亦弔之。故左傳云：

『夏，齊孝公卒，有齊怨，不廢喪紀，禮也。』（僖二十七）

『春，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昭六）

不特此也，卽干戈相交，時不待緩，然遇一國有喪，亦須停其軍事，以示矜哀，春秋所載不伐喪之事例頗多，無須列舉於此。姑以一事及之，

『楚共王卒……吳侵楚……戰於庸浦，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爲不弔——詩曰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左襄十三）

蓋國雖有讎怨，不相爲哀，但仍不可不用天道相弔恤也。

（二）弔喪之遣使

喪而弔焉，固所必要，然弔之外又有贈，於葬之時，又須送之；以弔爲言，特泛稱耳。春秋之世，風教陵遲，吉凶賀弔，罕能如禮；然經傳旣或有譏，則其大端，固可知也。卽以弔喪之各種遣使而言，亦有定則，試一述之：

（甲）遣使之制 舊有之制與文襄之制，不相爲同。舊有之制，不惟國君不自奔喪共葬，卽遣卿而往，亦爲失禮。左昭三十年，載鄭游吉對晉人之言曰：

『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饗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

卽明例也。文襄之制，較過於古。左昭三年載游吉之言曰：

『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

是也。蓋時俗早已過制，文襄雖節之，猶過於古；但能如文襄之制而行，亦非盡爲失禮也。若夫諸侯對於天子之喪，依公羊定十五年疏，則謂天子崩，諸侯奔喪會葬，然左傳正義不取，隱元年疏引其言曰：『天王之喪，諸侯不得越竟而奔，修服於其國，卿共弔葬之禮；魯侯無故，而穆伯如周弔，此天

子崩，諸侯遣卿共弔葬之經傳也。』

故知左氏亦認爲對天子喪，惟遣卿共弔葬也。且傳載游吉之言曰：

『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左

昭三十）

蓋以君既在楚，上卿居守，故使少卿往耳。苟簡公在國，則依古禮當由上卿往，君亦不自往也。說者謂天王之喪，君當自往，或係因文襄之制，遣卿共諸侯葬，對天王自須加之一等；然非左氏之所認以爲是也。

（乙）弔贈之例 弔，依古禮，則使士；依霸禮，則使大夫；君未可自往而弔也。故魯昭十一年，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蓋卽左傳杜注所謂『禮，諸侯不相弔，故辭』是也。至於夫人之弔，依霸禮仍止使士，君更不可自往。故魯昭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左傳卽稱其『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知晉人辭公者，爲弔少姜也；且少姜爲妾，晉侯爲行夫人之禮，更不敢以私煩諸侯焉。至於天王之弔於諸侯，如衛襄公卒，

『王使臣簡公如衛弔。』（左昭七）

簡公，則王之卿士也。

此外喪贈之幣，車馬曰贈，貨財曰賻，衣服曰襚，珠玉曰含，總稱之曰贈。或致之於未殯之前，用以助喪，示其有禮；或致之於既殯之後，用以示恩，不以充用。其間亦必派使往致，所使或卽弔者，如魯文

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櫨；魯昭三年，公弔少姜爲晉所辭，季孫宿遂致服焉；皆其例也。惟如所致之物在二種以上，或二人以上，是否可使一人爲之。三傳見解，不皆爲同。例如春秋隱元年，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贈。』

公羊則曰：『其言惠公仲子何？兼之兼之，非禮也。』注：『禮不贈妾，既善而贈之，當各使一使，所以異尊卑也。』又文五年，

『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贈。』

公羊既曰：『其言歸含且贈何？兼之兼之，非禮也。』穀梁亦曰：『含，一事也；贈，一事也；兼歸之，非正也。……贈以早，含以晚。』至於秦人未歸僖公成風之櫨，公羊仍以『兼之非禮也』作解。然在左氏，則未嘗認爲一人兼二使爲有失，蓋以含贈等物，不過用以表示助喪之意，非卽眞爲死者用，自不必限其歸含，須於未殯而來也。況禮記雜記云，諸侯使人弔，其次含櫨贈臨皆同日而畢事，亦不言遣異使也。諸侯如此，天子之於諸侯也更能異？

（丙）奔喪之例 何謂奔喪？穀梁定十五年，『喪急，故以奔言之。』釋曰：『奔喪之制，日行百

里，故傳言急，所以申匍匐之情也。『公羊疏則云：『奔喪近於會葬，但以奔與不奔爲異也。』實則按照左襄十五年，『鄭公孫夏如晉奔喪，子蟯送葬』之記載，證以左昭三十年，士景伯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蟯送葬』云云，則奔喪實卽弔也，以奔喪爲言者，或弔之急者耳。奔喪旣同於弔，其所使從豐則大夫，從省則士，諸侯不自奔喪也。故魯宣十年，齊侯元卒，公如齊奔喪；魯定十五年，公薨於高寢，邾子來奔喪，皆非禮也。公羊亦曰：『邾婁子來奔喪，其言來奔喪何？奔喪非禮也。』但公羊注則以『諸侯薨，有服者奔喪，無服者會葬，邾婁與魯無服，故以非禮書。』無諸侯會葬，則是失禮；有服者得以奔喪云云，實不可靠。

（丁）會葬之例 會葬者，言因送葬而來會，亦卽與其國共其葬事之意。故又以送葬稱也。舊有之制，諸侯喪，大夫送葬。及其失也，禮過於重，文襄改爲夫人喪，大夫送葬，諸侯喪，卿送葬，猶過舊制。故魯公子遂如晉葬襄公（文六），卿共葬事，左傳不言禮，而於魯昭六年，則稱

『大夫如秦，葬景公，禮也。』

蓋以其合於舊制也。送葬之使卿，乃霸主所制，魯襄十五年，晉悼公卒，鄭公孫夏如晉奔喪，子蟯送葬；

左傳杜注卽謂『諸侯畏晉，故卿共葬』也。殆魯昭三十年，晉頃公卒，鄭游吉且弔送葬；而晉則又嫌其弔葬共使，雖經游吉以古禮反駁無語，而諸侯責鄰國從豐送葬之事，則甚顯然。況在其前，當魯昭三年，晉少姜之葬，鄭游吉亦以卿而共妾葬，卽與文襄之制——夫人、大夫送葬，亦不爲合。故晉大夫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爲此來也。』游吉曰：『將得已乎？』是知其不得不以卿來共葬也。且如游吉所謂『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游吉，卿也，今云同於守適，則其時君夫人之喪，當已令卿送葬也可知。

世旣過舊有之制，且過文襄之制，故晉景公卒，魯成公如晉而共葬事，竟躬爲之。左傳曰：

『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左成十）

經不書晉葬，蓋諱之也。此外，魯襄公薨，滕子來會葬；魯定公薨，滕子仍來會葬；滕固小於魯，朝於魯，而諸侯會葬究失禮焉。

至於天子喪，則諸侯遣卿，共其弔葬之禮。諸侯喪，則天子使大夫來會葬，夫人喪亦然。春秋文元年，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杜注『諸侯喪，天子使大夫來會葬，禮也。』公羊亦曰：『其言來會葬何？會葬，禮也。』

(三) 弔喪之禮儀

古有喪弔之禮，通行於各階級間，自非此之所應及。茲特就其與國交有關者一略述之：

(甲) 關於弔者 奉使往弔，儀有定制，謹而行之，始得其義；不然，非特見譏於鄰國，且或因之破裂邦交。魯文公時，

『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左文十四)

即其例也。然如師行過境，固須弔其國之喪，而因未奉君命，則亦不敢成禮。

『九月，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焉：哭於大門之外，衛人逆之，婦人哭於門內，送亦如之；遂常以葬。』(左成二)

即其例也。

(乙) 關於贈者 助喪之物既有贈，賻，含四種，天子於二王之後，及諸侯相互間，皆四者並

贈；惟天子於諸侯及小君則含之，贈之而已！在通常情形中，含贈皆不能過緩，而亦不能過早，故魯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贈，因惠葬在春秋前，仲子薨在隱二年，故左氏謂經直書『咺』者，

『緩，且子氏未薨，故名……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

因之，魯文五年，三日葬成風，而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贈，左氏亦卽『禮也』稱之。至於贈，夫人可，妾則不可；但如妾爲國君之母，則母以子貴，亦可焉。故成風雖爲莊公之妾，而爲僖公之母，王使榮叔來含且贈，經傳不惟不譏，而且稱其爲禮，蓋此故也。

（丙）關於葬者 諸侯固不應躬自會葬，然無使遣往，苟爲同盟之國，則亦失禮。左昭十年，『九月，叔孫婁，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

可知諸侯來會者之盛矣。至於會葬之期，當以未葬之前來爲正則，但如諸侯或夫人之喪，其來不踰卒後五月，雖葬亦不譏，例如魯之成風，薨於魯昭十有一月，次年三月而葬，王使召伯來會葬，禮於鄙

上，左氏並稱其有禮是也。惟公羊何注，則謂經稱王而不稱天王者，不及事，刺比失喪禮也。若夫送葬之禮畢，得使者之義盡，欲贊見於新君，亦不得稱之爲禮。蓋既葬未卒哭，新君斬焉，

『在衰經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左昭十一）此晉平公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晉叔向拒之之辭也。

（四）弔災之事例

弔固以喪爲繁，而如周禮所謂以荒禮哀凶札，以弔禮哀禍哉，以禴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既皆屬於凶禮之條目，則廣義之弔自不限於以喪禮哀死亡焉。惟凶札之哀，愚將及之於後，茲先就救凶賑饑以外之事言之：

（甲）禍哉之弔 謂鄰國遭水火而弔焉。左昭十八年，宋衛陳鄭皆有大火，相爲告弔；惟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傳稱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云；則鄰國遇火而弔之，蓋必要焉。左莊十一年，宋大水，公使弔焉。

『曰，天作淫雨，害於棗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

卽禍裁之弔也。

(乙) 圍敗之禴 國被禍敗，喪失財物，則同盟之國會合財貨以濟之，謂之曰禴。魯襄三十年，經謂『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於澶淵，宋災故』左傳稱其『爲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卽此之類。然既會而終不歸其財，遂有所貶，而皆稱『人』矣。

(丙) 寇亂之恤 外寇內亂，鄰國相憂，則寇亂之恤尙矣。魯昭六年，因楚敗於吳，魯遣叔弓如楚聘，且弔敗，是其例也。他如魯僖元年，邢逼於狄，諸侯救邢；邢遷於夷儀，諸侯城之；亦係出於救患分災，而合於禮者。

(五) 歸粟之事例

國飢，鄰國歸之以粟，尤當時所認爲國際間之重要義務也。魯隱五年，有螟災；而次年冬，京師告饑，以魯饑困，所輸不多，遂請糴於宋，衛，齊，鄭，左氏以『禮也』稱之，則知其事之甚重視也。何以如此？

(甲) 歸粟之理由 穀梁傳曾明示之，於莊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於齊；定五年，夏歸粟於蔡；

皆有

『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

之言。惟此不過一原則之聲述耳。苟欲進而問其何以爲正，不外秦大夫百里之言曰：

『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左傳十三）

故雖讎怨之國，亦應歸粟也。茲再進而一言之。

（乙）歸粟之義務 諸侯相歸粟，既爲正禮，故魯莊二十八年，臧孫辰如齊告糴，依魯請云云，雖備以鬯、圭與玉、磬，齊人則歸其玉而予之糴，實其義當若是也。魯僖十三年，晉饑，乞糴於秦，而晉君無禮於秦，衆莫不知，丕、豹並請乘饑而伐。但秦伯及百里諸人，仍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此合於國際正義者也。然冬 秦饑，乞糴於晉，而晉大夫慶鄭，雖主張

『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棄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讎之，況怨敵乎？』（左傳十四）

認爲應予之粟。顧、號射終以『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之言堅持不讓，遂不予。於是晉饑，秦

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秦遂伐晉而獲晉侯，正義之勝利也。殆歸晉侯，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餽之粟，並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雖不免含有外交政策之意味，然不以讎怨而閉之糴，則實當時所公認之法則也。此外，魯定五年，諸侯以蔡爲楚所圍，饑乏，遂

『歸粟於蔡，以周亟，矜無資。』

又一著例焉。

第三編 臨時之策略

第一章 會同

志業於好，故有聘也；請禮於等，故有朝也；敦睦邦交，故有報也；拜也；休戚與共，故有告也；弔也。凡此，皆當日國際間常時之往來，不積極含有政治上之意味。但同時，春秋時代亦猶今日，同爲邦國，強弱異等，強者掉弄智術，擴其勢力，弱者折衝樽俎，謀保社稷；於是在平常之交際外，並重臨時之策略，盟誓會遇諸事是尙矣。然則今日國際法上之通商修好條約，雖不見於古之世，而政治上之同盟條約，與夫國際間之各種會議，固早見於春秋時代焉。先言會同。

會之爲言，合也，同之爲言，亦合也；見說文唐韻及集韻。詩『會同有繹』；書『濞沮會同』；論語『宗廟之事如會同』；雖各有所指，但兩字並用，皆不外會合而同之義。惟在古代國際政治關係上，

有時亦各爲別，如諸侯朝於天子，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是也。春秋所載之合諸侯等事，稱之以『會』，義亦『同』也。

會同之目的與作用，實爲廣泛，而最要者則以維持和平爲主。因其舉行之方式，或詳或簡，於是有僅會者，有會而盟者，故會盟又連稱矣。且如禮檀弓『周人作會而民始疑』注『會謂盟也』則會盟又通稱矣。但在實際上，『有事而會，不協而盟』乃會盟之最大分別。縱會而盟者，亦必先會後盟，截然兩事，故與其會而不得與其盟者，亦恆有之。僅有會而無盟，僅有盟而無會，尤例之所常見著。至於會而盟之事，春秋或書其會而不書盟，或書其盟而不書會，則除後於會僅得列於盟外，則視魯公歸魯以何者告廟，卽以何者爲書耳。例如魯襄五年，會諸侯於戚，且盟之，而經僅書會，不書盟者，蓋不以盟告廟，非會盟爲一事也。

（一）會同之意義

經籍所載會同之事，不限於諸侯相互間，卽周國之與諸侯亦然。魯桓五年，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魯僖二十五年，狐偃言於晉侯，謂求諸侯莫如勤王，且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云云；皆諸侯

會同於天子之例也。故欲知會同之意義，當自下列事類中求之：

（甲）諸侯會同於天子。周禮大宗伯云：『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見云者，言無常期。蓋諸侯中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以征討之事焉。是曰時會，簡稱曰會。殷見云者，言衆來見。蓋十有二年王自巡守諸侯之國，召集諸侯於方獄之下，宣告政令，稱曰釐國；苟不巡守，則六服俱朝，朝禮既畢，王亦爲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是曰殷同，簡稱曰同。故

『時會以發四時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大行人）

而以『爲壇合諸侯』之形式，實現其事，有如周禮司儀及儀禮覲禮中之所記也。

但如尚書周官則謂『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於四岳，諸侯各朝於方嶽，大明黜陟』於是叔向所謂

『再朝而會以示威……示威於衆……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左昭十三）

注稱『六年而一會』是十二年中八聘四朝再聘一盟之說，亦似有據。然無論諸侯以如何期間，如

何方法，會同於天子，而有此會也，同也之事，則可確定。惟須知者，依王制云：『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則附庸之國不會也。

（乙）王臣會同於諸侯 天子之尊不能參與諸侯之會，固爲無可疑者；然自王世子以下，無論其應與諸侯盟，不應與諸侯盟，此爲另一問題，而皆得同諸侯之會，春秋所記之例不下十餘事，縱有譏其與盟者，對於同會則承認也。例如僖五年，『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於首止；』左傳稱曰：

『會於首止，會王子鄭，謀寧周也。』

公穀兩傳雖認爲王太子儲君副主，不可以諸侯會之，春秋所書則使其若諸侯爲王太子所會；然王太子與其會則事實也。故謂

『曷爲殊？會王世子，世子貴也，世子猶世世子也。』（公羊）

『及，以會尊之也。何尊焉？王世子云者，唯王之貳也。』（穀梁）

云云，亦不過示春秋書法之所指，非對王世子同會有所推翻焉。至若天王遣使與諸侯會，則極尋常，

惟會而盟者，王之使惟有監臨之責，其得同敵而無所譏者，乃例外耳。此種同會之例，有若

『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盟於洮』（僖八）

『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於葵丘』（僖九）

『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已未同盟於雞澤』（襄三）

『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於平丘』（昭十三）

皆是。

（丙）諸侯會同於諸侯 諸侯會，合春秋國際間，會之正也；前所云，王臣會合於諸侯，實卽加入此種會耳。據曲禮云：

『諸侯相見於郤地曰會。』

呂大端註，『期而相見曰會，有日期，有地所；郤地者，竟上之地也，其時緩則禮宜詳；』但亦有謂郤地爲隙地者。要之，會而不盟，則無宰牲歃血之形式；而會也，既有其期，且有所期之地也。諸侯之會，約有三種形式，或國際政治事件，限於兩國，則兩國爲會，如隱公二年，會戎於潛，許其修好；桓公元年，會鄭

伯於垂，以璧假許田；三年，會杞侯於郕，杞求成故；以及定公十年與齊夾谷之會等等皆是。或自國並無何種政治上之要求，而因他國之依託，外合爲會。例如左襄七年，公會齊侯伐萊；左哀十年，公會吳伐齊之類；皆不得已應命而出，不與其謀，泛稱曰會。或利害關係出於二國以上，彼此會合同謀解決；其甚者，於霸伯領導之下，合諸侯於一地，所謂有事而會者是。此三種形式中，外合爲會，乃會師之例，屬於戰時國際法之性質。兩國爲會，有近於現代國際法上兩國條約之締結，或直接交涉之表現。諸侯會合，則直今日萬國聯合會之雛形，不過一爲常設機關，一爲臨時聚集而已！但既有霸主臨其上，則重心之所在，固亦比較的確定而不移也。

（二）會同之種類

會也，同也，春秋極盛。每會固各有其特殊之目的，不可盡述；然依其目的之相類同者，及形式之相近似者，以爲觀察之點，斯卽會同之種類是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會之最有價值者，爲：

（甲）弭兵之會 晉楚爭霸，兵革不息，宋人患之，欲以弭兵，前後兩次皆會於宋，而以最後一次爲著；其情形頗類歐戰以前之海牙和平會也。第一次，事在魯成十二年，由宋華元斡旋之，所謂

『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是也。蓋當日晉楚之爭，鄭爲焦點，殆鄭獻楚囚於晉，晉歸之於楚，使合晉楚之成，而楚亦遣使爲報，請修好結成，晉更使糴伐如楚而再報之；是兩者已有接近之可能。於是宋華元善於楚，令尹子重，又善於晉，欒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糴伐成，而使歸復命，如楚遂如晉，以合其成。次年，晉士燮會楚公子罷及許偃，且盟於宋西門之外曰：

『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贊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圖。』（左成十二）

盟後，鄭伯如晉聽成，會於瑣澤，成故也。惟此次會於宋，其範圍僅晉楚兩國，而宋鄭直接間接參與之而已！觀其盟辭，亦不過晉楚不相加戎，且互爲攻守，非完全使兵不用耳。

第二次事在魯襄二十七年，因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乃說晉楚齊秦魯蔡衛陳鄭許曹邾滕等十三國，爲會於宋。惟邾滕爲人私屬，皆不與盟；而晉楚之從交相見，齊秦大國亦不與其列。但春秋末葉之兵，並不因是而止也。卽以宋之會言，在晉，則韓宣子曰：

『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

失爲盟主矣。』（左襄二十七）

在齊，齊人難之，而陳文子曰：

『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同上）

在宋之會，將盟於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犂認『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固請釋甲；而子木則以『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堅不謂然。在會之後，宋子罕則對向戌曰：

『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定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之？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左襄二十七）

可知當時對於弭兵之意見矣。宋之會雖有相當結果，而兵之不能久弭，亦勢使然也。次於弭兵之會者，應推所謂：

（乙）衣裳之會 衣裳之會對於兵車之會而言，謂和平之會也。論語云：『桓公九合諸侯，不

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即指比言。惟穀梁則謂桓公衣裳之會十有一，蓋孔子僅以管仲爲言，而非綜齊桓公衣裳之會爲言也。其中有因敵服而合諸侯者，如莊十四年鄆之會也，以宋服；十六年幽之會也，以鄭成；二十七年幽之又會也，以陳鄭服；僖二年，貫之會也，以江黃服是也。有因定難而合諸侯者，如莊十三年北杏之會，以平宋亂；僖元年，榿之會也，以謀救鄭；三年陽穀之會也，以謀伐楚；五年首止之會也，以謀寧周；七年寧母之會也，以謀鄭是也。至於莊十五年，復會於鄆，則齊之霸所由始也；僖九年會於葵丘，則尋盟且修好禮也。凡此各會，雖以陽穀之會，謀伐楚，而

『桓公委端摺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諡乎桓公之志。』（穀梁僖三）
是仍以衣裳之會出之。且各會

『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穀梁莊二十七）

葵丘之會，尤爲衣裳之會之代表，因之，

『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雍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爲妻，毋使婦人與國事。」』（穀梁僖十）

『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籜，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

（孟子告子下）

故孟子稱五霸，桓公爲盛，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爲五霸之罪人也。其實在桓公以後，其他霸主，雖有衣裳之會，亦皆歃血爲盟，信早衰矣。

雖然，衣裳之會固須由霸主主持之，而欲其有效，尤在諸侯之維持，不僅霸主之威可致耳。魯莊十三年，齊會諸侯於北杏，以平宋亂，乃修霸業之始；諸侯皆使微者與桓公會，而桓公不辭，所以示能卑下於諸侯也；於是兩次會於鄆，諸侯皆自來，齊始霸也。然葵丘之會，雖盛一時，而齊德已衰，會亦不復再能繼續矣。左傳既載，

『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左僖九）

是晉已不爲葵丘之會，而齊桓之勤遠略，亦與衣裳之會目的有反也。公羊傳更詳論之曰：

『何危爾？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矜之者何？猶曰莫若我也。』

蓋桓公至是，已失信道，諸侯遂有貳心，他何論焉。次於衣裳之會，則爲所謂

（丙）兵車之會 謂諸侯以戎裝而會合，既會而皆有盟，具有歃血之形式。穀梁傳謂齊桓

『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莊二十七）

其所謂四者，僖八年洮之會，十三年鹹之會，以謀王室；十五年牡丘之會，以救徐；十六年淮之會，以謀鄆且東略故是也。然雖以兵車會而未用征伐也。但侵蔡伐楚，皆以諸侯從，因道齊桓之盛，則未計入之。春秋之世，以兵車之會而征伐者，有如桓十六年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襄五年，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齊世子光救陳；襄二十四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於夷儀，進擬伐齊皆是。至於以乘車之會爲約，而竟背約改爲兵車之會，則更下矣。公羊僖二十有一年載：

『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彊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
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爲之，自我墮之。」曰：「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
其著例也。

（三）會同之範圍

會也，同也，爲春秋國際間臨時交涉之主要形式，無論其爲和平之會，爲兵車之會，而就與會之主體言，其範圍各有廣狹之不同。最廣者除晉楚宋之會，聚雙方諸侯於一地，有若今之國際聯盟外，其次則爲通常霸主所領導之會，所謂『合諸侯』者是也。再次，則三四國家以特殊事件各自爲會；更次，則兩國自相會之也。

（甲）霸主領導之會 春秋之世，修霸業者，皆以求諸侯而合之，爲其急務；質言之，卽求此一種會之實現耳。齊桓晉文，以尊王爲號召；魯莊十四年，諸侯伐宋，齊則請師於周；魯僖二十五年，晉定『求諸侯莫如勤王』之策；而當時諸侯之合於齊晉者，蓋有由也。反之，宋襄公以小國而欲爭盟，擬

繼齊桓之霸，亦於魯僖二十一年，爲鹿上之盟，求諸侯於楚，遂於孟之會爲楚所執，則此一種會之主持，亦非易言。所以然者：

『合諸侯，以崇德也；』（左傳七）

『合諸侯，以爲榮也；』（左襄三）

不專威力之加，且須修禮於諸侯也。故齊桓之衰也，楚滅江黃而不能救，葵丘之會，叛者六國，晉在春秋末年之失諸侯也，召陵之會，假羽旄於鄭，令賤者施其旆，執以從會，以辱鄭，魯定十一年，魯遂叛晉。降而如最無信義之楚，當靈王之圖霸也，仍先求諸侯於晉，以申之會爲起點。晉君少安不在諸侯，雖許其請，而魯衛曹邾猶不至。及其合諸侯於申也，而

『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左昭四）

則合諸侯之難可知也。

凡霸主領導之會，會之盛衰固可決定霸主之能否繼續其霸業，無待再論；而如霸主在其勢力

未衰時，其對於會之召集也，亦不必皆限於大事，雖末微之故亦可集會。例如襄二十一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於商任』左傳云：『會於商任，錮欒氏也。』次年又加入薛伯、杞伯、小邾子會於沙隨；左傳云：『會於沙隨，復錮欒氏也。』即其一例。

（乙）諸侯自集之會 此一種會，多因實際上之問題而合，與霸主之合諸侯異其旨趣。例如隱八年，齊人平宋，衛於鄭，而會於溫，使宋主會，並盟於瓦屋，以釋東門之役。因此會之目的，在定國息民，故左氏以『禮也』稱之。又桓二年，蔡、鄭姬姓，近楚，因楚武王始僭號稱王，乃有所懼，會於鄧，鄧亦與會，共以謀之；故左氏以『始懼楚也』書之。然自霸主興而此種會，亦失其重要性，蓋有事皆可請之於霸主，苟欲會謀者，霸主則合諸侯以爲之焉。不過如魯定七年，齊叛晉而與鄭盟於鹹，徵會於衛，衛亦從之，則對霸主領導之集團，有所分離，又極顯其重要性也。

（丙）兩國相徵之會 此一種會，任何時，任何事皆可爲之。蓋主兩國之關係，故易行之也。隱六年，公會齊侯而盟於艾，始與齊平；桓元年，公會鄭伯於垂，鄭伯以璧假許田；桓三年，公會齊侯於贏，而昏於齊；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於柯，始與齊、桓通好；僖二十五年，公會衛子、莒慶盟於洮，以修衛文。

公之好；文十一年，叔仲彭生會晉卻缺於承筐，謀諸侯之從於楚者；宣元年，公會齊侯於平州，以定公位皆是。此種之會，以爲單純，然亦須視對方之爲何人，所會者爲何地，而定其難易。隱二年，公會戎於潛，穀梁傳曰：

『會者外爲主焉爾。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然後可以出會；會戎，危公也。』

又魯定十年，公與齊侯爲夾谷之會，齊使萊人謀以兵劫魯侯，幸孔子爲相，而以公退曰：

『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

均係其例。然兵劫魯侯，與昔日楚人衷甲，皆有反乎當時之國際法，故宋之會，晉人不以爲慮，而夾谷之會，孔子得以折服齊侯也。

（四）會同之組織

合諸侯以爲會，雖非常設機關；然既以霸主爲中心，隨時可以召集，則亦有相當之組織。不然，卽與諸侯自集之會無異，又何霸主領導稱哉？茲以此一種會之組織爲主，而以他會之組織附而述之。

（甲）會之基礎 會同之結合基礎，惟在於信；襄二十七年，晉楚宋之會，楚不釋甲，有失於信，

伯州犂與令尹子木辯之甚烈，而晉叔向亦以楚如背信，非所患也，不以爲懼。伯州犂之言曰：

『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

『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左

襄二十七）

晉叔向之言曰：

『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予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同上）

則會同組織之維持，以信爲其重心，觀於二子之言，蓋可知矣。故齊桓以信之厚，衣裳之會十有一，陳牲而不殺，有盟而不插血，其後皆無與比也。然仍以楚伐江滅黃，齊不能救，且與楚盟，而致諸侯有貳矣。（說見穀梁）又晉文侵曹伐衛而取之，進與楚戰，並私許復曹衛，俾絕於楚。殆後，衛復而曹未及，曹臣侯孺納賂於晉之筮史，而說之曰：

『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同姓，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左僖二十八）

遂終許之。可知晉文之得合諸侯，尤在『信以守禮』四字耳。不僅霸主之須以信而合諸侯，即諸侯亦須以信而共會信之基礎。例如魯襄二年，鄭與晉成後，三年雞澤之會，五年戚之會，城棣之會，七年鄆之會，八年邢丘之會，鄭皆與焉。適楚公子貞帥師伐鄭，子駟等皆欲從楚，子展等則欲待晉。其爲言也，即不外，

『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左襄八）

故會同組織之基礎，實以大小互信爲其重心也。

（乙）會之貢賦 諸侯會聚，霸者主之，於會必號令諸國，出貢賦多少，以維持共同團體之事

業。曹劌曰：

『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征伐以討其不然。』（左莊二十三）

可參證也。其在齊桓之霸也，此種貢賦，猶以號令諸侯，貢於天子爲事。故僖四年，管仲答楚使曰：

『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

而楚使亦對曰：

『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左僖四）

左僖七年亦言『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即諸侯各使官司取齊約束，受其方所當貢天子之物，一聽齊令而莫違也。但自此後，因會而徵之幣，則實歸於霸主支配之矣。左襄八年，鄭子駟曰：『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彊者，而庇民焉。』此或不可作爲會有貢賦之解，然對霸主納幣，以示其順，則甚顯然。晉爲霸主，取於諸侯之幣，不特爲一常例，且或較重也。關於其事，有如

『於是子叔齊子爲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左襄十四）

『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爲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僞也惑之……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壞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宣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爲重幣故……」（左襄二十四）

『趙文子爲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左襄二十五）

觀乎此，可知其合諸侯也，不僅使其順從，且有財賦之徵矣！

（丙）會之紀律 會既由霸主之號召而相聚之，其維持也固須以信，而諸侯無故不會，或有異志，亦復以威臨之，所以嚴紀律也。關於此種事例者，有如

『夏，楚子合諸侯於沈鹿，黃隨不會，使蘧章讓黃，楚子伐隨。』（左桓八）

『春，會於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而戍之。』（左莊十三）

『會於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於扈，乃還。』（左宣九）

『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爲討，二月，齊太子光爲質於晉。』（左襄元）

『許靈公事楚，不會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左襄三）

『沈人不會於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左定四）

凡所以遇會而不會者，皆有叛意，故必伐之，甚或滅之，固不僅

『宋人背北杏之會。』（左莊十三）『諸侯伐宋，齊請師於周。』（左莊十四）

而已也。至於晉文大合諸侯，衛許有貳，僖二十八年，

『冬會於溫，討不服也。』（左襄二十八）

其事亦與伐宋之例相類。且溫之會，晉侯召王以諸侯見，正與齊桓請師於周之用意同。是齊桓晉文維持會之紀律，更假名於天王而始然也。

（五）會同之辦法

合諸侯於一地，聚數國以相見，其進行之程序又若何乎？此亦有近於組織問題，但因涉及會也同也之如何實現，與夫出會之種種關係，故另及之。

(甲)會之召集 會之舉行也，有定期，有定所，故任何種會皆須豫定之。例如

『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於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爲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於善道。』(左襄五)

此霸主領導之會，由霸主決定會期也。又，

『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左隱八)

『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遠啓彊如齊聘，且請期。』(左襄二十四)

此一般國家集會，亦先預定會期，協商之者居多也。此外若定七年齊鄭盟於鹹，徵會於衛；則又發起爲會之事也。

(乙)會之布置 會之地點，通常皆在野外，並建旗設位以爲表。周禮司儀云：『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覲禮云：『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於宮，尙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此不過就天子於野會諸侯，設位以爲表而言。若夫盟主之會諸侯，仍必以旂表位，大夫聚會或亦應有以表位者在。左莊二十三年，曹劌之言曰：

『會以訓上下之則。』

係指諸侯聚會，所謀皆爲尊王室，修臣禮，則實前者之證據也。左昭十一年，叔向之言曰：

『朝有著定，會有表，……會朝之言必聞於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

係指單子會韓宣子於戚，視下言徐而發，則又後者之證據也。至於其序列也，如有王使與會，必先諸侯；

『王人之先諸侯，何也？貴王命也。』（穀梁僖八、

故卽王命其微臣與會亦然。蓋銜王命而會諸侯，諸侯當北面受之，故尊序於上。何以知春秋之序列合於實事？因孔子自稱之曰：

『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之也。』（公羊昭十二）

其序則齊桓晉文云者，指『唯齊桓晉文能以德優劣，國大小，相次序；』其會則主會者爲之也云者，指『非齊桓晉文，則如主會者爲之，雖優劣大小相越，不改更，信史也。』是春秋所記之會序，一皆依實而書；其各會序列之當與否，亦可從而窺知之矣。

(丙)會之儀貌 盟會必備威儀，崇贊幣，賓主以成禮爲敬。春秋之世，雖有所衰，然會而不敬者，在當時仍譏之也。茲舉兩例：

『齊高厚相太子光，以先會諸侯於鍾離，不敬。士莊子曰：高子相太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左襄十)

『會於商任，銅鑾氏也；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興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左襄二十二)

此外，先君死而未葬，嗣君能否會諸侯，亦一問題。葵丘之會，宋有桓公之喪，襄公與會；公羊曰：

『宋其稱子，何也？未葬之辭也。禮，柩在堂上，孤無外事，今背殯而出會，以來子爲無哀矣。』(僖

九)

左傳雖未嚴有喪不與會之例，亦曰：

『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名小童，公侯曰子。』(僖九)

則有喪而會者，惟以子稱焉。至於卿大夫出會，若國有喪，亦嘗會而先歸，不爲失禮。左成十八年，孟獻

子與諸侯會於虛打，因葬成公，孟獻子請於諸侯而先歸，其一例也。

（六）會同之定位

現代國際法上，有關於國家之承認一事，其中並及於政府之承認。春秋之世，王政不行，諸侯廢立，不由天子；於是凡篡弑而立者，苟能參與諸侯之會，他國則不能復討，蓋既承認其爲諸侯，即不能復以篡弑之罪而討之矣。

（甲）會而定位之方式 其效力最大者，爲參與侯伯之會，即霸主所領導之會也。蓋侯伯有代天子以監諸侯之義，則既與之會，是其爲君之位已定，鄰國自不能再討之。例如成十五年，曹伯負芻殺太子而自立，且與晉齊魯衛鄭宋齊邾等國會於戚，旋晉侯又討而執之，歸於京師。曹人遂請於晉曰：

『……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左成十六）

蓋以列會則成君，不應於會盟之畢始執之。於是晉侯終赦曹伯，而不能稱其有罪也。其次縱非侯伯，而能與強鄰爲會者，亦可取得國際上之地位，例如魯宣篡立，未列於會，位頗不定。於是使

『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會於平州以定公位。』（左宣元）

蓋齊既之會，則序之於列，成其爲君，而齊亦成爲魯之與國；晉若討魯，齊必救之，於是晉國竟不伐魯，是由會齊而公位始定也。

（乙）會而定位之效力 弑君篡位而列於會，是諸侯既已認其爲君，則其國之臣子，即不得復討，若其殺之，即與弑君罪同，而受諸侯之征伐。左隱八年，

『……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

云云，即求此會而定位之寵耳。魯宣之所以賂齊而請會者，仍不外因弑而取國，常畏魯人討己，心不自安故耳。他如齊商人蔡侯般等，亦皆因其得與會，故春秋依國際慣例，均以成君書之。若未得接於諸侯，則雖在其國成爲國君，而更被人弑；但國際間仍不承認其爲君，則亦不加第三者以弑君之罪，如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蔡人殺陳佗，齊人殺無知，衛人殺州吁公子瑕之類是也。

（七）會同之變例

會則諸侯相見，或各遣卿大夫相見，必位埒體敵而後同會，此正則也。但亦有其例外。

(甲)婦人之與諸侯會，會非夫人之事，更不應用兩君相見之饗禮。例如文姜爲魯桓之夫人，而通於齊侯；莊公立，除五年，如齊師而就齊君，不行會禮外，其他二年於榘，四年於祝丘，七年於防，於穀，皆以會禮；或在魯境，或在齊境，其非一也。故傳曰：

『姜氏會齊侯於榘（齊地）書姦也。』（左莊二）

『姜氏會齊侯於榘，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婦人不言會，言會非正也；饗甚矣。』（穀

梁莊二）

此會於齊境，而左氏特以姦在夫人爲其罪也。又曰：

『姜氏饗齊侯於祝丘，饗甚矣，饗齊侯所以病齊侯也。』（穀梁莊四）

『文姜會齊侯於防，齊志也。』（左莊七）

此皆會於魯境，而特罪齊侯之不應與婦人會，蓋婦人不會，會皆非正也。但亦有因於事宜，不得不然者，如僖十七年，公爲齊人所執，夫人聲姜爲齊女；於是左氏稱曰：

『聲姜以公故會齊侯於卞。』

而無譏文，蓋公既止於晉，夫人會而釋之，縱使違禮，不合貶責也。

(乙) 大夫之與諸侯會 大夫不得與諸侯會，三傳皆相當承認之。左傳謂，

『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左僖二十九)

故翟泉之盟，公與會而不書，且稱晉狐偃宋公孫固等爲晉人，宋人以罪之。而左昭二十三年，叔孫之言曰：

『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周之制也。』

是大夫之與諸侯會，或限於伯子男耳。公羊宣元年謂，

『晉趙盾帥師救陳，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於斐師，此晉趙盾之師也。曷爲不言趙盾之師，君不會大夫之辭也。』

魯定五年，『公會晉師於瓦，公至自瓦。』公羊注亦謂係會晉趙鞅之師，而不言趙鞅者，亦君不會大夫之辭也。至於諸侯在，而大夫會君，更自不可。穀梁襄八年，公在晉，未及告公，大夫爲會。故曰：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於邢丘，見魯之失正也，公在而大夫會也。』

蓋諸侯相見，或大夫共聚，實爲會之正則，不然皆變例也。

（丙）後其會與外其會 會有約期，本不應後，但事實上亦有之。春秋莊十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

『其言會伐宋何？後會也。』（公羊）

『單伯會伐宋，會事之成也。』（穀梁）

公羊注並謂『從義兵而後者功薄，從不義兵而後者功淺，』則後其會者，功惡又有深淺之分別矣。左氏亦謂，

『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左文七）是更認爲係國際間之恥焉。

會以合衆，本不應外，但事實上亦有之；例如春秋襄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於柤；』而在穀梁傳則曰：

『會又會外之也。』

會又會，春秋之世亦極多見，蓋皆有特殊之目的在焉。

第二章 遇離

周禮大宗伯『冬見曰遇；』注『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俱至也。』此諸侯冬朝於天子之稱，而非諸侯相見之遇禮也。玉篇『遇，見也，道路相逢也；』廣韻『遇，不期而會也；』詩『邂逅相遇；』亦只能解釋諸侯遇禮之所以稱爲遇者，其表面上之原因如此。實則春秋時代，遇雖爲會之略式，殊有似於今日國際交涉，會盟之前，與國必先祕密協商之例也。此種祕密外交，盛於春秋初年，其後或因霸主迭興，有其統制，而敵之最大目標又爲楚國，一切皆決於會，遇之不再爲盛，或此故歟？

至於所謂離者，則公羊穀梁兩傳之義，謂二國會曰離，二國以上會，始曰會。按兩人相並曰離，禮『離坐離立，毋往參焉，』卽是離之性質，原無殊乎會，公穀既別會而言，春秋之世或有此稱，故於會遇之後再略及之。

(一) 遇之意義

兩君相見，有朝，有會，而遇則會之略式也。然如深求其義，雖遇必爲「志之相得」而見，實則仍有種種之分別也。

（甲）遇之普通意義 會有豫定之期日，並有豫定之地點，如期出會，而共相見，是名曰會。然如未至前所期之日，及非所期之地，而忽相見，邂逅以遇，則以遇禮行之，是名曰遇。故曰：

『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曲禮）

『不期而會曰遇，遇者志相得也。』（穀梁隱八）

隱八年，『宋公衛侯遇於垂』左傳云：

『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衛侯許之，故遇於犬丘。』（卽垂）

莊三十二年，『宋公齊侯遇於梁丘』左傳云：

『齊侯爲楚伐鄭之故，請會於諸侯，宋公請先見於齊侯，夏遇於梁丘。』

是其遇在會之期日以前也。不僅兩國之君有遇之事，卽三國之君有此情形，不期而會者，亦稱曰遇。如

是也。

『齊侯陳侯鄭伯遇於垂』

(乙)遇之要約意義 遇固以不期而會爲言，但除果爲邂逅相遇外，亦必有其要約，大丘之遇，宋公以幣請於衛者，卽要約也。隱元年，公與宋人盟於宿，四年復欲尋盟，而要宋公以遇，則非不期也。故公羊傳曰：

『公及宋公遇於清。遇者何不期也，一君出之，一君要之也。』

穀梁傳對於要而相遇，亦發有例：

『公及宋公遇於清，及者內爲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隱四)

『公及齊侯遇於穀，及者內爲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莊二十三)

蓋以清之遇爲尋舊盟，穀之遇出於淫，皆魯要齊而相遇也。因遇有要約之意，故要而爲會，會不成亦以不遇稱之。魯桓十年，『公會衛侯於桃丘，弗遇』卽其例。蓋衛侯與公爲會，期中背公，更與齊鄭，故公獨往而不相遇云。公羊發其例曰：

『會者何期辭也。其言弗遇何？公不見要也。』

則遇有要約之義，非真皆卒然相遇，更甚顯然。

（丙）遇之密謀意義 遇既以要約開始，而通常又急行之，其遇也必有其密謀，故志相得者始有遇也。隱八年，宋衛遇於犬丘，何以必於會前先相見，李本王樵兩氏解之詳矣。其言曰：

『宋衛本與魯爲黨，魯既許鄭平，亦將要齊以絕鄭，故有此遇，而瓦屋之盟，議在此矣。』（李）

『宋衛素睦，而鄭其深仇也；齊侯將平宋衛於鄭，既有會期矣，宋衛乃先會期而爲垂之遇，何也？蓋有所謀也。』（王）

然則以遇禮見者，恐所謀漏泄，欲密其迹也歟？故莊三十年，

『（公及齊侯）遇於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左傳）

亦一謀而用遇之例。甚如僖十四年，季姬及鄆子遇於防，無論解如左傳之使鄆子來朝，解如公穀之使來請已爲妻，而均有

『遇者，同謀也』（穀梁僖十四）

之意，其爲謀更深於『志相得也。』反之，桃丘之會，弗遇，亦兼有志不相得之義。故穀梁發桓公會衛侯於桃丘弗遇之例曰：

『弗遇者，志不相得也；弗者，內辭也。』（穀梁桓十）

蓋魯要會而不成，遂託言衛侯不遇，而遇必同謀之義，亦甚昭然。

（二）遇之禮儀

會者，陳謀卻地，克期聚集，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示威於衆，各重其儀。遇者，或未及會期，或暫須相見，各簡其禮，若道路相逢遇然。此兩者在儀式上之大別也。然究簡爲如何形式，則有兩說：

（甲）遇用冬遇之禮說 因冬朝於王曰遇，禮儀較簡；而公羊注亦云：『古有遇禮爲朝天子，若朝，罷朝卒相遇於塗，近者爲主，遠者爲賓，稱先君以相接，所以崇禮讓，絕慢易也。』於是人或據周禮等以說春秋，謂遇之禮儀，卽冬遇之禮也。然冬見之禮，果如不與朝同，亦絕不致簡如春秋之遇。況若季姬遇鄆子於防，此婦呼夫共朝，豈當復用見天子之禮哉？

（乙）遇用簡易之禮說 曲禮疏曰：『所以爾者，遇禮易略，既期未至，故用簡易禮也。』左傳

注曰：『遇者草次之期，二國各簡其禮，若道路相逢遇也。』此蓋正當之解釋也。因之，雖爲三國相見而行簡禮，則亦曰遇；莊四年，齊侯陳侯鄭伯遇於垂，其例也。至於遇之序列，據何休云：『會盟則以大爲序，遇則以不虞爲先』云。

（三）離之事類

公羊穀梁之義，會必在三國以上，若魯與一國會，則成爲離；故知離者實卽兩國之相會也。何以稱其爲離？據穀梁定十年注云：

『二國會曰離，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然則所是之是，未必是所非之非。未必非者，不能非人之真非，未必是者，不能是人之真是；是非紛錯，則未有是，是非不同，故曰離。』

公羊桓二年，注亦略同。離既善惡無定，則在原則上，魯亦不致之於宗廟，所謂

『離會不致』（穀梁定十）

是也。其致之者惟夾谷等會而已！不然，亦僅致地，如隱二年公至自唐，而不言公至自會是也。公羊對離會兩者之別，更有明例：

『蔡侯鄭伯會於鄧。離不言會，此其言會何？蓋鄧與會爾。』（桓二）

此言會之以三成也。反之，

『齊侯鄭伯如紀。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離不言會。』（桓五）

此言杞不與會，故略言『如』，而同於離也。左傳雖未有離之名，然對於『公至自唐』亦發其例曰：

『公至自唐，告於廟也。凡公行，告於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桓二）

注謂『特相會，公與一國會也，會必有主，二人獨會，則莫肯爲主，兩讓會事不成，故但書地。』是知『特相會』即公穀兩傳之所謂『離』，皆非當時會之正體也。其或仍以會稱者，則以其會一國若二國以上，故雖不以會告廟，而在事實上姑仍用會之稱耳。

第三章 盟誓

現代國際法上，以二國或數國之同意，締結條約互保其權利者，曰同盟國；條約曰同盟條約。我

國古代，列國對立，雖無現代之各種條約形式，而盟詛誓約之事，亦極盛行，考其用意，與今固非二致也。

春秋之世，會盟最煩。會而合者，有近於今日國際團體之組織，會僅「離」者，亦不失爲國際結合之一種。若夫盟也者，則與今之國際條約無多特殊，霸者往往召會主盟，故霸主爲會之主，亦卽爲盟之主也。盟之云者，依釋名「盟，明也，告其事於神明也」；類篇「盟，誓約也，又信也」。則盟之爲義，自甚昭然。惟古代盟之爲用甚廣，個人因政治上之關係亦可用盟，國際盟約不過盟之一種而已！次於盟者爲詛，以禍福之言相要是也。左傳隱十一「鄭伯使卒出緘行出犬雞，以詛射穎考叔者」，卽其例耳。詛之與盟異者，周禮詛祝注「盟詛主於要誓，大事曰盟，小事曰詛」。又疏「盟者盟將來，春秋諸侯會有盟無詛；詛者詛往過，不因會而爲之；故云大事曰盟，小事曰詛也」。是盟詛雖更稱之，而詛之不用於國際間也可知；亦如盟約同連稱之，而單言約，則以國內之關係爲限，此又周禮秋官以司盟司約分爲兩職也。

至於所謂誓者，據說文「約束也」；釋名「制也，以拘制之也」；正韻「約信也」；爾言釋言「謹

也。』注『所以約勤謹戒衆，』疏『謹勅也，集將士而戒之曰誓。』則與盟義頗相近，故盟誓亦連稱焉。然誓爲言折兩字所構成，有以言折其罪，或約其信之義。尙書大禹謨『禹乃會羣后誓於師，』左傳閔二年，『誓軍旅，』皆係征伐之際，誓師宣衆之例。尙書所載甘誓，湯誓，泰誓，牧誓，費誓，秦誓均然。盟爲明皿兩字所構成，係形容以皿盛血，歃之而明於神明之義，且其所用之範圍，在國際關係上，似亦較盟爲廣也。曲禮云：

『約信曰誓，涖牲曰盟。』

卽其區別也。呂大臨並註曰：

『約有深淺；誓，約之淺者；盟，約之深者。』

則誓當爲盟之略式。維春秋經傳。盟例甚多，而特別言誓者，甚不一見；蓋盟而歃者固稱之爲盟，盟而不歃者，亦稱之爲盟，則誓或亦在盟之中，愚遂以誓附之於盟而論焉。

（一）盟誓之意義

盟誓意義，略如前述，願僅就字義而研究之耳。若夫在實際運用上之意義，則又待有說，且盟之

與誓，亦有分別之點在焉。蓋盟爲諸侯之事，誓則天子亦可用之耳。故欲確知盟誓之爲盟誓，更須於下列諸點中求之：

（甲）諸侯盟於王之會同 盟者諸侯之事也，不能與天子盟，苟「臣而盟君，是子可盟父，」故古代視之爲鐵則也。然諸侯雖不能與天子盟，而盟之正當表現，春秋之世與後世各說者，皆認爲諸侯相盟於會同天子之後，乃是古法或應認之爲正法也。蓋認爲「太平之世，諸侯不得擅相與盟，唯天子巡守至方嶽之下，會畢，然後乃與（按予也）諸侯相盟，同好惡，獎王室，以昭事神，訓民事君；凡國有疑，則盟詛其不信者，及殷見曰同，並用此禮。」（曲禮疏）故晉叔向之言曰：

『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左昭十

三）

再會而盟云者，卽六年而一會，示威於衆；十二年而一盟，昭明於神之謂也。若十二年王不巡守，則殷同之中，因朝而盟之。此外諸侯有不協之事，則天子調停其間，亦可使之爲盟；周禮司盟云：

『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書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

詔謂讀其載書，以告神明；貳謂副寫載書，以授六官。故如邦國有疑，則時會殷同，王皆可令其盟之，俾歸於好，共獎王室。晉文踐土之盟，有『皆獎王室，無相害也』之語，則是猶師古意耳。

雖然，諸侯相盟，固不得以王爲其主體之一，但王則可賜盟於諸侯，如魯展喜對齊人之言曰：

『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左僖二十六）

卽一例也。

（乙）王臣監臨諸侯之盟。王世子爲王之貳，王臣衛王命而出使，諸侯皆不得盟，而王臣亦不得與之聚盟。故春秋王世子以下會諸侯者，皆同會而不同盟，禮也。僖五年，夏，公及齊公、宋公等會王世子於首止，秋，八月諸侯盟於首止，一事而再言者，齊桓行霸，尊崇王室，王世子不盟故也。穀梁傳曰：

『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

然此尙就王太子而言之。卽王之臣亦然。僖九年，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等等於葵丘，九月諸侯盟於葵丘，是宰周公不盟故也。反之，苟有違者，春秋皆加以貶責。僖二十九年，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等等於翟泉。王子虎下盟列國，以瀆大典，故春秋貶稱「王人」，且去「公」而不書，蓋諸侯不合盟，王臣不合與於盟，王子虎與魯君皆失也。

王臣雖不能與諸侯之盟，但臨盟監視，則可也。僖二十八年踐土之盟，左氏稱「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而經僅書諸侯盟於踐土，不及王子虎。杜注云：「王子虎臨盟不同敵，故不書。」是王子虎僅臨盟而未同盟，故與次年翟泉之盟異。宣七年，諸侯黑壤之盟，左氏亦稱曰：

「冬，盟於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

亦係奉天子之命，監臨諸侯，而不同敵也。

雖然，王臣不與諸侯同盟，固爲當時國際間之正法，卽在哀十三年，黃池之會盟，單平公亦不與之，蓋可知也。惟在事實上，周命早衰，實等一國，而王室又嘗有難，諸待諸侯爲助，往往勅使來盟，例亦有之。春秋對此以事勢宜然，旣無褒美，亦無貶責，是已有破成例矣。有如僖八年，公會王人、齊侯、宋公

等等盟於洮，以謀王室，而使襄王定位；文十年，及周卿士蘇子盟於女栗，因頃王新立，故與魯盟，而親諸侯；襄三年，公會單子晉侯等等，盟於雞澤，因靈王新立，遣使出而與諸侯盟，以安王室，皆然。要之，王臣不同盟於諸侯，乃正則也；爲王室之安寧而盟，乃變則也；若無事而爲普通之盟，則有譏矣。然則捨當時國際法之原則不論，專從事實觀察之，是王臣固可與諸侯同盟也。

（丙）諸侯盟於諸侯之間 春秋之世，諸侯會同於天子之禮闕，因朝而爲盟會，事甚少見。然諸侯相互間之盟，則極發達。如上所述，王臣或參加諸侯之盟，或監臨諸侯之盟，皆以諸侯間之盟爲主矣。諸侯間之盟，大別有三種形式：一爲諸侯間之同盟，此無定期，不協卽盟。所謂，

『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左昭十三）

是也。蓋霸主之合諸侯，不得令其同盟以獎己，遇有不協卽可同盟，不復如舊法中，十二年間八聘四期再會一盟之制。此種情形雖子太叔謂係文襄所創，實則在齊桓時已然，惟齊桓陳牲而不殺耳。一爲兩國間之交盟，左襄二十七年，宋之盟後，晉荀寅遂如楚涖盟，楚蘧罷如晉涖盟，是其例也。一爲兩國間之單盟，左文七年，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涖盟，是其例也。

(丁)王及其使誓諸侯。誓除約信之外，尚有共行動，宣號令之義，故天子得向諸侯誓之。舜命禹征有苗而戒於衆，啓伐有扈而誓於衆，湯伐桀，武王伐紂，皆有其誓。因其係會羣后以征討，則誓之對象，天子自誓與羣后共誓皆在焉。且如呂大臨云：『古者諸侯無事則相朝，不相朝則相會，不相會則聘，有大事則天子使方伯誓之，皆所以講信修睦，以交四鄰也。』是天子不自爲誓之時，亦可使方伯誓之也。但春秋之世，王綱已墮，天子之誓遂無所聞。

(戊)諸侯與諸侯間之誓。諸侯相誓，約信爲主，以其不能自和好，故用言辭共相約束以爲信也。左僖二十四年，公子重耳對子犯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雖非諸侯相誓，而誓爲言語之約束，義無逾此。春秋對於諸侯相誓，頗少明文，然其事則可依曲禮『約信曰誓，涖牲曰盟』之義求之。桓三年『夏，齊侯衛侯胥命於蒲』所謂胥命，卽申約言以相命而不插血，故左傳稱其『不盟也』實卽誓也。公羊傳曰：

『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此其爲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桓三)注謂『時盟不敵血，但以命相誓』而不言盟，與古相近也云。穀梁傳亦同此義。然則所謂胥命者，爲

誓可知。胥命之文雖僅此一見於春秋，而盟不插血之事，在齊桓衣裳之會中，亦成通例，故莊十六年幽之盟，二十七年幽之盟，僖二年貫之盟，五年首止之盟，七年寧母之盟，九年葵丘之盟，雖以盟稱，而既不歃血，實皆誓也。

(二) 盟誓之價值

會同結合之基礎在於信，盟誓亦然。棄德背信，盟誓何益？不特此也，盟之爲盛，亦卽由於不信所致，此又古代往往是誓而非盟也。故盟誓之價值云者，一指盟誓成立之價值而言，一指盟誓存在之價值而言耳。

(甲) 盟誓成立之價值 春秋公羊說：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故對桓三年，『齊侯衛侯胥命於蒲』之文，謂其以胥命稱者『近正也』。認爲古只有誓而無盟，盟詛之事殆起於衰世。穀梁傳亦稱。

『胥之爲言猶相也，相命而信諭，謹言而退，以是爲近古也。』(桓三)

蓋以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依信爲約，不歃以血，乃古之道也。依其推想，

『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穀梁隱八)

卽因五帝時，軍旅會同，不須誥誓而信自固；三王時，衆所歸信而不盟詛之故耳。不僅兩傳之解釋如是，依左傳言，春秋書盟亦所多譏。左桓十二年云：

『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

卽其一例。他如詩之刺盟，爲例亦夥，無待詳舉。

（乙）盟誓存在之價值 盟與誓之本身，雖各異其價值；而既盟矣，既誓矣，則欲維持其存在，使無背盟反誓之事發生，其所賴者亦惟信耳。莊十四年，公會齊侯盟於柯，據公羊傳，曹劌手劍從公，願請汶陽之田，要齊侯與公盟；

『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公

（羊莊十四）

穀梁傳亦曰：『公會齊侯盟於柯，曹劌之盟也，信齊侯也。』是盟之須以信爲其基礎也可知。故如成十一年，秦晉爲成將會於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於王城，使史黶盟晉侯於河東，晉卻犇盟秦伯於河西。范文子曰：

『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何質乎？』（左成十二）
秦伯歸而背晉成，果如其言。盟一爲之，義難再改，所以維持其信也。苟信不繼，而重尋舊盟，春秋之世，亦多所譏。成九年，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卽謂范文子曰：

『德則不競，何盟之尋？』（左成九）

又昭十三年，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劉獻公對叔向曰：

『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左昭十三）

又哀十二年，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

『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左哀十二）

皆是此例。卽在春秋以前，盟必以信爲言，亦有記載。呂刑『罔中於信，以覆詛盟』可證之。不過春秋，列國共盟同盟交盟之事日盛，則信之要求，更爲當時普遍之心理也。

(三) 盟誓之時期

不信而始有盟，則在任何期間，苟有不信，即可爲盟。雖曰盟只形式之事，而春秋之世則依然認爲結信之必要也。試述其概：

(甲) 朝而爲盟者 左僖十八年，鄭伯始朝於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鐘。此其例也。

(乙) 聘而爲盟者 聘爲卿大夫之事，故聘而盟者，除少數情形外，大都尋舊之盟，或臨前定之盟，如春秋所言涖盟，來盟之類是也。左隱七年，『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左成十一年，『卻犖來聘，且涖盟』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涖盟也』皆其例。凡聘而爲盟者，必先行聘禮。公羊桓十四年，『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注稱『來盟者，聘而盟也，不言聘者，舉重也』是在盟之前必行聘禮可知。觀於左襄二十七年，『楚遠罷如晉涖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更知其然。

(丙) 離而爲盟者 與一國相會曰離，離而爲盟者，先行會禮，然後及盟。桓十七年，『公會邾儀父盟於郚』是其例也。然亦有不行會禮，而竟盟者，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於蔑』『及宋人盟』

於宿；』是其例也。

（丁）會而爲盟者 桓十七年，『公會齊侯紀侯盟於黃，』此二國以上之會而相盟也。僖九年，公會宰周公齊侯等於葵丘，盟於葵丘，此合諸侯之會而相盟也。原則上固必先行會禮而後爲盟，顧事實上亦有不然者。例如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於扈，』左傳云，公後至，則是不及其會，故知盟稱會者，實未必皆先行會禮也。

（戊）服而爲盟者 左僖二年，『盟於貫，盟江黃也；』注稱『江黃，楚與國也，始來服齊，故爲合諸侯。』卽其例焉。他如左宣十一年，『楚盟於辰陵，陳鄭服也；』左襄九年，『同盟於戲，鄭服也』等等皆然。

（己）敗而爲盟者 卽城下之盟是也。左桓十二年，『楚伐絞，……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還；』左文十五年，『晉卻缺以上軍下軍伐蔡，……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是其例也。然春秋之世，城下之盟爲諸侯所深恥。故左宣十二年，楚圍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楚乃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尙入盟，示禮於鄭。左宣十五年，楚圍宋，宋華元謂子反曰：

「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

子反懼，與之盟，而告楚王，退三十里。他如左哀二年，「伐邾，將伐絞（邾邑），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漕，沂之田而受盟。」盟於邾邑，句釋，雖不必卽是城下之盟，亦敗而爲盟者也。

（庚）平而爲盟者 兩國因國交之恢復而爲盟，卽平而盟也。左隱七年，陳及鄭平，陳五父鄭良佐相互如鄭如陳，洧盟；左桓八年，隨及楚平，楚以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左襄十九年，「齊及晉平，盟於大隧」二十年，「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於向」皆其例焉。

（四）盟誓之種類

春秋經傳關於誓之記載，僅有「胥命」之文；關於盟之記載，則盟也，同盟也，尋盟也，洧盟也，來盟也，等辭不一而足，是知同爲盟之稱，而所指則有別焉。卽不注意其名，而專就其事論之，亦往往彼此不能爲同。茲彙而及之：

（甲）同盟 同盟之稱，首見於莊十六年，諸侯同盟於幽云云，蓋齊桓稱霸之後，始見之也。同盟之解，公羊穀梁兩傳，皆有明文。公羊傳云：

『同盟者何同欲也？』（莊十六）

注稱『同心欲盟也，同心爲善，善必成；同心爲惡，惡必成，故重而言同心也。』穀梁傳云：

『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莊十六）

疏稱『同尊周也者，諸侯推桓爲伯，使翼載天子，卽是尊周之事。』他如

『公會宋公陳侯……同盟於新城；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穀梁文十四）

以及成十七年，諸侯同盟於斷道，襄三年，諸侯同盟於雞澤，穀梁皆有同一之文。故認爲楚若勢弱，不敢爭霸，則不復以同盟稱，如邵陵首止之盟是也。左傳對同盟兩字，雖無明文，然依杜注，則稱『言同盟服異也。』蓋認爲盟者假神明以要不信，當盟之時，告神稱同，故有服異之言也。所謂服異者，如莊二十七年同盟於幽，傳曰陳鄭服也；成五年同盟於城牢，傳曰鄭服也；昭十三年同盟於平丘，傳曰齊服也。惟服異之爲言，係指嘗同盟而異，未嘗同盟，則非服異，故盟不稱同。僖二年盟於貫，服江黃也；定四年，盟於皐鼬，楚之屬國陳許頓胡皆來，則不稱同，皆爲未嘗同盟，非服異，故不稱同也。且服異亦須眞服於盟，始得以同爲稱。僖七年，寧母之盟，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而心未服也，故不稱同；八年，洮

之盟，鄭始請服，未列於會，故不稱同；文十五年，扈之盟，蔡已先受城下之盟而服，故不稱同。然依杜注服異之言，仍不能盡解春秋同盟之例。如宣十二年，同盟於清丘，傳曰恤病討貳；十七年同盟於斷道，傳曰討貳也；成九年，同盟於蒲，傳曰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十五年同盟於戚，傳曰討曹成公也；十七年同盟於柯陵，傳曰尋戚之盟也；十八年同盟於虛打，傳曰謀救宋也，故非服異，而以同盟稱。蓋清丘斷道與蒲之盟，以諸侯已有二心，同心討貳，故稱同盟；戚與虛打，同心疾惡，故稱同盟；柯陵，鄭人不服，欲令諸侯同心伐鄭，故稱同盟。則申左氏之義，亦不限於杜注『服異也』。然則春秋之世，所謂同盟者，不外同心欲盟，同外乎敵，同服於盟諸事之混稱；其應稱同而不稱同者，或係叛者未服，憚於稱同，或係盟非重要，不必稱同，或係有尋舊盟，僅在修好而已，實則雖無同盟之稱，而具同盟之實者，仍多有之。例如葵丘之盟，不稱同盟，而桓公之盟辭則曰：『凡我同盟之人』云云，是依然以同盟視之也。此關於同盟之意義者一。

天子合諸侯，有使諸侯共盟之禮；霸主師其意，而爲方嶽之盟，則同在方嶽之盟者，又皆以同盟稱；甚至諸侯相互交盟，卽非衆見，甚非同一方嶽，亦可泛稱其盟曰同盟也。左傳

『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隱元）

『滕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隱七）

『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同盟故也。』（莊十）

是同盟之稱，在沿用上，又可泛指一切之盟也。此關於同盟之意義者二。

現代國際法上，同盟云云，有時爲攻守同盟之義；春秋之世亦然，所謂『同外楚也』卽近似之。然猶莫如下舉各例之著：

『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爲懼。』（左文四）

『吳伐陳……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於城父。』（左哀六）

故僖二十五年，公會衛子莒慶盟於洮；次年又會莒子衛寧速盟於向；而齊討是二盟，侵及西鄙，於是夏，

『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左僖二十六）

是有洮之盟，而衛始伐齊，以救魯也。此關於同盟之意義者三。

(乙)常盟 盟之無特殊意義，僅以修好爲目的者，可稱之曰常盟。例如下：

『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故爲蔑之盟。』（左隱元）

『惠公之季年，敗宋師於黃，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於宿，始通焉。』（同上）

『戎請盟，秋盟於唐，復修戎好也。』（左隱二）

『公及莒人盟於浮來，以成紀好也。』（左隱八）

『公及戎盟於唐，修舊好也。』（左桓二）

『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於齊，修桓公之好也。』（左僖十九）

『孟僖子會邾莊公盟於祿禚，修好禮也。』（左昭十一）

『冬盟於邾，修邾好也。』（左定三）

此蓋盟之通常作用，故其表現，以兩國之間爲盛也。至於戰爭而後爲盟，亦有和好之義，然非通常修好之單純，不可以常盟擬也。

(丙)尋盟 尋盟之義有二，一爲重申其舊盟之義，遂又以溫盟是稱，蓋以前盟已寒，更溫之

使熱故耳。此普通之義也。一爲令其加入舊盟之義，僖三年，陽穀之會，公不與，

『齊侯爲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涖盟。』（左傳）

此特殊之義也。尋盟之舉，有由時隔久遠而重申之者，如左隱三年，『齊鄭盟於石門，尋盧之盟也；』左桓十七年，『及邾儀父盟於越，尋蔑之盟也；』左成三年，『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蓋盧之盟在春秋前，蔑之盟在隱元年，衛之前盟在宣七年故也。有由一再堅信而重申之者，如左僖二十六年，『盟於向，尋洮之盟也；』左成三年，『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左襄十五年，『宋向戌來聘，且尋盟；』洮之盟在前一年，晉尋赤棘之盟在成元年，宋尋亳之盟在襄十一年，不以時爲限也。有由特殊事故而重申之者，如左僖二十九年，『盟於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左文十五年，『盟於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左成七年，『同盟於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踐土新城皆在其前一年，蟲牢亦只在其前二年，依然尋之也。凡尋舊盟，則是盟而又盟之，盟在於信，既盟而又不時再盟，實失其正。故左哀十二年，吳請尋鄫之盟，魯不許，而以『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爲對，蓋又不主張有尋盟之一例也。

(丁) 涖盟 涖盟者，臨其盟也。蓋兩國修好，或擇某地，或臨某國而爲會盟是焉。公羊傳曰：

『莅盟者何？往盟乎彼也。其言來盟者何？來盟乎我也。』(僖四)

然傳注則謂春秋王魯，故言莅以見王義，使若王者遣使臨諸侯盟，飭以法度；其言來者，亦因魯都見王義，使若來之京師盟，白事於王，不加莅者來就魯，魯已尊矣。此實另有用意，不可解涖盟之稱。蓋左傳所載涖盟之事甚多，如左襄二十五年補，『其五月，秦晉爲成，晉韓起如秦涖盟，秦伯車如晉涖盟；』左昭二十二年，『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涖盟，莒子如齊涖盟；』果如其言，不皆成爲王乎？左傳杜注『涖，臨也』云者，盟以殺牲插血，告誓神明，人臨其上；

『從我去者，出我之意，故言往彼臨視；從外至者，我共臨視，故直舉其來。』(左僖三疏)
其對於涖盟之意義，及對於來盟云云之分別，自甚顯然。然猶莫如穀梁傳曰：

『莅者，位也。』(僖三)

爲更明顯，蓋謂盟誓之言素定，今但往其位而盟之耳。故曰：

『莅，位也；內之前定之辭，謂之莅；外之前定之辭，謂之來。』(穀梁昭七)

「莅位也。其曰位何也？前定也。其不曰前定之盟，不日也。」（穀梁文七）

前定之盟不日云者，言信在前，不結於今，故春秋不書其結盟之日。其對於來盟之解亦然：

「來盟，前定也；不日，前定之盟不日。」（穀梁桓十四宣六）

雖曰昭十一年，「晉侯使卻棼來聘，己丑及卻棼盟。」來盟而書日，則非前定之盟可知，而與「來盟，前定也」之解少違，但此係以來聘為主，臨時而盟之耳。要之，涖盟來盟，爲臨前定之盟，實近事實，蓋得其要矣。試以事例考之，左隱八年，陳及鄭平，陳鄭遣使相互涖盟，盟信之結在「平」之時也。左桓十四年，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其前一年鄭人既來請修好，是年春公又會鄭伯於曹，盟信之結卽在此時也。左僖三年，公子友如齊涖盟，則因齊侯爲陽穀之會而來尋盟也。左襄二十七年，晉楚相互遣使涖盟，重結晉楚之好，而有宋之盟爲其先也。

涖盟以互爲之爲通則，且各如盟之儀式。左隱七年，「十二月陳五父如鄭涖盟，壬申及鄭伯盟，敵如忘，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鄭良佐如陳涖盟，辛巳及陳侯盟，亦知陳之將亂也。」其例也。但一國往涖盟，而他國不來報者亦有之；除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之例外；左文七年，「徐

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涖盟。『左襄二十九年，』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註稱『魯歸其田故來盟』，是皆有特殊之原因，不相互涖盟也。

（戊）改盟 盟所周信也，苟有盟焉，不可改也，若猶可改，日盟何益？此不過原則之論耳！但如盟之訂立，本非平等，異日改之，則亦所許。『左文二年，』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其非平等之盟可知。』『文三年，』晉人因伐楚救江之興師，『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公如晉，與晉侯盟。『即改盟之例也。』然如『左定八年，』晉師將盟，衛侯於鄆澤，而不以禮致，衛叛，晉人雖請改盟，而終弗許也。

（己）補盟 諸侯共盟，既畢，而有來者，如爲素所同盟之國，則爲維持其國際組織之紀律，必處以後至之罪。如爲慕其德澤而自來者，若不與之盟，則違其來意，故又有補盟之例。所來者爲諸侯，諸侯雖當盟訖，亦當更與之盟；爲大夫，則使大夫盟之。『襄三年六月，』己未同盟於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袁僑盟。『補盟之例也。』

（庚）復盟 國交之恢復，如兩國先已盟好，則同國際間之諸侯，又合兩國而再盟之，可稱之

曰復盟。同國際間之諸侯，對不睦之國，已以盟而和其好，不睦之國隨之而又自相爲盟，亦可稱之曰復盟。左襄十九年，『齊及晉平，盟於大隧。』二十年，『夏盟於澶淵，齊成故也。』前者之例也。左襄十九年，『諸侯還自沂上，盟於督揚。』曰：『大毋侵小。』蓋以莒數伐魯而和解之。二十年，『孟莊子會莒人盟於向，督揚之盟故也。』是二國又自共盟結其好，後者之例也。

（辛）要盟 盟由威武要脅而成者曰要盟，『要盟可犯。』公羊莊十四年，對柯之盟已明言之。左襄九年，諸侯伐鄭，許鄭之成，與鄭同盟於戲，盟之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駢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知武子謂獻子曰：

『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

則要盟爲當時國際間所鄙，蓋可知矣。故是年楚子伐鄭，鄭背其盟而與楚平，卽以

『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獨要盟，背之可

也」

爲其理由。至於城下之盟所以爲恥者，亦不外恥其爲要盟而已！

（壬）請盟 要盟，要人以盟；請盟，願與人盟；是所異也。左文七年，徐伐莒，莒見伐而欲結援，來請盟，穆伯如莒涖盟，卽其例也。左文十七年，齊侯伐魯北鄙，晉不能救，襄仲請盟，六日盟於穀，此則有近於乞盟矣。請盟既係願與人盟，而人不願盟者，例亦有之。左隱二年，「戎請盟，公辭」；左僖二十八年，「晉侯將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河南濟，侵曹伐衛……取五鹿……晉侯齊侯盟於斂孟，衛侯請盟，晉人弗許」是也。

（癸）乞盟 乞盟在公穀兩傳，謂君不自來，而遣使來，洵血而與之，貶之使若叩頭乞盟者也。故僖八年，「鄭伯乞盟」卽曰：

「乞盟者何處其所而請與也？其處其所而請與奈何？蓋酌之也。」（公羊）

「乞者重辭也，重是盟也；乞者，處其所而請與也，蓋洵之也。」（穀梁）

謂係抑鄭伯而申諸侯，故稱之曰乞盟。然在左傳則謂「鄭伯乞盟，請服也」，是與請盟爲言相近。斯或

近於事實上之解釋也。蓋依左襄三年，晉爲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匄告於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爲不協，乃盟於彤外云云。則乞盟固與請盟同也。不過以乞盟而易請盟，無非表示請之切耳。

(子) 喪盟 喪中而與他國爲盟也。左昭十一年，

「五月齊歸薨，大蒐於比蒲，非禮也；孟僖子會邾莊公盟於禚，修好禮也。」

蓋歸氏爲昭公母，蒐非存亡之由，故臨喪不宜爲之；盟會以安社稷，故喪盟謂之禮。其例也。

(五) 盟誓之主體

盟之種類既夥，其範圍自各不同。諸侯會而爲盟，則有盟主，此別於兩國交盟者也。凡盟之參加，有由諸侯盟者，有由卿盟者，有由大夫盟者，其間亦有相當之界限。試再分別及之。

(甲) 盟主之地位 霸主合諸侯以爲會盟，就其對於盟之主持而言，則盟主也。此由齊桓創其始，晉文繼之，其後晉主夏盟爲時最久。盟主之地位高於一切諸侯，然其勢力祇能及於其所領導之範圍，而不能及於其外。襄二十七年，宋之盟，晉楚爭先。晉人曰：

『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左襄二十七）

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是盟主之爲言，不過其所共盟者之主耳。諸侯既已公認其爲盟主，則無故自不得加盟主以不禮。左襄二十三年，齊侯伐衛，遂伐晉，晏平仲曰：

『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

蓋認爲極不德之事也。故左氏稱。

『叔孫豹帥師救晉，次於雍榆，禮也。』

卽因其能救盟主，故曰禮也。

雖然，盟主之主盟，責實非輕。或須設法維持盟之威信，例如左昭十三年，晉人將尋盟，齊不受盟，於是叔向對齊人曰：

『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惟君圖之，寡君聞命矣！』

而於其前，既告於天子之卿劉獻公，且於其後，治兵示衆，臨之以威；然後齊始畏服，同盟於平丘，則盟主正不易爲也。或須努力維持盟之正義，例如左襄二十六年，「趙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爲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之，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而貪之，是無以爲盟主也，請歸之。」晉侯遂許焉。

左昭二十三年，士彌牟謂韓宣子曰：

「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

左昭十一年，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

「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己爲盟主，而不恤國，將焉用之？」

是盟主負有討逆救亡之責任可知。或須修好於同盟，有如左昭二年，晉侯因公卽位，且韓宣子代趙武爲政，晉雖盟主，仍「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爲政而來見」，以修好同盟，故以「禮也」稱之。或須樹德於諸侯，有如左文七年，晉卻缺言於趙宣子曰：

「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

卽其例也。因之，左成八年，晉使魯歸汶陽之田於齊，季文子卽曰：

『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

果也，爲汶陽之田，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而補救之。然則盟主之勢固不可侮，盟主之德尤須有競，而後始可以爲盟主也。

（乙）諸侯之爲盟，合諸侯以爲盟，其參與也，有皆爲諸侯者，如僖五年，首止之盟是也；有使世子而來者，如僖八年，洮之盟，陳世子款是也；有由攝位之人而來者，如僖二十八年，踐土之盟，衛侯出奔，其弟叔武攝位，而來受盟是也。凡此，皆諸侯參與同盟之正，蓋國雖有大小，而其位須相匹也。但有時，亦有使卿來者，如成十八年，虛打之盟，晉侯宋公衛侯邾子外，魯則仲孫蔑，齊則崔杼是也。更有使大夫來者，如春秋書盟，不書其「名」而僅書曰：「莒人曹人」之類是也。凡此，皆諸侯會盟之變。若夫其盟約僅限於兩國之間，則諸侯相盟，或兩國之卿大夫相盟，固正法也。卽兩國相互蒞盟，

他國遣使來盟，而與此國之君盟，如左隱七年，陳鄭之盟，亦所許也。蓋因其奉命而來，臨前定之盟，有若其君自臨之耳。此外，外臣與內君爲盟之例，亦繁，如左僖二十八年，晉欒枝入盟鄭伯，襄十一年，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皆是。卽成三年，經『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十一年，『己丑及卻鞮盟』皆然。但如盟未前定，臨時遣使與他國之君盟，則亦常遭拒絕。左文十六年，『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於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間。』公羊亦曰：『齊侯弗及盟。其言弗及盟，何不見與盟也。』其不盟之原因，穀梁稱曰：『行父失命矣。』實則齊侯不願與卿大夫盟，故待魯君之病愈再盟，而行父失命云者，亦不外未能使此變例成立，有如魯君之願也。殆後，齊信魯君確有疾，且以賂，終與公子遂盟於郟丘，其變例也。公穀兩傳，對此變例之失正，責之最嚴，如莊二十二年，『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於防』之例，卽曰：

（羊）

『齊高傒者何？貴大夫也。曷爲就吾微者而盟？公也。公則曷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公

『不言公，高傒伉也。』註『高傒驕伉，與公敵體，恥之，故不書公。』（穀梁）

更其甚者，一國之君臨於他國，他國之君不與共盟，而使卿大夫盟，此則當時國際間所認爲最大之恥辱，較在國內非前定之盟，而與外國之卿大夫盟，爲尤過之。文二年，『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之例，三傳皆釋其不書『公』者，諱公之恥也。蓋

『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適晉不書，諱之也。』（左傳）

『此晉陽處也，何以不氏？諱與大夫盟也。』（公羊）

『不言公，處父伉也，爲公諱也。何以知其與公盟，以其日也；何以不言公之如晉，所恥也，出不書，反不致也。』（穀梁）

不過君入他國，而其國亂無君，因事實之必要，須與之盟者，則亦可與諸大夫盟，雖非正也，而實權也。有如莊九年，『公子及齊大夫盟於莒』

『齊無君也。』（左傳）

『公不及大夫。大夫不名，無君也。盟納子糾也。』（穀梁）

『公曷爲與大夫盟？齊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其諱與大夫盟也，使若衆然。』（公羊）

此蓋例之僅見者耳。雖然，春秋末葉，此種種之限制，更多紊亂，觀於左襄三十年，鄭伯及其大夫盟，君臣詛盟，行於國內，則國際間之情形更可推想之矣。

（丙）大夫之爲盟 國際盟約不由國君相盟，而遣使爲盟者亦有之。如襄二十七年，宋向戊弭兵之會，卽是晉趙武，楚屈建，魯叔孫豹，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宵，及許人，曹人爲會於宋，而盟之；所謂『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於宋』是也。大夫云者，卿大夫之總稱也；所謂許人，曹人皆大夫，以其微，故不書名也。他如襄三年，『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雖因諸侯已盟，袁僑後至，而使大夫補盟之，亦大夫相盟之例也。然如袁僑非後至，則陳君既未親來，自可參與諸侯雞澤之盟，不嫌其爲大夫者，重其國也。至於兩國共盟，由卿大夫而爲之者，自亦所許。隱元年，『及宋人盟於宿』，客主無名，是皆微者也。然依國之地位須相敵匹外，雖總稱曰大夫，貴卿仍不可與微者盟，亦當時所認爲禮之正也。

（丁）附庸之列盟 附庸之國，爲人私屬，不通於諸侯，征伐盟會，不齒於列。故左襄二十七年，

宋之盟，各國皆使卿大夫至會，邾滕小國，且私屬齊宋，於是邾悼公，滕成公則皆親來。然盟之日，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是附庸之國不得列於盟會也。然如主國寬厚，則亦可列於諸侯。故僖二十一年，楚人伐隨，自爾以後，隨不復見，蓋爲楚之私屬，不通於盟會矣。殆定四年，保護楚昭，楚得復國，感其恩德，復使列於諸侯。哀元年，楚帥諸侯圍蔡，令隨在其班次，以之告魯，遂又見於春秋，蓋一特殊之例也。至於附庸之君，力圖振作，而他國之君亦願與之盟者，自可爲盟誓主體，不待論也。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於蔑」，時邾尙未爵命於周，且不僅如宋之盟時，爲齊私屬己也；而春秋褒之，則嘉其能通於上國也。

（六）盟誓之禮儀

曲禮以約信曰誓，洫牲曰盟，故知誓爲盟之略式。然則所謂盟禮者究如之何？據左傳隱元年疏：「凡盟禮，殺牲插血，告誓神明，若有背違，欲令神加殃咎，使如此牲也。」乃其略也。據曲禮疏：「盟之爲法，先鑿地爲方坎，殺牲於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盤，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爲盟書，成乃插血而讀書。」又其詳也。但朗讀盟書之後，且須將餘血埋之於坎，加盟書於上，故盟書稱曰載書，載其上也；此

外並作副本，交於司盟者存之，而事始竣焉。茲再分述之：

（甲）盟壇 古代朝會盟誓，皆築土爲壇，但亦有例外者，左襄二十八年，鄭伯如楚，舍不爲壇；子產曰：『大適小，則爲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實則子產不爭虛儀，論其事，則正如外僕之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也。壇之見於盟者，除覲禮所述者外，柯之盟，公羊傳稱曹子以手劍刼桓公於壇，卽其例也。此外，

『孔子出魯東門，過杏壇曰，茲臧文仲誓盟之壇也』（禮雜記）

則盟必於壇上，更可知之也。

（乙）盟牲 盟必用牲，左襄二十六年，『敵用牲』是其例也。卽如齊桓葵丘之會，穀梁旣稱其『陳牲而不殺』，孟子亦言其『束牲載書而不敵血』，其仍陳之，縛之，而備有牲也可知。牲之用也，許慎據韓詩云，天子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庶人以雞；又云，毛詩說，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實則春秋列國爲盟，通皆用牛，故有執牛耳之語；左傳云：『衛伯姬盟孔悝以緘』，則非國際會盟，當別論之。雞犬之用亦非限於微者，左僖十九年，所謂『小事不用大牲』，而國際會盟自爲大事，雖大夫爲盟

當亦不用犬也。然則人可用乎？此又不可。左定四年，雖有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云云，而據杜注，則云當心前割取心，以盟，示其至心是也。

（丙）盟器 殺牲而割其耳，盛之珠盤，並取其血，盛之玉敦，珠盤，玉敦，皆盟時之用器也。周禮玉府職云，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戎右職云，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蓋槃敦皆器名，以珠玉爲飾耳。其所謂『役之』者，傳敦血授當敵者是也。此外，據戎右所稱，尙有『桃茢』兩物，執於血之側，以掃不祥云。凡盟具之辦，則有尸盟者，左襄二十七年，

『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

春秋正義謂『盟實大國爲主，而此云小國主盟，知其主辦具也。』故尸盟之意，不必皆大國主盟之稱也。

（丁）執耳 以珠盤盛牛耳，必有執牛耳者，卽周禮所謂『贊牛耳』是也。此由何人執之？正義謂『盟用牛耳，卑者執之，尊者涖之；』換言之，卽尸盟者執之，非盟主執之。蓋盟法，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執牛耳卽其類也。夫禮旣以尊者涖牛耳，主次盟者故左定八年，衛侯與晉大夫盟，自以當

涖牛耳，請晉大夫執之；而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則牛耳之執，蓋卑者之任務也。然自哀七年，鄆衍之役，吳爲盟主，夷不知禮，自使其人執之，而法始亂。故

『（哀）公會齊侯盟於蒙。孟武伯相齊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鄆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蒧也。』（左哀十七）

蒧爲武伯之名，則自以爲大國當執，故從鄆衍之例，而舍發陽之例；蓋石魋執牛耳，乃小國執之也。盟重在歃血，何以須執牛耳？據埤雅云：『牛耳無竅，盟則人聽於神，故執牛耳，以爲不聽者戒。』或然也。

（戊）歃血 盟者，以血塗口旁曰歃血，左襄九年云：『新與鄭盟，口血未乾。』可知之也。淮南子齊俗訓云：『胡人彈骨，越人齧臂，中國歃血，所由各異，其於信一也。』則盟更自然如此也。蓋盟以約辭告神，殺牲歃血，明著其信故耳。春秋之世，盟旣殺牲，卽所以爲歃血之用，惟桓三年，齊侯衛侯胥命於蒲而不歃血，莊僖之間，齊桓衣裳之會，陳牲不殺，爲罕例也。歃血取信，故必以敬。左隱七年，陳五父與鄭伯盟，歃如忘；於是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左定八年，晉涉佗與衛侯盟，將歃，涉佗接衛侯之手及挽，衛侯怒而叛晉，皆歃不如禮也。此外公羊僖八年，洮之盟，鄭伯不肯自來盟，處其國，

遣使挹取其血，故亦抑之。

血依次而歃之，餘血則埋之於坎，而載盟書於其上。左僖二十五年云：『坎血加書。』左襄二十六年云：『歃用牲加血。』其例也。所加之書，卽盟書也，亦卽載書也。然則關於載書者又若何乎？

（己）載書 盟禮，大國制其言，故左襄九年，諸侯同盟於戲，晉士莊子爲載書，卽其例也。顧因盟辭失當，侮鄭過甚，鄭子駟亦以反質之言，載於策，苟偃遂擬改載書。然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也，若可改焉，大國亦可叛也。』是又知載書旣成，卽不可再改矣。載書之內容，首爲與盟者，次爲盟辭。左定四年，『晉文公爲踐土之盟……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此與盟者之序列也。至於盟辭，則各盟不皆爲同，再特及之。

盟辭有以同恤王室爲主者，有以攻守同盟爲主者，有以修好敦交爲主者，有以特殊問題爲主者，不一其類。左僖二十八年，晉文公踐土之盟曰：

『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其玄孫，無有老幼。』
左襄十一年亳之盟曰：

「凡我同盟，毋蘊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隱，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各山各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

此以同恤王室爲盟辭之主也。且依左昭二十五年，宋樂大心以宋於周爲客，不輸王粟，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云云，則知自踐土之盟後，盟辭以同獎王室爲義，當甚多也。左成十二年，晉楚盟於宋西門外之辭曰：

「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贊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墜其師，無克胙國。」

此以攻守同盟爲盟辭之主也。左襄十六年，溴梁之盟辭曰：

「同討不庭。」

亦然。又左哀二十年，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曰「好惡同之，」則亦此一類也。左僖九年，齊桓葵丘之盟辭曰：

「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

左襄十九年，督揚之盟辭曰：

「大毋侵小！」

此以修好敦交爲盟辭之主也。至於左桓元年，公及鄭伯結枋之成，而盟於越曰：

「渝盟無享國！」

左僖十八年，楚賜鄭伯金而悔，盟曰：

「無以鑄兵！」

左宣十五年，宋及楚平，盟曰：

「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此皆以特殊問題爲盟辭之主也。他不盡詳。

（庚）告神 盟書於載之前，必先讀之，意在告神示信；所謂「昭明德之信，在於告神，故爲盟也。」左昭十三年，晉叔向曰：「……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

來，未之或失也。』其義蓋可知矣。周禮司盟云：『北面詔明神，』卽其事也。所謂神明者何？據鄭注觀禮云：『王之盟，其神主日，王官之伯盟，其神主月，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然春秋之世，盟神並無一定，觀於前述亳之盟，自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以至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皆是也。

（辛）盟府 盟書於載之之後，另有副本，藏於盟府。盟府者，司盟之官也。周禮詛祝掌盟詛之辭，司盟掌盟載之法皆是。且依左僖五年云，成王賜太公周公之盟，載在盟府，太師掌之；而左定四年，子魚亦謂踐土之盟，其載書『藏在周府，可覆視也；』是諸侯爲盟之載書，其副本有藏於周室者可知。至普通之載書，則或由同盟者各執之焉。

（七）盟誓之變例

盟以堅信，且昭神明，故必敬而謹之，以成其事，並須信而守之，以告其功；除『要盟』之類外，餘皆如此，斯爲盟之正也。然春秋之世，一方面固有極力維持盟誓之法則者，一方面亦有不憚破壞盟誓之紀律者，斯又盟之變也。茲再分而述之：

（甲）詐盟 詐盟者，背盟之深也。左僖二十一年，宋人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

秋，諸侯會宋公於孟，楚人執宋公以伐宋。且依公羊說，鹿上之盟期以乘車之會，宋公謹而守之，楚竟伏兵車以執宋公。此詐盟之例也。夫左襄九年，晉要盟於鄭，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孔子矯卽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雖以要盟可背，然猶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對要盟之背，尙且如此猶豫，並自解之，則詐盟之價值可知矣。雖然，春秋之世，楚最善於詐盟，亦如鄭之最善於背盟也。

（乙）背盟 盟不可背，禮之正也。故蔡文侯雖畏於楚，而終欲事晉，謂「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左襄二十）隨雖爲楚所敗，而昭王奔隨，吳索之不與，謂「以隨之僻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於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左定四）又吳伐陳，楚將救之，雖卜戰不吉，卜退不吉，而以「棄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終與吳戰。（左哀七）此皆謹守盟約不背之例。次之，黃父之會，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宋樂大心不願；晉士伯責之曰：「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會，無乃不可乎？」樂大心不敢對，受牒而退。（左昭二十五）斯強守盟約不背之例。至於左定四年，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棄盟取怨，無損於楚，不如辭。」

蔡侯云：『斯不背盟，則更下矣！』

雖然，春秋中葉以後，人皆以『背盟而克者多矣』（左昭二十二）爲奢念，於是背盟之事，亦甚夥焉！有一盟而彼此皆背者，如宣十二年，晉人、宋人、衛人、清丘之盟是也。清丘之盟，以『恤病討貳』爲辭，陳貳於楚而宋伐之，衛救陳，不討貳也；楚伐宋，晉、衛不救，不恤病也，卽曹亦是，皆有背其盟。故君子曰：

『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左宣十三）

蓋盟之不信，如此之衆也！有一盟而隨時卽背之者，如左成元年，晉侯使瑕嘉平戎於王，單襄公如晉拜成，而劉康公則乘戎平還無備而要之。故叔服曰：

『背盟而欺大國，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

蓋盟之不信，如此之速也！有強國而不憚背盟者，如左成十六年，楚將北師，侵鄭，衛、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故叔老嘆焉。蓋盟之不信，如此之深也！有弱國而最善背盟者，例如成五年以前，鄭從楚盟，是年服於晉，盟於蟲牢，成九年又盟於蒲，而楚人以

重賂求鄭，鄭伯又會楚公子成於鄧，故晉人以背盟而執之。十六年鄭又叛晉，而子駟從楚子盟於武城；殆襄二年，鄭又服於晉而與晉之盟。八年，楚又伐鄭，子孔子驕子展欲待晉，而子駟子國子耳則欲從楚，且擬犧牲玉帛，待於二境，孰來則成之。是盟誓之於鄭，似無應背與不應背之一說也。

（丙）不盟 盟而同好之國不至，或遲，則加貶責；此亦春秋當時之正法也。故盟同好之國皆須至，不至則爲變也。左僖十九年，陳蔡楚鄭盟於齊，以修桓公之好，無忘桓公之德，而宋獨不會；二十一年宋又召齊人盟於鹿上，故二十三年，

『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盟於齊也。』（左傳）

又左文十四年，從於楚者陳鄭宋三國服晉，同盟於新城，而蔡人不與，故十五年晉卻缺以上軍下軍伐蔡，以城下之盟而還。此皆不盟而見伐之例也。

（丁）後盟 盟而後至，在己固爲不敬，而盟主或且討之矣。左文七年，齊侯宋公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於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八年，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嫌其後也。然後盟之最甚者，莫若僖十九年，『宋公曹人邾人盟於曹南，鄆子會盟於邾；』蓋鄆子欲會曹南之盟，至邾而會盟

已罷，則遲可知。於是宋使邾文公執郕子用之，以處其罪。但此種懲罰，過於正矣。故司馬子魚非之。

（戊）逃盟 出會避盟，是曰逃盟，蓋中變其志，另有企圖，然亦非所許也。僖五年，『諸侯盟於首止，鄭伯逃歸不盟，』所以稱其爲逃者，鄭伯棄其師衆，輕身逃歸，羣臣不知其謀，社稷不保其安，此與匹夫逃竄無異也。其所以逃盟之故，據左傳云：『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此種逃其師而歸之輕率舉動，當時孔叔卽止之曰：

『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左僖五）

於是，六年『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經書『……伐鄭，圍新城云云；』夫

『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病鄭也，著鄭伯之罪也。』（穀梁僖六）

因之，穀梁對經僖八年，『鄭伯乞盟』之解，謂『鄭伯乞盟，以向之逃歸乞之也；』蓋皆深惡逃盟之不法也。又左襄十六年，葬晉悼公，晉平位卽位，與諸侯會於溫；齊有二心，高厚歌詩不類，苟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諸侯之大夫仍自共盟曰同討不庭。於是十七年，齊伐魯，

十八年圍齊，此亦逃盟之例也。

（己）竊盟 卽左成二年，所謂『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之謂。蓋匱者乏也，私竊爲盟，盟終不固。此盟是匱乏之道也。何以言之。蓋其時，晉主夏盟，堪率諸侯，而諸侯之卿，竊與楚盟，是背晉也；故孔子書春秋，卿不以名，統曰『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郕人盟於蜀』是也。惟此種竊盟，只係對於違背盟主而言，若夫禮不可許其爲盟主者，雖竊盟亦無傷，不以匱盟稱也。故如吳之彊大，凡三會三伐三盟，春秋惟書會伐，不書其盟，不與其爲盟主也；於是哀十二年，衛侯會吳於郕，公及衛侯、宋皇瑗盟，亦係背吳而竊盟，而春秋則書『秋，公會衛侯、宋皇瑗於郕』，不貶稱人如蜀盟之例者，卽以吳不應爲盟主，魯衛宋三國之私盟可許也。然仍只書會於郕，而不直書盟於郕者，此因在實際上，魯有畏吳，雖竊盟而不自書，孔子亦從而不書之耳。

第四章 質執

質之爲言信也，左傳『要盟無質』是；並指盟約而言，左傳『先王與吳有質』是。然其變也，盟不足以爲質，質難獨信乎盟，於是乎以人爲質矣。國強者欲待弱之來事，故遣子及貴臣爲質；國弱者懼其侵伐，令子及貴臣子往爲質；若兩國敵則爲交質。質之爲用，始於春秋，後至戰國，莊襄王爲秦質子於趙，見史記。再後，至於宋代，徽欽兩朝使太子貴臣往金爲質，其例更著；皆有取法於古耳。

雖然，質固非正，猶可託言於取信也。若夫執，則直捕其人矣。執之用也，或於戰敗爲之，或因其罪爲之，此尙無失執之正也。其不正者，則其人本無罪，而執之以示威於鄰國，期其有所屈服，又一變相之質也。故質執兩事，皆春秋之世，國際間臨時方略中之最嚴重者，不可不一略及之。

（一）質之事例

質之主體爲太子，其甚者並以大夫之子爲副，故有『質子』之名。鞍之戰後，晉欲質齊君之母蕭同姪子，此則反於質之正例，宜齊之不見允也。春秋之世，所用以爲質者，有如下述各例：

（甲）因結信而爲質。左隱三年，『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於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孤爲質於鄭，鄭公子忽爲質於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日鄭祭足帥師取

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故周鄭交惡。』此用質之例最早見於春秋者，因意在結信，故又交質其子，以堅其約。然始而交質，繼而交惡，則質之無濟於事可知。

『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蘊藻之菜，……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

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河酌，昭忠信也。』（左隱三）

蓋慨乎以言之矣。

（乙）因復君而爲質。左僖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於韓，獲晉侯，以穆姬之故，秦伯不敢以入。於是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太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乃許晉平。子桑之言，蓋即晉語所謂『不若以歸，以要晉國之成，復其君而質其適子，使子父代處秦國，可以無害』之意耳。殆十七年，晉太子圉爲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是當時之對待質人，尙不甚苦；然亦所以固其心也。故二十二年，圉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即對曰：『子晉太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則質人爲辱，並有監視之人，

皆可見之矣。

(丙) 因討伐而爲質 左襄元年，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爲討；二月，齊太子光爲質於晉；此畏人之討而有質之事也。左宣十八年，春，晉侯衛太子伐齊，至於陽穀，齊侯會晉侯，盟於緄，以公子彊爲質於晉；此會盟之中而有質之事也。

(丁) 因要盟而爲質 公羊成二年，因晉魯之使聘於齊，齊君之母蕭同姪子辱二使，而有鞍之戰，齊師敗績，請成。晉卻克則以蕭同姪子爲質，而要其盟。顧此種要求，實與『質子』之例不合，且爲奇辱。故齊國佐曰：『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請戰。壹戰不勝，請再戰。再戰不勝，請三戰。三戰不勝，則齊國盡子之有也；何必以蕭同姪子爲質！』卻克卒如所請。是要盟固可質，而以敵君之母爲質則不許也。要盟固可質者，以質要其盟，如前述之晉太子圉爲質於秦，皆有要而始盟之性質也。

(戊) 因請師而爲質 春秋末年，國際信義，更無保障，於是質之範圍，又擴充而及於請師等事；且質太子爲尤不足，並陪以大夫之子矣。左定三年，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

請伐楚。左定四年，楚自昭王卽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皆其例也。

（二）執之事例

執固有近似質者，強捕其人，以期所求是也。但此外，執之事例仍多，要視執之情形如何，經傳分別與以褒貶。然則春秋之世，國際法上必承認執之事例可知，惟各有相當之法則而已！

（甲）執諸侯 諸侯之執諸侯也，必其人有罪而後可，而所謂罪者，則以不道於其民爲主，諸侯始可討而執之也。不然，則係以私罪執之，非執諸侯之正法也。春秋之世，執諸侯也，無論其惡及於民，或僅身犯不義，均稱某人執某侯，告於鄰國，蓋欲重其罪，以加民爲辭耳。孔子修春秋，而依執之正法，分別其事；

『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左成十五）

例如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云云，哀四年，『宋人執小邾子』云云，稱人以執者，示其無道於其民，衆所欲執也。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云云，示其惡不及民，則不稱人以執之。雖然，亦有據其

虛告而直書之者，以明告者之非；例如僖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滕本無罪而宋虐之，並以罪及民爲告，遂亦直存其僞焉。穀梁傳並謂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此入而執，其不言入，不外王命於衛也，乃屬於伯討之文者。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乃屬於以侯執伯，明執之不以其罪者。是其間又有應執與不應執之顯然區別矣。顧在公羊，其說又異，僖四年，謂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總之，同一執也，而有兩種情事，三傳固皆認之矣。

然無論在何種情形中而執焉，諸侯終無相治之道，有罪無罪，皆當歸於京師；固不僅左莊三十年，王命虢公討樊皮，執樊仲皮歸於京師之例爲然也。故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於京師，寘諸深室；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於京師，皆禮也。公羊並稱歸京師，而經或書歸之於京師，或書歸於京師，亦有區別。歸之於者，罪已定矣；歸於者，罪未定也。歸之於者，執之於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已可知矣；歸於者，非執於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未可知也。則諸侯尊貴，不得相治，當斷之於天子，更可見之矣。要之，執諸侯當歸於京師，而或以歸，或歸於諸侯，皆非禮焉。

何以見「或以歸」爲非禮？襄十六年，「會於溴梁，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書以歸者，有惡晉

也。蓋邾莒二國數侵魯，且無道於其民，而又通齊楚之使，宜可執之，然執而歸於晉，不以歸京師，則非禮也。其他若僖十九年，宋襄公以一會而虐二國之君，既執滕宣公於會，又使邾文公執鄆子而用之，則更下矣。執諸侯或其世子而用之，左昭十一年，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殺以祭山，亦其例皆極不合於國際間之正法也。至於僖二十一年，孟之會，楚執宋公以伐宋，於薄之盟而釋之，是又純然以執爲質之意矣。

何以見『或歸於諸侯』爲非禮？僖二十八年，『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執諸侯當以歸京師，晉欲怒楚使戰，故以曹伯與宋，所謂譎而不正者也。哀四年，『晉人執戎蠻子，赤歸於楚，』公羊傳曰：『其言歸於楚，何？子北宮子曰，辟伯，晉而京師，楚也。』

蓋譏其畏楚彊禦之勢，若京師矣。

（乙）執叛逆 現代國際法，政治犯不執，不引渡，我國古代則微有異。執之與否，不以其是否政治犯，而以其果有其罪與否。認爲罪有應得，或可聲討，則代鄰國執之，不然則否。例如左隱四年，衛州吁因弑其君自立，未列於會，仍爲叛逆者之身分；乃州吁與石厚如陳，石碯請陳執之。陳卽執而請

衛人自臨以討，於是衛人使右宰醜泄，殺州吁於濮，石碯使其宰孺羊肩泄，殺石厚於陳，即執叛逆之例也。反之，左莊二十二年，陳人殺其太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顓孫又自齊奔魯，齊不唯不執，且使敬仲爲卿，則又與今日保護政治犯之例相合。春秋大夫放逐，臣子出奔之事頗多，其在事實上固以不執爲常也。

（丙）執行人 行人者使也。春秋執使之例甚多，或則以行人稱，或不以行人稱。稱執行人者，使不可執，執之失禮，此與今日不執使節之鐵則相合也。雖爲行人而不稱執行人者，以其私罪或有可執之道而執之也。公羊解之曰：

『執者何爲或稱行人，或不稱行人？稱行人而執者，以其事執也；不稱行人而執者，以其已執也。』（文十四）

所謂以其事執者，謂以其所銜奉國事執之也。依左傳義其執之也，皆不合於法。例如襄十一年，『楚人執鄭行人良霄』，左傳言良霄係如楚告將服於晉，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蓋依兵交使在其間之義，即不得執之也。又襄十八年，『晉人執衛行人石買』，因前一年，衛石買帥師伐曹，晉怨其

君並及石買，以私怨執之，故書行人以罪晉也。又昭二十三年，『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左傳稱……『邾人愬於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言使人也。』蓋『諸侯有罪，盟主當以兵討之，不宜執其使人。』故譏之。又定六年，『晉人執行人宋樂祁犂』左傳稱范獻子怒樂祁主於趙氏，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然非其罪，故亦以執行人稱。觀於定八年，

『趙鞅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左定八）則知執行人之爲毀正法也。顧將歸樂祁之時，范獻子則又欲令樂祁之子爲代，樂祁歸卒於太行，士鞅又以宋必叛，並止其尸以求成；是又執而牽及於質之例也。

所謂以己執之者，係以大夫之私罪執之也。例如公羊文十四年，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單伯之罪何道淫也？惡乎淫？淫乎子叔姬。然則曷爲不言齊人執單伯及子叔姬？內辭也，使若異罪然。穀梁亦言，齊人執單伯，私罪也；單伯淫於齊，齊人執之；齊人執子叔姬，叔姬同罪也。其不以行人稱者，使不可執，而有私罪，則可執其人也。但依左氏義，則謂王者之使，不問有罪無罪，諸侯皆不得

執之；齊之執單伯，恨魯恃王勢以求女故，而執子叔姬，欲以恥辱魯，並非因單伯之淫而執之也。

行人不得執之，行人因私罪得以執之，此固春秋時代執行人之一大原則也。然在例外上，行人以國際間之關係，亦有不因私罪而得執者。不過春秋仍直書執某人，正見其苟只爲行人之資格，則仍不得執之也。例如左莊十七年，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杜注「齊桓始霸，鄭既伐宋，又不朝齊，詹爲鄭執政大臣，詣齊見執，不稱行人，罪之也。」至於左桓十一年，宋人以鄭祭仲立鄭昭公，宋人擬立鄭厲公，誘祭仲而執之，迫其逐昭公而立厲公，祭仲允而盟之。經不稱鄭祭仲爲行人者，以行人絕不應聽迫脅以逐君，罪祭仲也。然則行人在此種事例中，已非純粹行人之資格，則固可執之也。

（丁）執同使 大夫同使於一地，不得相執，此公羊之義也。故定元年，晉合諸侯之大夫，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晉人執之於京師，所以有貶者，大夫之義不得專執也。然依穀梁之義，則重其執人於王者之所，而不以歸於王之有司，是同使者有罪固可執之焉。左傳之義亦謂晉大夫代天子之大夫爲政，宋仲幾不受功，且以神誣士伯，爲受執之因；但執而歸，後始歸之京師，則其所失也。

第四編 戰時之法則

第一章 征伐侵襲

戰爭者，和平之反也，而仍有所當遵守之法則，是曰戰時國際法。蓋平時法多爲實體法，戰時法卽求此實體法實現之程序法之一也。春秋之世，論戰爭之價值，正如孟子所謂『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蓋兵之所起，大都小役大，弱役彊，或因怒興師，或棄禮貪利，未嘗有純然禁暴救亂之義也。然孔子書春秋，舉毫毛之善，貶纖芥之惡，併爲錄之，分以彼此，則在戰爭之中，固顯然有其相當之法則也。周禮所謂『大師之禮用衆也；』左傳所謂『吾子之討，軍禮也；』大師之禮及軍禮，當亦包含戰時國際法於內也。

現代國際法，分戰爭之種類爲陸戰，海戰，空戰；古不盡有其事，止陸戰與河戰也。爲攻擊戰，防禦

戰；爲單獨戰，共同戰；爲一般戰，一部戰；爲公戰，私戰等等，古皆有其事，而不視爲重要之分類也。古代惟就興師用兵之狀，大體上分爲征，伐，侵，襲四種；其在春秋之世，伐之見用尤最廣也。茲依次言之：

（一）關於征之事者

天子出師，始得曰征，易離卦『王用出征』，書大禹謨『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其例也。降而次之，則有討，奉辭以伐罪，天子或不親行也。然在春秋之世，征則除齊桓公問罪於楚，有近似外，討則諸侯間常有之事矣。特更詳之：

（甲）征討之意義 孟子謂『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蓋以彼有罪而布令陳辭以責之，是謂征也；討也；彼有罪而用兵行師以加之，是謂伐也。五霸摟諸侯以伐諸侯，實同於討，此孟子所以稱其爲三王之罪人，稱春秋無義戰也。征討不僅以布令陳辭責之爲其內容；且並以懲罰其罪爲其內容。周禮大司馬以九伐之灋正邦國，除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外，其所謂『馮弱犯寡則眚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實皆征之內容也。蓋眚之者，四

面削其地也；壇之者，置之空壇以出其君，更立其次賢者也；削之者，亦削其地也；正之者，執而治其罪也；殘之者，滅其爲惡，放逐之也；杜之者，使不得與鄰國交通也；滅之者，則誅滅去之也。凡此，皆所以正邦國，而爲征討後之懲辦方法也。

（乙）征討之事例 征討既爲以上伐下之舉，諸侯之對於諸侯不可用也。然自周室東遷，王綱失墜，霸主挾天子以令諸侯，亦有征討之事。左僖四年，齊桓公之伐楚也，管仲卽對楚人曰：

『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

是隱然以伐爲征矣。齊桓以後，霸主往往與師問罪，亦皆以代王室而征討爲其所託。執諸侯而必歸於京師者，正因諸侯無相治之道，而征之在名義上，仍屬於王也。惟征之爲名，春秋不特與之，正見其有不可以與諸侯也。若夫討，則傳中固常有焉，如左文三年，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左襄元年，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爲討，其例也。蓋討之尊嚴次於征，且不必卽以師從，故霸主之對於叛盟者，恆用之。又論

語「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亦當時國際間得以用討之一例也。

(二) 關於伐之事者

春秋書「伐」爲例最多，蓋侵與襲之外，皆是伐也。且公羊莊十年云：「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則言戰，言圍，言入，言滅，又皆有伐之義矣。特更詳之：

(甲) 伐之意義 伐之本體何所是指？三傳各不相同。左傳謂

「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莊二十九)

蓋以擊鼓斬木，俱名爲伐，兵入其境，鳴鐘鼓以往而聲其罪，有若擊鼓斬木然。故較侵襲爲重。公羊傳則謂，

「恠者曰侵，精者曰伐。」(莊十一)

蓋以侵，用意尙麤，淺侵不服，則更舉兵深入其境，而伐擊之，益深用意，故稱精者曰伐。但穀梁傳更謂，

「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隱五)

蓋以樹木斬不復生，宮室壞不自成，故其爲害更毒於侵也。三傳所解，固各不同，但伐之輕於征而重於侵，則爲同一之論。又按晉語載宋人弑昭公，趙宣子請師於靈公以伐宋，公許之，乃發令於太廟，召軍吏而戒樂正，令三軍之鐘鼓必備。趙同疑之。宣子曰：

『大罪伐之，小罪憚之，襲侵之事，陵也。是故伐備鐘鼓，聲其罪也；戰以鐸于，儆其民也；襲侵密聲，爲整事也。今宋人弑其君，罪莫大焉，明聲之猶恐其不聞也；吾備鐘鼓，爲君故也。』

乃使旁告於諸侯，治兵振旅，鳴鐘鼓以至於宋云云，則伐備鐘鼓，或事實也。

（乙）伐之原因 此不勝舉，而最著者有若：出於討逆之原因者，左文十七年，晉荀林父、衛孔達等等伐宋，討曰：『何故弑君？』左宣十一年，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轅諸栗門，皆其例也。弑君者，鄰國何以必討？此卽晉語 趙宣子請伐宋，而對於晉靈公所稱，

『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爲明訓也。今宋人弑其君，反天地而逆民則也，天必誅焉。晉爲盟主而不修天則，將懼及焉。』

之理由是也。即在公羊對於楚子討逆之例，亦謂諸侯之義固不得專討也，而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爲無道者，臣弑君，子弑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穀梁亦謂明楚之討有罪也。惟須知者，雖係篡弑，苟已列於盟會，君之地位，已由國際列侯而承認之，苟再有討伐者，則亦違法。

出於納亡之原因者，左莊六年，齊魯宋陳蔡伐衛，以納惠公；但惠公雖爲諸侯所納，懼失衆心，而以國逆爲告，則伐而納之，亦非盡當可知。此納諸侯使復其位而伐之也。左莊九年，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此納無位者使其位而伐之也。左成十八年，鄭伯會楚子伐宋，納宋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此納逃亡使歸其國而伐之也。總之，凡春秋諸稱納者，皆有與師見納之事，不須一一依傳證之焉。

出於報復之原因者，左僖十七年，齊人爲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蓋僖十五年，楚人伐徐，英氏爲楚之與國，故伐英氏而報復前之役也。左文四年，晉侯伐秦，圍郿新城，以報王官之役；蓋文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殺尸而還也。他如左文十五年，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左哀元年，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報檣李也；皆爲因報復而致伐之例。

出於爭界之原因者，左襄八年，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鄙田，蓋莒既滅鄆。魯侵其西界，故伐魯東鄙，以正其封疆；卽一例也。此外，春秋之世，因爭田爭地而兵戎相加者，爲例甚多，不枚舉焉。

出於朝聘之原因者，左文元年，晉襄公因諸侯皆朝晉，獨衛成公不朝，便告於諸侯而伐衛，此以不朝而致伐也。左桓二年，杞侯來朝不敬，歸乃謀伐之，九月入杞，討不敬，此以朝而不敬致伐也。左文十五年，齊與魯不睦，因曹伯朝於魯，遂伐曹，入其郛，此以朝於人而致伐也。左文十四年，邾文公卒，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伐魯南鄙，此又以弔而不敬致伐也。聘而不爲禮者亦往往有伐之例。

出於會盟之原因者，同好之國而不會盟，或背會叛盟，或合諸侯而爭霸，有不服者等等事例，其最後之裁制與辦法，皆以伐致之。例屢見前，姑略。

（丙）伐之聯合 伐有單獨爲之者，如隱四年，莒人伐杞；莊九年，魯伐齊；十年，齊伐魯之類是也。有聯合爲之者，其事例則極常見也。然因師者國之大事，存亡之所由，故雖同爲聯合而伐人，春秋書之亦有與謀不與謀之例。蓋與謀者同志之國，相與講議利害，計成而行之，是我爲伐主，應負軍事上之責任也。不與謀者不得已而應命出師，在魯則是外合於人，是人爲伐主，我可負軍事上之責。

任也。因之春秋書伐，

『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左宣七）是也。

出師與謀之例，有如隱十一年，左傳云：『夏公會鄭伯於萊，謀伐許，』經書其伐曰：『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是也。然所謂與謀者，非僅豫有所約之謂，並須彼此和同計謀，然後共伐，則我立於伐主地位始可；若彼心已定，遣使來召我，則彼爲伐主，我往會之，仍非與謀也。故哀七年以前，吳來魯，倣師，是與魯謀及伐齊也，而哀七年伐齊，則稱『公會吳伐齊』，從不與謀之例者，因吳伐齊之意早定，倣師者來召魯耳。出師出謀，責任頗重，功則歸之，罪則加之。有時魯本爲與謀之出師，而春秋往往用不與謀之例而書，則又所以輕魯之責任也，例如桓十六年，公會宋公蔡侯衛侯於曹，謀伐鄭也，夏遂起師而稱之曰會伐鄭；蓋其所謀在納厲公，厲公篡太子忽之位，謀而納之非正，故諱魯之與謀。然則與謀而出師，其責任之重，可知之矣。

出師不與謀之例，有如左宣七年，『夏公會齊侯伐萊，不與謀也，』故不稱及而稱會，在魯實爲

外合，不與其謀也。此外從盟主而伐人，因乞師而伐人，縱與其謀，亦皆認爲不與謀，蓋以軍事之責任，付之於盟主及乞者矣。盟主之例，如成八年，晉士燮來聘，且言將伐郟，而下云會伐郟是也。蓋盟主上行乎下，非匹敵和成之類，自不能責之與從者。孟子所謂五霸，樓諸侯以伐諸侯，既已被其樓，而猶言有軍事之責任者，非也。乞師之例，如僖二十六年，公子遂如楚乞師，公以楚師伐齊，取穀是也。蓋乞師者，深求過理之辭，執謙以逼成其計，係借彼之力，以爲我之用，亦卽非彼所欲，乞來爲我也；自不能以軍事責任課於被乞者。故我乞彼者，彼不與我謀，彼乞我者，我不與彼謀，大國乞於小國，小國乞於大國，皆以乞者爲主伐之人也。

（丁）伐之限制 春秋之世，伐例最多，苟一不協，卽興戎焉。然同時則有一極大之限制，所謂不伐喪者是也。左襄四年，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蓋軍禮不伐喪也。何以見之？

『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公羊襄十九）

『受命而誅生，死無所加其怒，不伐喪，善之也。』（穀梁襄十九）

『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爲？』（左僖三十三）

皆其例也。故僖十七年，齊桓公卒，十八年，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穀梁即稱其「非伐喪也。」然在左傳，則以謀納孝公而伐齊；公羊則稱桓公死，豎刁易牙爭權不葬，爲是故伐之，故許諸侯之征齊；是不伐喪乃原則也，苟爲納君定亂，於其喪中而伐之，固所許也。其他另見侵例。

（三）關於侵之事者

侵之事，在興師之狀態上，較伐爲輕者也。此不過就被伐者而言，若就伐者方面而言，其不正當或甚於伐也。

（甲）侵之意義 左傳謂「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侵」，即「鳴鐘鼓以聲其過曰伐，寢鐘鼓以入其竟曰侵」之義也。原以侵者，有加陵之意，寢其鐘鼓，潛入其境，往而侵陵之故也。穀梁謂「苞人民毆牛馬曰侵」，制其人民，毆其牛馬，亦侵陵焉。旣以侵陵爲志，自無深意，將兵至境以過，侵陵之下，引兵而去，是公羊所謂「掩者曰侵，精者曰伐」，亦可通也。要之，就被伐國而言，用兵深者，謂之伐，用兵淺者，謂之侵；就主伐國而言，正如春秋胡傳所謂「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是也。

（乙）侵之事例 侵之用意不深，故以單獨爲之者多。莊十年，公侵宋；二十九年，鄭人侵許，左

宣八年，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皆是也。然亦有二以上之國行之者，宣六年，晉趙盾衛孫免侵陳，以陳卽楚故，是也。並有奉盟主命而行之者，成十年，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係出晉命，是也。

遇喪不伐，侵亦同然。左襄十三年，楚共王卒，吳侵楚，爲楚所敗，君子以吳爲不弔；十四年，吳告敗於晉，會於向，范宣子以吳伐喪，不德，數而遣之。是不伐喪，侵亦在其內也。又左襄十九年，稱

『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

蓋其時齊靈公卒，雖兵至途，亦不能侵伐之。顧於此，則有一問題，依左氏杜注，謂兵不伐喪，聞喪而歸，乃禮之常，不必待君命也。公羊則曰：『此受命乎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穀梁更反之，謂『還者，事未畢之辭也……不伐喪，善之也；善之則何爲未畢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讓矣。士匄外專君命，故非之也。然則爲士匄者宜奈何？宜墀帷而歸命乎介？』是一則認爲禮之常，聞喪卽還；一則認爲大夫可以專命，避免伐喪；一則認爲墀帷而待君命，決其進退；其間雖有輕重之別，而師出遇敵之喪，侵也伐也，皆須中止，則同然也。

（四）關於襲之事者

天子用兵，無襲之事，以其不正，更甚於侵也。此種之師稱曰潛師，雖可出奇以致勝，然終非禮之所許。

（甲）襲之意義 左傳稱『輕曰襲』，掩其不備之謂也。蓋襲者重衣之名，倍道而行，掩其不備，忽然而至，若披衣然耳。左僖三十三年，秦師襲鄭，過周北門，王孫滿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是襲之行軍，可想見也。』

（乙）襲之事例 左僖五年，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左襄二十三年，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於且于，傷股而退。左文七年，晉人背先蔑，而潛師夜起，敗秦師於令狐，皆其例也。然觀於晉人夜薄秦師，而告諸侯，則曰戰於令狐，是襲之不合於禮可知也。此外左僖三十二年，杞子自鄭使告於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故終以弦高犒師，知鄭有備，滅滑而還。則襲之價值如何，更可斷定之。

第二章 戰取入滅

現代戰時國際法，有所謂開戰之方式焉，害敵之手段焉，占領之問題焉；求之春秋之世，亦有暗合者。尤其春秋經傳所書，寓有褒貶與批評，則某爲合法，某爲失禮，更可得而見之。惟春秋書例，依傳所解，頗爲複雜，有如

『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得僞曰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京師敗曰王師敗績於某。』（左莊十一）

『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左莊三）

『凡勝國曰滅之，得大城曰入之。』（左文十五）

『凡書，言取易也，用大師焉曰滅，弗地曰入。』（左襄十二）

『入者何，得而不居也。』（公羊隱二）

『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公羊莊十）

『潰者何？下叛上也。』國曰潰，邑曰叛。』（公羊僖四）

『伐國不言圍邑。』（穀梁隱五）

其例之繁之細可知。吾人非研究春秋之書法，而藉以考知其時國際間之戰爭法規，故歸納之以戰，取，入，滅，四項爲述。於戰之中，兼及圍，敗等事；於取之中兼及取，賂等事；於入之中，兼及占領等事；於滅之中，兼及毀邑等事。一方面俾與現代法之觀念有所照應，一方面亦無失古代之真象，或可也。

（一）關於戰之事者

春秋書法，兩軍皆陳曰戰；陳之云者，制行伍也，次之而交兵，始謂之戰。然亦有事本非戰，而亦以戰稱者，從其告文，存其僞也。故知當時之所謂戰者，乃戰爭方法之一而已！吾人既欲統知戰爭之事例，惟有推廣其義而一論之。

（甲）戰之開始 現代戰爭之最早開始必先有最後通牒，其次則以有宣戰之事爲常。春秋之世，亦有近於最後通牒之例；而宣戰之事不僅貴於告，且對敵國有約期之事也。最後通牒之例，以左成十三年，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之言爲最備。曰：

『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卽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於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爲韓之師，亦悔於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旣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於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於秦。文公恐懼，綏靖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無祿，文公卽世，穆爲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奸疾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猶願赦罪於穆公。穆公弗聽，而卽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於我。穆襄卽世，康靈卽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剪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蠹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剪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之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郛，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願徼福於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

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卽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我之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於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於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暋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之！」於是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於麻隧，秦師敗績。此種絕秦之辭，當之今日最後通牒，實無愧色，蓋一極有力量之國際文告也。

宣戰之例，其宣於同盟國者，如左文元年，晉襄公使告於諸侯而伐衛，例也。其交戰國相互宣戰者，如左成二年，鞍之戰，當晉魯衛曹之師，至於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晉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

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與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則兩相請戰，而開戰端也。

戰期之訂，亦往往於宣戰中及之，前之『誥朝請見』云云，即明曰平旦請相見以決戰之謂也。穀梁桓十一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於郎，謂『來戰者，前定之戰也』此固與左公兩傳不同，或難盡信，然結期而戰之事，則固有之。不僅鞍之戰如此，城濮之戰亦然。至於左隱十年，『公會齊侯鄭伯於中丘，癸丑，盟於鄧，有師期』此則伐宋與師之期，而非開戰之期也。

（乙）戰之正則 皆陳曰戰，戰之正也；孟子『我善爲陳，我善爲戰』，陳戰相連，可知其次序矣。左僖二十八年，城濮之戰，晉師陳於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子西將左，子上將右云云，即陳也。左成二年，六月癸酉，師陳於鞍；左定四年，十一月庚午，二師陳於柏舉，亦陳而爲戰之例也。蓋戰者共鬪也，彼此成列，權無所施，堅陣壘以相向，決成敗於志力，無絲毫變詐之破敵手段也。故僖二十二年，宋襄公與楚人戰於泓，以謹守戰之正法，而致宋師敗績；公羊傳則極稱其正也。

「何正爾？」宋公與楚人期戰於泓之陽。楚人濟泓而來，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濟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厄人，吾雖喪國之餘，寡人不忍行也。」既濟未畢陳，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陳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鼓不成列。」已陳，然後襄公鼓之，宋師大敗。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爲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

所謂不鼓不成列者，軍法以鼓戰，以金止，不鼓不戰，不成列，未成陳也，君子不戰未成陳之師。或曰，軍法鳴鼓以戰，因謂交戰爲鼓，彼不成列而鼓以擊之，是詐以求勝也。按宋襄公不知權變而守正法，雖失之迂，顧戰之正則實惟此耳。觀於令狐之役，晉人潛師夜起，而勝秦師，乃以諱背其前意而夜薄秦師，仍以戰告於諸侯，則戰之爲戰，其價值自甚顯然。春秋三十有四戰，果屬皆陳而戰者，必無此數，當有若干係從告辭，藉存其僞。然則實際上非戰而必以戰爲告者，正見戰爲戰爭中一最正之方法焉。

（丙）戰之奇計 設權譎變，詐以勝敵，雖不如合兵血刃之正，而春秋之世，則亦相當承認之。故泓之戰，宋襄公雖以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不以阻隘，不鼓不成列，而守戰之正則司馬子魚卽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

敵也，雖及胡者，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儼可也。」

（左傳二十二）

是承認譎詐之可用，而責宋襄公之守正。卽後人論之，亦稱宋襄公不知以奇用兵，而致師敗身傷；穀梁傳所謂「信而不道，何以爲道，道之貴者，時其行勢也」是。蓋道有時，事有勢，何貴於道，貴合於時，何貴於時，貴順於勢；宋公守匹夫之狷介，徒蒙恥於夷狄，實不識至道之術也。此種用奇之方法，如春秋所書敗某師云云，卽係敵未陳而擊之是也。例之著者，有若

『宋爲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郕；』（左莊十一）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於太原，崇卒也，戰……未陳而薄之，大敗之；』（左昭元）

『公至自晉，莒人來討，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左昭五）

皆然。此外，敵軍雖已陳而成列，而我出之以奇，更所許焉。有如左莊十年長勺之戰，曹劌待齊人三鼓已衰，乃擊之；左昭二十三年，雞父之戰，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故示其不整，而亂其師，然後

吳師擊之，遂敗三國；左定十四年，樛李之戰，越子患吳之整，使罪人屬劍自剄，吳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皆然。

（丁）戰之圍攻 圍城攻敵，亦戰之害敵手段之一；而圍攻更重於戰，故公羊曰：『圍不言戰。』春秋書圍之例，如隱五年，宋人伐鄭，圍長葛；僖六年，齊侯以下伐鄭，圍新城；楚人圍許；二十三年，齊侯伐宋，圍緡；襄十二年，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十五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十七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十八年，晉侯以下十餘國同圍齊；哀元年，楚子以下圍蔡，皆是。圍之害敵手段，公穀兩傳在原則上皆有所譏，蓋以諸伐國而言圍邑者，皆以爲伐者之罪耳。故長葛之圍，新城之圍，公羊皆曰：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彊也。』

蓋惡伐者之強而無義也。而穀梁之對長葛之圍，則解爲『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久之也。』蓋認爲是年冬圍之，至翌年冬乃取之，實與古者師出。

『伐不踰時』（穀梁隱五）

之原則不合，而亦有責於伐者也。至於緡之圍，兩傳同亦有譏，

『此其言圍何疾重故也？』（公羊僖二十三）

『此其言圍何也不正，其以惡報惡也。』（穀梁僖二十三）

蓋公羊認爲宋襄公欲行霸，守正履信，爲楚所敗，諸夏之君宜有以助之，反因其困而伐之，若重其故創然，故言圍以惡其不仁也。穀梁認爲僖十八年，宋伐齊之喪是惡也，今齊乘勝而報，是以惡報惡也。其他各例，可以類推。然則圍之害敵手段，似非當時所甚許也。

雖然，圍之用也，苟得其當，在禮亦有不當譏者。左僖二十五中，晉侯圍原，示信，退一舍而原降，卽非以圍爲唯一之害敵手段。不特圍如是也，卽戰亦然。左僖二十三年，重耳入楚，約以晉楚治兵，遇於中原，避楚三舍；二十八年，晉遇楚師，退三舍避之，所以報也，而後戰於城濮。蓋戰爭法規之維持，原賴於信，無信，一切皆廢之矣。固不僅圍之一事也。

（戊）戰之敗潰 戰而敗，在春秋書例，亦有區別，敗少存多，不書敗績。僖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於韓，獲晉侯』而不書敗者；晉侯戎馬還澠而止，爲秦所獲，師不大崩，民未爲敗也。成十六年，『晉

侯及楚子鄭伯戰於鄢陵，楚子鄭師敗績，『僅言楚子敗績者，楚師未大崩，楚子傷目而退，言楚子身敗，非師敗也。反之，敗多存少，則書敗績，僖二十八年，城濮之戰，楚左右師潰，子玉收其中軍之卒而止，雖不敗，然仍以敗績書也。其他如僖二十三年，泓之戰，宋師敗績；哀二年，鐵之戰，鄭師敗績皆然。故敗績云云，以師爲主，君雖傷於師，師不敗，不爲敗也。至於敗之深者，莫如取某師云云，蓋覆而敗之也。易言之，威力兼備，若羅網之所掩，一軍皆見禽制是也。例如哀九年，『宋皇瑗帥師取鄭師於雍丘；』左傳云，鄭師圍宋，雍丘，宋皇瑗復於鄭師之外，築壘使合，表裏受敵，無處可逃，子姚救之又大敗，而宋師乃號令使有能者無死，以郟張與鄭羅歸。是其合軍盡禽，敵人制其死命矣。十二年，『宋向巢帥師伐鄭』，圍岳，鄭罕達圍宋師，次年『取宋師於岳』，兩相報復也。此種使敵人覆敗之方法，皆春秋末年事，非正也。故公羊傳曰：

「……取鄭師於雍丘，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之也。」

「……取宋師於岳，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反也。」

蓋以兵爲征不義，不爲苟勝，宋旣以行詐而取鄭師，鄭復以詐報之，使宋師覆而敗之，皆失也。

凡敗，除覆而敗之，根本不合於禮外，其他依穀梁隱五年云：『戰不逐奔，誅不填服，』是對於敗北者，不盡誅逐可知。故城濮之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不逐也；鄢陵之戰，楚師宵遁，晉入楚師三日穀，亦未逐也。然事實上亦有逐之者，如左莊十年，長勺之戰，齊師敗績，曹劌視其轡亂，望其旗靡，逐齊師而克之；左成二年，鞍之戰，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是也。至於誅不填服之例，公羊宣十二年，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以逆，莊王勝而不有曰：

『告從，不赦，不祥；王以不祥道民，災及吾身，何日之有？』

左宣十二年，士會亦曰：

『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則服而不誅，固與今之國際法有暗合也。他若左昭十五年，晉師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亦然。

敗而外又有所謂潰者，係由自敗，伐者不特不負何責，更言伐者之師，仁也。有如僖四年，公會齊侯、宋公等，侵蔡，蔡潰；文三年，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等，伐沈，沈潰是也。左氏謂：

『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

蓋潰者，衆散流移，若積水之潰，自壞之象也。公羊謂，潰者下叛上也，國曰潰，邑曰叛；則伐沈，侵蔡，皆其民之叛上而始見敗也。穀梁並申其義曰：

『……侵蔡，蔡潰。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侵，淺事也。侵蔡而蔡潰，以桓公爲知所侵也。』（僖

四）

是敗之以潰見者，乃得伐之正也。

（二）關於取之事者

春秋書『取』，皆言其易；蓋不用師徒，或用師徒而不勞，皆曰取也。易言之，取者乘其衰亂，或受其潰叛，或用小師而不頓兵勞力，則直言取也。其實如取某師云云，雖言其易，而又不必即用小師也。凡取，或取其國，或取其邑，或取其田，或取其物，或取其師，要皆有一定之法則焉。

（甲）取國 取國之例，有如左宣九年，『秋取根牟，言易也；』左成六年，『取鄆，言易也；』左襄十三年，『夏，鄆亂，分爲三師，救鄆，遂取之。』蓋根牟爲東夷國，鄆爲附庸國，鄆爲小國，故易取之焉。但公羊則以此三者，皆是邾婁之邑，其不繫於邾婁者，諱亟也。謂頃熊之喪，邾婁使人來加禮，未期而

取其根牟；魯與邾同與蟲牢之盟，而取其鄆；背蕭魚之會，而取其邾；皆諱魯之失禮背信亟也。此乃事實之爭，實則附庸小國，不通於諸侯，自得而取之。卽如公羊言，爲魯諱而不書邾婁之邑者，則亦正見其可取也。但取雖不譏，而謂其合於禮，則仍未然。必取而反其君，其取也始有價值。例如

『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禮也。』（左僖二十二）

蓋須句雖剝國，而削弱不能自通，爲魯私屬，伐邾取之而反其君，得恤寡小之禮，則取之非私也。至於伐大國而取之，另詳於入滅兩例中。

（乙）取邑 伐人國而取其邑，公穀兩傳皆極言其不當，左氏亦相當承認之。故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

『牟婁者何？杞之邑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疾始取邑也。』（公羊）

『言伐言取，所惡也；諸侯相伐取地，於是乎始，故謹而志之也。』（穀梁）

隱十年，『公敗宋師於菅，辛未取郕，辛巳取防』

『取邑不日，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也。何言乎一月而再取，甚之也。』（公羊）

『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不正其乘敗人而深爲利；又取二邑，故謹而日之也。』（穀梁）

宣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郟，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公伐莒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左傳）

『此平莒也，其言不肯何辭取向也？』注『爲公取向作辭也，恥行義爲利，故諱，使若莒不敢』

起其平也。』（公羊）

『公伐莒取向，伐猶可，取向甚矣！莒人辭，不受治也。伐莒義兵也，取向非也，乘義而爲利也。』

（穀梁）

他如左隱六年並其注，宋人曾圍鄭長葛，不克而還，是年冬又乘長葛無備而取之；僖二十三年，楚人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僖三十三年並其注，魯因桓喪，以陵小國，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文三年，秦人伐晉，取王官及郊；成十八年，楚伐宋，取彭城，以納宋魚石；襄二十三年，齊伐盟主晉，取朝歌；昭十年，平子伐莒，取郟而爲晉討；是皆含有不可取之意焉。然如昭元年，三月取鄆，四年九月取鄆，依左氏意，則可取也。蓋季武子伐莒，兵未加莒而鄆服，莒人告於會，趙孟卽以此爲疆事，無

煩諸侯，莒魯爭鄆，爲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云云，以除魯罪。此因疆界之爭而有所取也。鄆亦莒地，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鄆，鄆叛而來，故曰取鄆，以其未用師徒也；此因叛其國而自來，而我取之也。要之，春秋之世，

『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左昭元）則在實際上，對於如取鄆取鄆之事，皆視爲小，不甚責取者之過也。

（丙）取賂 有罪而不伐，或伐而未服其罪，有取於賂，則爲不德；反之，服罪致賂，則許之。故魯僖公之伐淮夷，得其元龜象齒大賂南金，而詩美之；晉侯伐鄭，受鄭之賂，告於諸侯，不以爲諱，而傳稱之（左襄十一年）皆以服罪致賂，乃覺得賂爲榮也。其以得賂是恥者，如

『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左莊二十八）

衛未確服，齊取其賂，因之春秋貶齊侯而稱齊人云。賂而以地與者，更是懼人之伐，用賂止伐兩有所失。例如宣二年，宣公弑子赤，懼齊之伐，既納賂以請會，復賂齊以濟西田，故齊不用師徒而得其地。哀八年，左云，齊鮑牧帥師伐魯，兵未加而魯與之，謹闡兩邑，亦近於賂；公穀云，邾婁齊之與國，而魯以其

君歸，畏爲齊所怒，故以兩邑賂齊，而齊取之，皆是。至於桓二年，宋有弑君之亂，齊魯陳鄭爲會於稷，欲以平之，而魯取郕大鼎於宋，受其賂而還，且納於太廟，三傳皆稱其非禮；則任何時之取賂不以道，皆非所許也可知。

(三) 關於入之事者

春秋書『入』，有近於今之軍事佔領；左傳云：『獲大城焉，曰入之，』又云：『弗地曰入，』蓋謂勝其國邑，不有其地，雖以成師重力而獲大城，得而亦弗有也。公羊亦云：『入者何？得而不居也。』其義更顯然矣。故入之爲言，實與取之爲言，有相反也。雖然，如欲綜合一切而論其事，則其內容亦極爲繁，有如左述：

(甲) 入之類別 欲知『入』在當時國際法上之地位，當先一及其類別。依入之對象言，有入國者，隱十年宋人衛人入鄭，僖二十年鄭人入滑是也。有入邑者，成七年吳入州，來成九年楚人入鄆是也。有僅入郭者，文十五年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郭是也。依入之方法言，有以偏師微衆而入者，隱二年莒人入向，成九年楚人入鄆，稱人者，將卑師少也。有以將卑師衆而入者，隱五年衛師入

郕，以師稱者此故也。有以師衆將著而入者，僖二十七年，公子遂帥師入杞是也。以入之結果言，有入而尋卽去之不爲己有者，文十五年，晉卻缺帥師伐蔡，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蓋入之正也。有雖爲滅而終不得有其地，亦以入論者，僖三十三年，秦人滅滑之謂入滑是也。有雖取其地而不歸其地於國家亦稱入者，公羊襄十二年，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運，取而自益其邑是也。

（乙）入之善惡 就入之本質而言，以師而入他國之境，實不能認爲正則，況兼以入者本身之不善，自多所貶。公穀兩傳，對此義言之甚明。有如穀梁云：

『莒人入向，入者，內弗受也；向我邑也。』（隱二）

『無駭帥師入極，入者，內弗受也；極，國也。苟焉以入，人爲志者，人亦入之矣。』（隱二）

『衛師入郕，入者，內弗受也；郕，國也。』（隱五）

『齊人鄭人入郕，入者，內弗受也。曰入，惡入者也；郕，國也。』（隱十）

其『入者內弗受也』云者，入無小大，苟不以罪，則義皆不可受耳。公羊之義亦然，謂凡春秋書『入』而繫之以『日』者，惡之甚，如隱十年，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盛，僖二十七年，秋八月乙巳公子遂

帥師入杞是不繫『日』而僅有『月』者，惡之次，如隱二年，夏五月莒人入向，僖三十三年，二月秦人入滑是。蓋以入盛則是再入，入杞則是責杞之朝而無禮，皆不必入而入之，故惡之甚也。入向入滑，皆咎其傷害多，故惡之次也。至於定五年，『於越入吳』，公羊亦謂用『於越』而不稱『越』者，於越爲越人自稱之辭，其名不通中國，書之以罪其入吳也。

雖然，戰圍伐攻既不能免，則入敵之國邑者，亦未皆可非之。於是以入與取較，入之價值顯矣。蓋入而不據有其土地，則目的不在於取，而亦有褒焉。

『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穀梁僖四）

『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公羊宣十二，楚莊王語）

實爲得其土地而不居之正當註釋。故左隱十年，

『壬戌，公敗宋師於菅，庚午，鄭師入郕，辛未歸於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於我。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

又左宣十一年，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遂入陳，殺夏徵舒，因縣陳。申叔時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

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於是楚復封陳。

『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於陳，書有禮也。』

不僅此一事實，即左昭十六年，

『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

蓋詐之雖非，而立其子，不有其地，則禮也。左氏對於此一定律之申示，實較公穀兩傳爲盡焉！

入既屬於暫時之軍事占領，與滅較之，自亦無其意義之深。春秋對於不應滅其國而有其土地者，則皆以入視之；對於原意不欲滅其國而或滅之者，亦皆以入視之。前者之例，有如閔二年，狄入衛；依左傳言，狄實滅衛，而齊桓告諸侯，不與狄以有中國，故不言衛滅。穀梁注並謂不言滅而言入者，春秋爲賢者諱，齊桓公不能攘夷狄救中國，故爲之諱。又公羊隱二年，『無駭帥師入極……此滅也，其言入何？內大惡，諱也。』然則滅而諱之以入，則本不應滅之義可知，而入之價值自在滅之上矣。後者

之例，有如哀八年，宋人入曹，以曹伯陽歸，據左傳言，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是滅非本志，故宋以入告魯，而春秋亦以入視之。但公羊則謂：『曷爲不言其滅，諱同姓之滅也；何諱乎同姓之滅，力能救之而不救也；』故亦以入稱也。然無論如何，入雖遜於不入，既入則勝於取於滅，稱入而不稱滅者，正見入者止爲一時之占領，不必卽有其土地也。

（丙）入之紀律 入其國邑而不有其土地，固善也；然於占領期間，而亂爲之，則亦不合於正。例如定四年，『十有一月庚辰吳入郢』，左傳稱其『……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概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概王入之；』其紀律之壞可知。故公穀兩傳曰：

『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於君室，大夫舍於大夫室，蓋妻楚王之母也。』

（公羊）

『曰，入易無楚也；易無楚者，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何以謂之吳也？狄之也！何謂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

不正乘敗人之績而深爲利，居人之國，故反其狄道也。」（穀梁）

此外若左哀七年，「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於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則亦反於入之正則也。

（丁）入之戍守 一國之兵守於他國之境，是爲國際間之戍。此在春秋時代爲常有之現象，其合禮與否，則以戍之事由爲衡，不以戍之自身是斷也。左閔二年，狄入衛，宋桓公立戴公以廬於曹，爲民僅五千七百有三十人；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此戍之最具有價值者也。蓋依救難恤鄰之義，實所當然。其次若左宣十年，諸侯之師戍鄭；左襄五年，諸侯會盟於戚，各奉晉命而戍陳，用以防楚；十年，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鄭如服則以虎牢還鄭，故春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此種之戍，亦不失其霸主之道；蓋戍兵以立威，求和平於武裝中耳。再次若左僖三十年，秦晉圍鄭，燭之武說秦退師，秦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陽孫三子戍之，乃還；此種之戍尙係雙方同意而然，不甚失其正也。又次若左僖二十八年，衛爲楚之昏姻，魯欲與楚，故公子買戍衛，衛侯罪於晉，楚人救之不克，公懼於晉，殺公子買以說焉，而謂楚人曰：「不卒戍也；」

此種之戍，雖非強戍於鄰國，而用以自營其私，反致殺大夫以兩全於晉楚，則實譎而不正也。更次若左襄二十三年，齊侯伐晉，取朝歌，爲二隊，入孟門，登太行，張武軍於熒庭，戍鄆，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左成十八年，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於彭城，楚以三百乘戍之而歸。此或妄興兵戎，或有助叛逆，戍之極不正當者也。最次若左莊十三年，齊人滅遂而戍之；左昭二十二年，晉之取鼓也，既獻而反鼓子焉，又叛於鮮虞；六月遂襲鼓滅之，以鼓子爲鞮歸，使涉佗守之；此則屬於自守，而非國際間之戍也。

（四）關於滅之事者

春秋書『滅』，依左傳云：『凡勝國曰滅之，』蓋用大師以陷敵，絕其社稷，有其土地之謂，與『入』相反，而與『取』異者，取以易耳。故左傳又云：『用大師曰滅，』實以敵人距戰，斬獲俘馘，用力艱難，而取之耳。依其意，滅不限於國，雖邑亦曰滅，僖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昭十三年，吳滅州來，皆滅敵國之邑也。春秋之世，國之見滅者不一而足，然小國之屬居其大半，蓋不通於諸侯，遂無相當之保障，如莊十三年，齊人滅遂，僖三年徐人取舒，五年楚人滅弦，成六年魯取鄆之屬是也。例誠如此，但

滅人之國，其間亦有一定之法則。尤其對於較大之國更須謹守之。

（甲）同姓問題與滅國 周代爲一宗法社會，同姓之觀念甚重，故同姓之國無論大小，皆不得滅之。凡滅同姓者，即應絕其在國際上之地位，與失地同。曲禮載一原則，即

『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

是也。故僖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三傳皆曰：

『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左傳）

『衛侯燬何以名絕？曷爲絕之滅同姓也。』（公羊）

『燬之名，何也？不正其伐本而滅同姓也。』（穀梁）

蓋衛邢同姬姓，惡其親親相滅。故稱名罪之。苟非同姓，自不稱名，例如宣十二年，『楚子滅蕭』，蕭爲宋之附庸國，與楚非同姓，滅之，遂不以名稱楚君也。同姓國之不可滅，雖霸主不能違其例。左僖二十八年，晉侯入曹，執曹伯，城濮戰後，久不復曹，曹人即說之曰：『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今君爲會而滅同姓……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云云，遂不能不復之，可知也。雖然，亦有例外焉。左僖二十六

年，楚之同姓國——夔，不祀祝融與鬻熊，楚成得臣，鬬宜甲帥師滅夔，以夔子歸；是其有不祀之罪，而失同姓之義，故春秋不譏焉。

(乙)會同問題與滅國 自齊桓公，合諸侯，以興滅繼絕爲志，於是因會而滅國，遂亦成爲不德之事。觀於左僖十九年，宋司馬子魚，反對宋執滕鄫二君之言曰：『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國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爲幸！』此猶不可，況滅國耶？故襄十年，邾之會後，遂滅偃陽；左傳云：『書曰：「遂滅偃陽，」言自會也。』蓋荀偃士匄於邾之會，始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是偃陽無大罪，諸侯無宿謀，因會以滅其國，遂非之也。昭四年，楚會諸侯於申，伐吳，遂滅賴；左傳，申無字，卽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則會而不應滅國，言在意外矣！

(丙)罪逆問題與滅國 左莊十年，『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也，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是無禮者，卽可以滅之。然亦指小國而言耳。若夫大國，則如左僖十五年，晉惠公既棄信背鄰，結怨於秦，韓之戰爲秦獲，而子桑卽以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爲言，是

根本不存此想耳。故無禮而得滅其國，實一特殊法則也。

（丁）靖難問題與滅國 鄰國有難而靖之，此義舉也。然隨之而滅人國，則不可。左宣十一年，所謂『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罪已重矣！』是也。故楚爲陳夏氏亂而入陳，將縣而終未縣者，此故耳。但昭八年，楚又乘陳招之亂而滅陳；十一年，又以蔡侯般之弑君，誘而殺之以滅蔡，均非禮也。觀於叔向之謂『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荀吳之謂『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則楚之不道，又可以知也。故以後

『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荆焉；平王卽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隱太子之子廬歸於蔡，禮也。悼太子之子吳歸於陳，禮也。冬十月，葬蔡靈公，禮也。』（左昭十四）

茲之稱爲禮，則知縣之滅之非禮也。公穀兩傳尤對滅國之事，惡之甚力，故解此兩事也，更爲嚴正，有如下述：

『楚師滅陳……葬陳哀公，不與楚滅，閔公也。』（穀梁昭八）

『夏四月，陳火，國曰災，邑曰火。火不志，此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穀梁昭九）

「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曰存陳，悌矣。曷爲存陳滅人之國，執人之罪人，殺人之賊，葬人之君，若是則陳存悌矣。」（公羊昭九）

「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於申。楚子虔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爲其誘討也。此討賊也。雖誘之，則曷爲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予也。」（公羊昭十一）

「蔡侯廬歸於蔡，陳侯吳歸於陳……此未嘗有國也，使如失國辭然者，不與楚滅也。」（穀梁昭十三）

故陳蔡雖在事實上爲楚所滅，但滅之非其道，在國際法之觀點上，仍與未滅等也。

第三章 敵俘諜使

現代國際法，對於交戰者，俘虜，間諜，軍使等事，皆有詳密之規則，所謂陸戰或海空戰人法是也。春秋之世，對於交戰者之範圍，雖無今日之確定；對於俘虜之待遇，雖無今日之完備，而大體則可觀也。至於間諜軍使，其在戰爭法上之地位，更較今日無何遜色。

(一) 關於敵之事者

孟子『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戰國時代，誠爲如是，春秋之世，實不盡然。蓋戰端既開，相互爲敵，而所謂敵者，似亦有交戰者與非交戰者，戰鬪員與非戰鬪員之分也。

(甲) 交兵之師 此最有敵性者也。左桓五年，周王伐鄭而爲中軍，祝聃射王中肩；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然祝聃之射不因王而免焉。左僖二十二年，泓之敗，宋襄公傷股，門官殲焉；亦不能咎楚之既能釋宋公之於薄，而何不宥之於戰也。其他若左僖二十八年，晉人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左宣二年，宋鄭大棘之戰，鄭除獲宋甲車四百六十乘外，並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皆應有之事也。蓋

『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子魚對宋襄公語) (左僖二十二)

『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

(陳孫叔對楚王語) (左宣十三)

故泓之戰，宋襄公不重傷，不禽二毛，雖合古法，而司馬子魚卽曰：『且今之勅者皆吾敵，雖及胡者，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傷未及死，如何勿重？』是皆因其有敵性始然耳。鞍之戰，晉韓厥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齊侯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遂僅射其左右，幾爲韓厥所獲，故左成二年杜注謂『齊侯不知戎禮』，有以譏之。戎禮云者，

『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易之戮也。』（左宣二）

蓋卽能殺敵人，是名爲果，致此果敢，是名爲毅，反易此道，則合刑戮也。觀於左哀十一年，『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更可知之矣。不特臨陣而可殺敵，卽懸賞而購敵首，亦有其事。例如左哀十七年，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賡使佗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於嵒是也。

（乙）誘敵之衆 雖非正規軍隊，而助敵以爲攻者，亦嘗含有敵性，而可俘戮之。考諸春秋之世，左桓十二年，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遂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絞雖敗，而楚人之採樵者固可俘驅之也。至於民衆之起而助戰者，則亦列入交戰者之地位，而爲法之所許。左哀十一年，魯及齊

師戰於郊，汪錡童子死，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則亦隱然有獎勵民兵之事焉。」

（丙）從軍之人 從軍而非如今之所謂戰鬪員者，春秋之世，似亦不重其爲有敵性者，例如左僖十五年，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與其約，不殺晉君，則從軍之大夫得以救君，非有敵性可知。左哀九年，宋取鄭師於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亦非盡覆之也。但此一事實殊無今日之顯著，要各依勝者之心理如何而定之。至於傷亡之救護，殘順之不殺，春秋之世亦似不甚重視，宋襄公不重傷不禽二毛，亦只古之所行，而非當時之所能盡然也。

（丁）敵國之民 此最無敵性者也。故左昭十五年，晉師克鼓而反，不戮一人；公羊宣十二年，楚莊王曰：「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皆例之著者。反之，左昭十三年，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治區夫卽稱其非。雖其理由，僅在安民以困敵，而敵國之民不能仇視，則固正則也。

（二）關於俘之事者

俘，說文云：「軍所獲也；」爾雅疏云：「囚敵曰俘，伐執之曰取；」卽今之所謂俘虜也。俘虜之地

位與待遇，在現代國際法上極爲改進，古不必然也。顧春秋之世，仍有相當之法則，用申述之：

（甲）俘之得獲 於戰爭中而獲敵，是曰俘；其所獲之人物，亦曰俘；故先言『獲』。春秋書『獲』之文，除獲麟外，僖元年，『公子友帥師敗莒師於鄆，獲莒拏』；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於韓，獲晉侯』；宣二年，『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於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襄八年，『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昭二十三年，『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於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及吳戰於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凡此六者而已。且皆僅就君臣將帥而言，其他不與焉。君之被獲也，又不限於晉侯。而或言執，或言歸，皆不言獲，其間必有相當之法則在矣。據公羊云：

『君死於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昭二十三）

曰滅者，身亡而國存，胡子髡、沈子逞滅於雞父之戰是也；曰獲者，晉侯被獲於韓之戰是也；曰生死皆爲獲者，宋華元生而被獲，齊國書死而被獲是也。然左傳之義，雖認大夫生死皆曰獲，而君戰生被獲，通稱『以歸』。獲晉侯云者，以晉侯違施無親，復諫違卜，故使從衆臣之目，以獲爲言，蓋有貶耳。至於

穀梁則直認凡春秋書獲者，皆不與之辭，故秦獲晉侯，晉侯雖有失，而諸侯非可相獲；鄭獲華元，華元得衆心而竟師敗身獲，雖被獲而不可以病華元。此又涉及獲之價值論，與當時之實際情形，不必皆合，吾人知有此種評價足矣。

關於獲之實際情形，凡臨戰者皆爲敵，臣可獲也，君亦可獲也；惟外臣之獲君者，仍有相當之禮貌耳。鞍之戰，齊侯之車爲晉韓厥所及，

『韓厥執紼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爲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左成二）雖擬獲其身而仍有相當之優禮也。生可獲也，死亦可獲也；死獲云者，殺其人而取其尸以歸之謂也。郊之戰，

『知季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以還』（左宣十二）是也。

（乙）俘之待遇 俘虜不可比於罪犯，古無其義，故待遇也皆失之苛。左昭二十二年，王室之

亂，鄆肸伐皇，大敗，獲鄆肸，焚諸王城之市，此固罪魁可殺，不能以俘爲擬也。但通常俘之生獲而見殺者，亦未嘗無之。觀於邲之戰，晉知營爲楚所俘，後遇釋放，楚王送知營曰：子其怨我乎？對曰：

『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就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左成三）

則俘之不殺，自非國際間絕對之定則可知。且俘馘云云，馘乃截耳之稱，亦未見俘不殺傷也。左僖二十二年，泓之戰後，鄭文夫人聃氏姜氏，勞楚子於柯澤，楚子使師緡示之俘馘，卽其例也。惟所謂馘者，其說亦非一定，其事亦非簡單。左傳既有『折馘執俘』而還之語，則與毛詩傳曰殺而獻其耳曰馘之義爲近。但依詩大雅『攸馘安安』注，『軍法獲而不服，則殺而獻其左耳』則是俘之不服者，乃得而馘之，義亦可通。同時爾雅釋詁又云：『俘，取也；馘，獲也。』而知營又以俘馘並稱；意者，俘而不服，不必卽殺其身，惟折耳以爲之禁，遂又有俘馘並稱之事也歟？

再次，不戮不馘者，仍不得別於普通罪犯，而有較優之待遇，其囚繫之者，又常事也。以左列諸例爲證：

『戰於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左宣二）

『楚熊負羈囚知罃。知罃子……射公子穀臣，囚之，以還。』（左宣十二）

『楚子重伐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鄭公鍾儀，獻諸晉；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左

成七）

『楚子重侵陳以救鄭，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左成九）

晉侯使解鍾儀之縶，召而弔之者，乃重其人而然，非出於俘之不囚也明矣。

（丙）俘之獻告 克敵凱旋，告功於廟，是曰獻俘；戰勝而上其所獲之俘，亦曰獻捷；又春秋之世所常見之事也。俘之獻也，皆是奉上之辭，或獻於王，或獻於廟，諸侯不相遺俘。俘之獻於王者，

『晉侯獻楚俘於王。』（城濮戰後）（左僖二十八）

『晉侯使趙同獻狄俘於周』（滅赤狄）（左宣十五）

皆其例也。惟須知者，獻俘獻捷，皆以夷狄爲限，諸夏之俘不能獻之也。諸侯有罪，執而歸於京師，乃係

由王治其罪之義，勝者不能以功爲伐，而視爲告捷之舉。故左成二年，晉侯使鞏朔獻齊捷於周，王弗見焉。蓋

『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於王，王以警於夷，中國則否。』（左莊三十一）

『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

兄弟舅甥，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左成二）

俘之獻於廟者，

『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於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注『獻楚俘於廟。』（左僖二十八）

『晉荀吳……滅陸渾之戎，獻俘於文宮。』（左昭十七）

皆其例也。惟亦以夷狄爲限，中國之俘不過告於廟也。左襄十年，因祖之會而滅偃陽，晉以偃陽子歸，獻於武宮，稱曰：『夷俘。』偃陽，姁姓也，非夷而以夷俘稱者，因中國之俘既不合獻王，亦不合獻廟，諱俘中國，遂稱以夷，其故可深思矣。至於獻俘於廟，亦只告之而已，不必卽殺；左昭十一年，平子伐莒，取郕，獻俘始用人於亳社，而臧武仲聞之，遂有『周公，其不饗魯祭乎』之歎，知其非通例也。

凡諸侯間，無論爲中國之俘，抑爲夷狄之俘；爲謙懷示人，抑爲樹威於鄰，皆不許以俘相遺。故

『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諸侯不相遺俘。』（左莊三十一）

反之，左成七年，鄭囚鍾儀獻諸晉；左襄十年，鄭侵蔡，獲司馬公子燮；鄭伯獻捷於平丘之會，則因鄭弱於晉，堅晉之心，遂亦獻捷，乃變例也。

於此，附帶有一問題，獻捷雖與獻俘同義；然無囚而空有器物，獻其功者，同亦稱爲獻捷。左襄二十五年，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司徒致民，司空致地，不以俘歸；而子產獻捷於晉云者，實獻其入陳之功，非獻其捷也。僖二十一年，楚於孟之會，執宋公以伐宋，而使宜申獻捷於魯，當亦獻功之謂。然無論何種獻捷，除鄭與晉之特殊關係外，大國獻捷於小國，均有威臨之勢，三傳多不以爲然。尤其楚之獻捷，公穀兩傳皆認爲春秋不書宋捷者，既爲宋公諱，且不與楚捷於宋也。揆諸獻捷以夷俘爲原則，是獻功亦不許視爲夷狄之楚所有，更係當然。

（丁）俘之勞務 俘多而久未能釋，以及已滅其國而無可釋，則或列爲賤民，使服勞務；此固無積極證據，但得從旁推知之。左宣十五年，『晉滅狄，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則所俘者，不可免於

爲人私屬，供其勞務矣。左成六年，鄭夏陽說師於鍼，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苟非有勞務上之利用，又何貴於多俘而歸乎？左定十年，夾谷之會，齊侯擬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孔子稱其爲裔夷之俘，不應干盟，命士官以兵伐之。知此萊人卽係襄六年，齊侯滅萊所獲俘之子孫，故謂之裔夷之俘；其供勞務於齊也，亦可知知之矣。

（戊）俘之釋放 有自動釋放者，有他動釋放者；而自動釋放之中，又有卽時釋放於停戰釋放之別。左昭十八年，邠人藉稻，邾人襲邠，入之，盡俘以歸；十九年，宋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乃盡歸邠俘，此他動釋放之例也。左襄二十五年，鄭子展子產帥軍七百乘伐陳，遂入之；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別而壘，以待於朝，子展執紼而見，子產入數俘而出。數俘而出云者，但數其所獲人數，不將以歸；此卽時釋放之例也。左襄十一年，諸侯伐鄭，鄭與晉盟，會於蕭魚，遂赦鄭囚，皆禮而歸之。晉侯並使叔幹告於諸侯，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此停戰釋放之例也。

凡自動的釋放，無論在何時期，大都禮而歸之，卽國交尙未恢復時亦然。左成九年，范文子以楚

囚鍾儀不背本，不忘舊，無私尊君，事雖大必濟；勸晉侯歸之，俾合晉楚之成。於是重爲之禮，使歸求成。不特生獲之俘，釋放時歸之以禮，卽死獲者，亦或歸其尸，而盡之以禮。左哀十一年，「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寘之新篋，製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寘書於其上曰：『天若不誠不衷，何以使下國！』其例也。」

（己）俘之交換 左宣十二年，邲之戰，晉楚各有所俘。成三年，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於楚，以求知罃。於時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卽交換俘虜之例。而其用意，亦卽荀罃所謂「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是也。反之，若左成九年，楚子重自陳伐莒，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爾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潰，遂入鄆。此又兩不相宥，俘遂莫能交換焉。

（庚）俘之贖取 贖俘之例，時亦有之。左宣二年，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於鄭；半入，華元逃歸是也。

（三）關於諜之事者

諜卽間諜之稱，與斥候異。斥候者，度也，視也之謂，專司探索敵狀，查看地勢，報告軍情等事，今謂

之偵探是也。左襄十一年，蕭魚會後，敕鄭囚，納斥候，禁侵掠；蓋已恢復和平，不相備焉。故斥候者不過軍旅中一種正當之職務，而非間諜之處於秘密中，伺敵間隙以反報其主也。現代國際法對於間諜之待遇皆極嚴厲，我國古代亦然。

（甲）諜之事例 左哀元年，伍員謂『……使女艾諜澆』云云，是其遠推於夏少康之世，即有臣名女艾者，諜候澆之間隙一事也。至在春秋時代，左桓十二年，『楚師伐絞，涉彭，羅人使伯嘉諜之；』註稱『諜，伺也；』疏稱『說文云，軍中反間也，謂詐爲敵國之人，入其軍中，伺候間隙，以反報其主，兵書謂之反間也。』既若是矣，求諸其例，有如下：

『晉侯圍原……諜出曰，原將降矣。』（左僖二十五）

『宵，諜曰，齊人遁。』（左哀十一）

皆以其事報於主也。故如公羊僖四年，桓公假塗於陳以伐楚，陳人不欲其反由己，故令其臣袁濤塗助桓公還師東海，而東服東夷且歸，致齊師大陷於沛澤之中，雖非事報其主，而實有以陷齊，則亦諜之類也。桓公顧而執之，或此故歟？

(乙) 諜之處置 周禮『環人巡邦國，搏諜賊』，謂諜賊反間，爲國之賊，故以環人巡諸侯之邦，而搏捉之。其對諜賊之不能通融，有如此甚。至在春秋之世，

『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左宣八)
此雖記異，而諜獲必殺，可知之矣。

(四) 關於使之事者

戰爭發生，和平停止，然因事勢之必要，其間仍不時有準和平之關係，蓋未盡絕往來也。今日國際戰爭法上，承認軍使之存在，即因此故。而然。春秋時代，軍事期間之使，從廣義言之，有示整之使，有通命之使，其意義皆近於現代之軍使，而禮讓之目的，猶且過之。

(甲) 示整之使 交戰期間，故意欲示敵人以整暇，則往往遣使赴敵，有所犒勞，此實純粹之軍使，今日未有之也。左成十六年，鄢陵之戰中，

『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又問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

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於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

此種之使，乃『示整』者，故以犒勞爲責，不及其他；晉欒鍼請遣使持飲，往飲楚子重，卽所以示晉師之整暇耳。然亦有以犒勞爲名，兼而有其他目的者，如左僖二十六年，齊孝公伐魯北鄙，公使展喜犒師，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此固一尋常示整之使也。但因稱述齊桓之功績，並言魯人之不恐，致齊侯聞義而愧，還師而去，則示整又所以免兵也。

（乙）通命之使 在戰事期中，請戰行成，或以特殊事故，所遣之使，皆通命之使也。左僖二十八年，城濮之戰，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日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此請戰之使也。左襄十一年，諸侯之師觀兵於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此行成之使也。左僖二十八年，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三十年，鄭使燭之武夜縋而出，見秦伯，以退秦師；此又因特殊事故所遣之使也。然無論何種之使，均不得執而殺之，亦與現代相同。故左氏曰：

『變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左成九）
兵交使在其間云云，實今日軍使地位之最早註釋也。

第四章 降成平盟

現代國際法，關於戰爭結束之認識，或依敵對行為之停止，是曰休戰；或依講和條約之締結，是曰媾和；或依佔領行為之完成，是曰事實上之戰爭告終。春秋之世，此三種情形皆有之。敵敗而降，有似事實上一方交戰國完全屈服於他方而戰爭告終之事；平也成也，有似軍事停止而戰爭告終之事；同為盟誓，有似因和約訂立而戰爭告終之事。惟敵敗而降，有時亦有再為盟者，平也成也，有時亦有更為盟者，而盟之締結，仍不必即出於降服，或先平而後始有之也。茲述其要：

（一）關於降服之事者

降服而不滅其國者，則與之平或盟；否則佔領其土地，取有其人民，遂使戰爭歸於消滅，自無所謂結成與盟之事。然無論在何種情形中，倘就降服之本身而論，亦有相當之規則，可得而述焉。

(甲)降服之禮儀 滅人之國，克人之城，苟其君而示降，彼此均有一定之禮儀，乃正則也。左僖六年，秋，楚子圍許，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

『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

楚子問諸逢伯，對曰：

『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赦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

楚子從之。是知乎其法之古也。故左昭四年，楚又合諸侯於申，遂滅賴；

『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於中軍。』

楚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服，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是此種情形在楚又成慣例矣。凡敵盡降服之禮，勝者須報之以禮，不僅此以兩事爲限，亦不僅以釋服受璧焚櫬爲止，更有多例，過於此者。

左宣十二年，楚子克鄭，入自臯門，至於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且曰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楚王左

右雖以得國無赦爲請，而楚王則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此一
例也。左襄二十五年，鄭子展子產伐陳，入陳城，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免擁社，使
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子展執紼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產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
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又一例也。是皆敵降服而不滅其國，或且代爲正其衆官，修其所職，以安
定之。

（乙）降服之結果 降服而不滅其國者，與之平成，有如前述。降服而滅其國者，則遷於他邑，
以存其祀，如楚之滅賴，遷賴於鄢是也。上種存祀之辦法，蓋本於天子不滅國，諸侯不滅姓之原則，而
使與滅繼絕之意義稍有保留耳。故襄十年，晉滅偁，陽後，左傳稱：

「偁，陽，偁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

蓋以縱可滅其國，而終不可絕其祀也。

（二）關於平成之事者

平之爲言，成也；見爾雅釋詁及穀梁傳。成之爲言，平也；見周禮調人疏及左傳。故公羊隱六年，

『輸平者何，輸平猶墮成也。』然則平與成，固兩字而有同一意義者也。左傳爲文，或言平，或言成，頗難詳其分別之所在，自亦莫能獨立其意義，而謂平之事如何，成之事又如何也。雖曰，成有議和之義，但係指『行成』而言，且『請平』亦同其義也。雖曰，平兼復交之義，但如左成十二年，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云云，又何嘗與平之意義有異耶？於此，惟有舍其名而就其事論之：

（甲）平成之意義 平也，成也，皆有休戰或復好之意義。穀梁宣四年，謂『平者，成也；』宣十五年，更謂，

『平者，成也，善其量力而反義也；』

注稱『各自知其力不能相制，反共和之義。』此雖就宋人及楚人而言，但平也成也，以恢復和平是指，其意顯然！春秋正義曰：『平者和也，其先不平而今始平，小服大，弱下彊之意，』實則對等而平，解怨和好，不以要盟出之者，亦有其事耳。

凡平，皆總言兩國和好，且和而不盟曰平，故春秋書『平』，皆以國言。例如定十年，及齊平；定十一年，及鄭平是也。即宣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依左傳云，係由宋華元與楚子反相見而約以平，但亦

止書宋人楚人云云，而不書卿之名，蓋視平爲宋楚兩國之平，公卿不與也。公羊傳更深其義，謂「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平者在下也？」蓋以二子在君側，不先以便宜反報，歸美於君，而生事專平，故貶也。換言之，君爲國家之代表，君在，大夫卽不得專平焉。穀梁傳雖異其義，而亦謂「人者衆辭也，平稱衆，上下欲之也。」三傳之義固各爲別，然視平也成也爲兩國和之總稱，不使任何個人爲其主體，用意實皆一致也。此種之平縱不繼之以盟，而亦與將帥主持之停戰不同；蓋一則近於通常之復交，一則屬於臨時之罷戰是也。公羊隱六年注，「鞏伐鄭後，已相與平，但外平不書」云云，外平固指魯以外其他各國間之平而言，而隱四年，魯公子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後，相與之平，亦以外平視之者，實以其平爲公子翬之平，卽將帥停戰之平，而魯未之是認也。

（乙）平成之期限 有休戰後卽時而爲平者，有休戰後異時而爲平者。卽時之平，或敵已降服而我平之者，左宣十二年，楚克鄭，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是也。或敵我皆困兩願平之者，公羊宣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是也。或僅以順服爲目的而平之者，左宣八年，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左宣十年，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是也。或因達其征伐目的而平之者，左哀十七年，冬十月晉

復伐衛，入其郛，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是也。異時之平，或向未通使而又戰爭相向，終則以平而通交者，左僖三十二年，楚鬬章請平於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是也。或本爲與國，而以戰爭相向，後始以平而復交者，左定十年，魯及齊平，以平前八年再侵齊之怨；左定十一年，魯及鄭平，以平六年侵鄭取匡之怨是也。然無論何時期之平，苟其所平者爲自己國際團體以外之國，則爲叛。故如鄭與晉平，則楚與其屬之諸侯必伐之；鄭平晉後，若又與楚平，則晉與其屬之諸侯亦如之。左定十一年，魯及鄭平，以「始叛晉也」爲傳，卽本於此種定則而然。故知平雖所以止戰修好，苟平之不以其道，則又反而興難誘兵也。

（丙）平成之請求 有如今之所謂議和者是，請求成，行成云云，皆其事也。以請平言，左僖三十二年，楚鬬章請平於晉；同年，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左哀十七年，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執般師以歸舍諸潞，皆其例耳。以求成言，左成九年，范文子請歸楚囚鍾儀，使合晉楚之成，晉侯從之，重爲之禮，使歸求成；十年，鄭人殺孺，立髡頑，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皆其例耳。」以行成言，左成九年，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蠆行成；左襄十一年，諸侯之師

觀兵於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皆其例耳。凡此皆係請與人平，或求與人成，而見許者常也。然亦有不許之者，如晉之殺鄭行人伯蠲，左定十一年，晉人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與夫越語，越師入吳國，圍王宮，吳王懼，使人行成，越不許成是也。在通常情形中，請平行成，應許之，不許者有譏。左隱六年，鄭伯請成於陳，陳侯不許，陳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而陳侯以宋衛實難，鄭何能爲，終不許。故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凡求成或行成，係由弱國爲之者常也；然強國爲息兵計，亦有爲之者，如晉非小國，而請鍾儀求成於楚，以及左哀八年，吳伐魯，進次泗上，以微虎之勇，吳子一夕三遷，向魯行成是也。至於行成之辭，有如左昭七年，齊侯伐北燕，次於號，燕人行成曰：

「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

餘不悉舉，可以類推。

（丁）平成之斡旋 此有近於今日國際法上之調解性質，而以平也成也爲其目的。左隱八年，齊人卒平宋衛於鄭，以釋其四年東門之役；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公使衆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

以鳩其民，君之惠矣，寡君聞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故關於平也成也之斡旋，不僅左傳稱其「禮也」，而在當時國際間亦一光榮之事。左僖二十五年，因元年公子友帥師敗莒於鄆，莒怨魯，衛文公將平之，未及而卒，衛成公追成父志，卒於是年平莒於魯；父死子繼而必竟其事者，蓋亦認爲國際德誼所關也。至於晉楚爭霸，常相戎視，宋既有華元克合晉楚兩國之成，後又有向戌倡以和平之會，仍不外本此觀念而然。但既以第三國出而平人之不平，自應注目於

『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左宣四）

故左宣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郟，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爲非禮也。於此可知，平人之不平，須先以禮治之，不能卽用伐，用伐卽有近於現代之所謂干涉，而失調停之本意矣。縱伐之，猶不失強制排解之義，卽穀梁所謂『伐莒，義兵也』是；但取向則一切皆非矣。

（戊）平成之結果 兩國既平之後，或更續之以盟；或不盟而卽恢復和好。左僖三十二年夏，衛人侵狄，狄請平；秋，衛人及狄盟；此平而有盟者也。左宣八年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此平而不盟者也。吳語『荒成不盟』，亦卽平而不盟之義；蓋平之結果，非皆有盟，直接復其邦交，固甚多也。左

成九年，晉釋楚囚，使歸求成，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修好結成，使節往來，雖未盟而已平矣。左定十年，春，魯及齊平，夏公會齊侯於夾谷，會盟在其以後，先雖未盟而已平矣。故左傳杜注『和而不盟曰平』，蓋認爲兩國之和，縱不盟，亦可謂之平也。

（三）關於盟約之事者

兩國因平而歸於好，固爲結束目前或過去戰事之一種方法，不賴何種形式，卽恢復通常之邦交。顧空平荒成，不必卽可爲信，於是平後繼之以盟者有之，先盟而後始平者有之，此頗與現代之所謂和約相類也。

（甲）平後之盟 既平以後，別爲之盟，如左桓八年，楚子伐隨，隨及楚平，乃盟而歸；左襄十九年，齊及晉平，盟於大隧；左昭七年，燕及齊平，盟於濡上；以及定十一年，『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洫盟』，皆平後之盟也。平後必繼之以盟者，或兩國不睦，情形較重，非盟不足以底信，遂兼而盟之。例如左襄十一年，九月，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是也，或平始於大夫之會商，非盟不足成事，遂兼而盟之。例如宣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傳並載其盟辭曰：『我

無爾詐，爾無我虞」是也。凡平之後，別爲盟者，其平則彷彿現代之預備和約，其盟則正式和約也。至於由第三國之斡旋，得平者，通常皆有盟會以佐之。左隱八年，齊人卒平，宋衛於鄭，秋會於溫，盟於瓦屋；左僖二十五年，衛人平莒於我，十二月盟於洮，皆其例也。

（乙）不平之盟 初未及平而卽以盟爲平是也。左隱六年，夏盟於艾，始平於齊云云，卽其一例；蓋春秋前，魯與齊不平，今乃棄惡結好，故以始平於齊稱焉。其在戰爭場合，如兵臨城下，強敵屈服而受盟，亦屬此類。左桓十二年，楚伐絞，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退是也。又成二年，鞍之戰後，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甌、玉磬與地，而晉師不可，必以蕭同叔子爲質，並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始舍之。幾經屈折，乃盟於爰婁，晉得其國寶，魯衛得其侵地，乃反於和平，此亦以盟爲平之例也。凡在戰爭期中之不平而盟，類多近於要盟，經傳頗多譏之。其中尤爲當時諸侯所深恥者，卽

（丙）城下之盟 無論和而爲盟，不和而盟，苟盟於城下，則皆爲恥。城下云云，距城三十里以內之地，所謂一舍是也。故左宣十二年，楚王退三十里而許鄭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質，所以示禮於鄭

也。左宣十五年，宋華元告子反曰：

「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
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亦所以免城下之盟也。反之，左哀八年，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可知其然矣。